

國立台東大學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熊同鑫 博士

盔甲內的男人：
三位中年男性的生命故事

研究生：陳佩錦 撰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研究所
_____組 94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論文題目： 盃甲內的男人：三位中年男性的生命故事

指導教授： 熊同鑫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陳佩錦

簽 名： 陳佩錦 中華民國 95 年 01 月 23 日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教育研究所 系(所)
組 九十四 學年度第 一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盤甲內的男人：三位中年男性的生命故事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 位
☒	☐	國家圖書館
☒	☐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
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鉤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熊同鑫 (親筆簽名)

研究生簽名：陳佩錦 (親筆正楷)

學 號：9200014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23 日

1. 本授權書 (得自 <http://www.lib.nttu.edu.tw/theses/> 下載) 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 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 2005/06/09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教育研究所

本班 陳佩錦 君

所提之論文 盔甲內的男人：三位中年男性的生命故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口試委員會：

丁興祥

(口試委員會主席)

杜明輝

熊同鑫

(指導教授)

論文口試日期：94 年 12 月 23 日

國立台東大學

謝 誌

「如果當初我沒有勇氣去嘗試幾乎不可能的事，如今我就還只是個牧羊人而已。」（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曾經，在我面對生命中的徬徨而手足無措時，有個人這樣告訴我。牧羊人因為有勇氣去追尋生命中的夢想，而發現未曾想像過的另一個生命開端。於是，我這樣告訴自己，如果不堅持下去、如果不去試試看，如今我又怎麼會踏上台東這塊土地，開啟我的研究所生涯…。

兩年半了，時間好快…。猶記得當初侷促不安地與熊同鑫老師討論著論文情景彷彿昨日。期間，老師對我的鼓勵與包容、適時的給予方向…，這些都讓我在論文上有更寬廣的發揮與想像。在老師身上，我看見了作學問該有的認真與執著，也發現了對於生活該有的樂觀與熱情。我想，我會深刻記得生命中曾經有這樣的一位老師！

此外，很難忘記的是丁興祥老師對於生命史研究的投入，老師清晰明確的建議與精采的論點使得論文有了更多發展的方向；而杜明城老師溫和與諄諄引導更為自己在論文書寫上增添了許多信心。

然而，我的生命是何其幸福，總是遇到了許許多多珍惜我的人扶持我一路走來。楊教官、淑玲姐，你們對我的關懷與包容，我一直看在眼里，也放在心底，只是太多的感謝總是來不及說出口。淑芬、乃文、慧君，與妳們共同在一起的日子，有太多的歡笑、也有太多的不捨，以及彼此的相知相惜，因為妳們，我懂得離別時候要微笑，只因為我擁有了如此豐盛的情誼。還有，那群總是帶給我歡笑的學弟妹們，師範學院辦公室裡的回憶一直少不了你們。而阿貴，亦妹亦友的妳，這個位子始終是要留給妳的，一路上為我最放不下心的是妳、最支持我的亦是妳，我相信也因為有妳，這本論文才得以完成！

最後，我要感謝愛我的家人。爸爸、媽媽以及老姐，有你們始終默默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在這一段摸索與成長的期間能夠無後顧之憂。爸爸，這本論文是要獻給你的，我們有太多的情感總是不知道該如何說出口、太多的不諒解總是綑綁著彼此，但我相信，我們都在努力著！

佩錦 謹誌
九十五年一月

盔甲內的男人：三位中年男性的生命故事

摘 要

本研究透過研究者以身為一位「女性」與「女兒」的角色出發，藉由對三位中年男性的生命故事訪談，探討現今在社會文化脈絡下的中年男性（父親）角色形塑，與其所需承載的角色壓力與期許，包括：外在的家庭責任、事業成就，以及內在的情緒張力表現，其中主要關注於中年男性在面臨生命中重大事件的衝擊與轉換過程中所產生的內在情感，在歷經生命中難以承受之痛、難以承受之重時，他們所展現的男性樣貌與他們的生命中產生的重量。

從三位訪談者的過往生命當中，本研究發現中年男性的性別角色因早期原生家庭的經驗與社會文化的期待，即使在社會變遷之下，仍無法全然拋開傳統父權文化對男性角色的箝制。男性除了是社會制度下的犧牲品外，同時也隱晦傳達出男性盔甲底下陰性的柔弱。

在研究建議上，研究者認為透過生命史的研究，可以對他人生命經驗有所了解、接受，並看見與欣賞他人的生命。

關鍵字：生命故事、男性研究

Men in the Armor: Life Story of Three Middle-Aged Men

Abstract

Being a female and a daughter, the study interviewed three middle-aged men, and reillustrates how they deal with the pressure and expec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s that include the responsibility of family, the achievement of career, and the outlet of emotion. Especially, the study focus on the changing and effecting in their inside emotion when they face the affecting in their lif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hanging of society, but the restraint for middle-aged men still works, the experience of original family and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stereotype keep affecting men. Moreover, excepting for the victims under the social system, they also release the tenderness from their iron armors.

Based on researcher's experience, the approach of life story is strongly suggested be used to understand, accept, and appreciate others' life and "contributions".

Keywords: life story, Men's Study

目次

第一章	研究動機和目的.....	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
第一節	傾聽另一種聲音：男性研究.....	4
第二節	男性學相關研究.....	6
第三節	相關男性學研究方法.....	21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歷程.....	25
第一節	研究流程.....	25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26
第三節	資料蒐集.....	30
第四節	資料分析.....	34
第五節	研究者的研究立場.....	38
第四章	聽...他們說故事.....	40
第一節	失勢的男人 ~ 彥輝.....	40
第二節	看不見未來的男人 ~ 保爸.....	51
第三節	孤單的男人 ~ 文叔.....	63
第五章	研究結果分析.....	77
第一節	原生家庭中男性角色的形塑與影響.....	77
第二節	社會文化期待下的“男兒本色”.....	87
第三節	英雄背後的「悲劇」— 生命事件的衝擊.....	104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21
第一節	結論.....	121
第二節	建議.....	128
第七章	省思.....	129

參考文獻.....	135
一、中文部分.....	135
二、英文部分.....	140

附錄.....	142
附錄一 訪談大綱.....	142
附錄二 重要關係人之文本資料.....	143

表次

訪談者基本資料表.....	29
---------------	----

圖次

研究流程圖.....	25
------------	----



第一章 研究動機和目的

「在我父親結婚的當天，
沒有人引領他進禮堂，
只有高貴的孤獨引導他向前，
由於他未曾乞求憐憫，
朋友以為他是個完全的人，
他承受得了一個人孤獨地走。」

（楊淑智譯，1995）

記得小時候，父親習慣會在晚上營業結束之後將我背在背後，沿著自家附近的商街慢慢地走著，他會一邊嘴裡哼著不清楚的曲調，一邊還慢慢地晃動著身體，有時遇見熟識的人便停下來聊天，常常在不知不覺中我就這樣靠在父親的背上睡著，懵懵中只記得父親寬厚肩膀上的溫度和斷斷續續傳來的低沉說話聲。那時候，父親是我心中的「馬蓋先」，因為家裡不管發生什麼事，他總能用他的厚實雙手順利將事情解決，我深信這雙牽著我的手是無所不能的…。只是，漸漸長大之後，這樣熟悉的牽手竟會讓我感到少許的陌生與不自在。

大部份時候的父親是嚴肅的，他對我們幾個小孩子的要求，隨著我們年紀的增長而越來越嚴格，我們總是盡可能不要和父親有太多的接觸與交談；對於父親，我們只感到畏懼以及尊敬。我不知道父親的心裏是怎樣的世界，也未曾嘗試著要走進他的世界裏，他是打不倒的巨人也是不苟言笑的父親。漸漸地…我只知道父親和我之間都產生了生疏與距離，而我一直以爲父親心裏的那一塊會是完整的。

大四那一年，父親竟在我面前流淚，我愣住了，不能反應，只是詫異的看著他因為哭泣而抽搐的臉孔，不只是臉孔，他全身都在顫抖…他的肩膀以及雙手…他用雙手不斷擦拭著臉上不斷流出的眼淚，他斷斷續續地訴說…訴說著我一直以爲他所能夠承受的所有事情…，所以我總是表現得漠不關心，甚至不曾發現父親

隱藏在僵硬笑容裡的落寞...，在那一剎那，我才知道原來父親的肩上所承受的家庭重擔有多重、內心的恐懼與無奈有多深...，我徒然地呆站在一邊，只覺得手足無措，雙手卻找不到一個最適合的擁抱方式與安慰，那時...他不是「馬蓋先」、不是打不倒的巨人，也不是我心中無所不能的父親，他只是一個滿頭白髮、無助又害怕的父親，一個不知道該怎麼向他人表露情緒的男人，也是我所不認識的父親。原來，父親也會覺得害怕，也會感到無力感，也會想找人談論他的恐懼、分擔他的壓力...，只是，他未曾學習過該如何抒發內心真實的情感，於是他跟大部份的男人一樣，學會將自己的內心世界關閉起來。

由於父親的關係，使我開始思考在這個父權體制的社會中，是不是也在無形中賦予男性一道無形的禁錮？

在許多傳統男性的成長背景裡，一直背負著男性應該成為一家之主的觀念，而且要有事業成就的包袱。長久以來，許多男性在自己身上刻劃出一個男性角色的責任，他們戴上社會要求男性戴上的堅強面具，來自社會上的規範，使得許多男性不懂得該如何抒發自己的情緒，為了維護所謂的「強者」形象，許多內心隱藏的苦與痛，他們從未學習該怎麼訴說與表達，在普遍被認為是父權制度下的獲利者的同時，他們的人性也因為「男性」角色的緣故，而被強烈扭曲了。究竟，怎樣才算是個男人？男性究竟需要的是什麼？男性長久以來享受了所謂的父權文化所帶來好處，在有意無意間壓迫、支配、宰制了女性，但是男性在做為「既得利益者」的同時，是否也相對的付出了什麼代價？或者，誠如劉惠琴（2003）所言：「性別體制中賦予男性合理追求的位置，但同時也要求男性們為此權位而拼命啊！」，在女性為自己爭取權益的同時，其實我們也須正視，男性跟女性一樣都是社會性別體制下受害者的事實，都是同樣受社會角色期待所牽制，此乃為研究者研究動機之一。

西蒙·波娃曾說：「女人不是生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王雅各（2003）認為若套用這句話，則可以說：「男人是變成的」、「女性主義是變成的」、「加害者是變成的」...。如果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形塑而成的，同樣地，男人也不是天

生的，而是社會文化的長久觀念所形塑出來的；一個男人並非生而為男人，而是經由習得且表現出來的男性特質才成為男人。然而，相對地，男人在了解自己的痛苦的時候，也必須了解男人自己同時如何在造成身旁他人的痛苦，男性在不斷壓抑自己的背後又是如何的在壓抑、牽制著他人，因此，在我們肯定男性過往經驗的同時，並不是單純地回到傳統的男性氣概，也不是回到傳統男性權威的位置，而是去尋找男性內心潛藏多年、受到壓抑的人生（畢恆達，2004），體悟在每一位男性生命背後所隱晦共存的權力展現與情感衝突，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試圖從男性研究的觀點，採生命史研究方式探討以下的議題：

1. 了解時代背景（歷史）脈絡的變遷對男性角色的形塑所產生的影響。
2. 理解男性在角色壓力與個人自我價值實踐的歷程與脈絡下，所產生的複雜情感。
3. 藉由男性研究，省思既定的文化對男性角色（父親形象）的形塑，從而開拓男性更多元的發展空間。
4. 理解男性傳統角色的情況下，增進兩性及社會對男性更深一層的認識，作為未來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之參考。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男性...受到由不得他自由抒發情感的文化壓力的壓迫，也受到女性神話的壓迫...又受到迫切地要求他『表現得像個男子漢』的壓力壓迫...還受到一個普遍化的自我仇恨的壓迫，這種情緒使得他只有在枷鎖牽絆中運作良好的時候才覺得自在舒服，而不是在他為了快樂以及個人成長的時候。」

(Goldberg; 引自劉建台，2003)

第一節 傾聽另一種聲音：男性研究

社會學家常說十九世紀是階級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種族的世紀，法國女性主義者依希迦黑則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只有性別問題。」(王雅各，2003)。人的世界是由兩性所組成的，任何一個牽涉對性別改變的訴求必定會對另一個性別產生一定的影響。男性研究可說是性別研究的衍生物，這門學科的發展深深受著女性主義運動的影響，一般認為，當女性主義於 1890 年代在公領域嶄露頭角，為女性爭取發言空間的時候，男性研究也開始悄悄的萌芽 (Roseberg, 1982; 引自蔡篤堅，2000)。但也由於是個開發較晚的學科，借鏡於過去心理及社會科學的發展模式，女性研究的學科奠立經驗和媒體影響力，男性研究於 1980 年代起在歐美國家蔚為風潮，也隱含著被雕塑為新興學科的態勢 (Connell, 1995; 引自蔡篤堅，2000)。

究竟，何謂「男性研究」？王雅各 (1996) 以婦女解放運動為分野，將男性研究區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定義：廣義的男性研究是指，1960 年代婦女解放運動出現之前，人類所有的知識建構都是男性研究，即主流論述與社會體制皆是以男性為主體，此種男性研究可說是父權知識論下的產物；而狹義的男性研究則是指，男性對風起雲湧的婦女運動所產生的一種反應，是男性受到婦女運動挑戰傳統性別角色行為的影響與激勵，也開始和傳統男性特質的意義展開一場反動與重新省思。此外，簡成熙 (2000) 也提出男性研究的三種立場：第一，女性主義者

認為過去知識的生產是以男性為主，形成一股男性文化的霸權，應該從女性的立場去質疑與挑戰男性研究，強調性別與權力間的警惕。第二、當女權逐漸擴張後，不少人認為女性主義學者常會誇大各種數據來醜化男性，因而自然成為擁護男性研究的理由。第三、認為應該從差異的立場，重新去省思男性性格、身心乃至各種文明，並積極去關注與發展長時間所忽略的男性議題。簡成熙認為第三種立場的男性學研究才是現今所值得期待的方向，藉由男性研究的發展，可以更細緻去省思既有的傳統文化對男性的宰制或限制，從而開拓男性角色更多元發展的空間。

美國男性研究學會（American Men's Studies Association，簡稱 AMSA）成立於 1991 年，此組織是由致力於男性研究領域之教學、研究、臨床實務的男性與女性所組成。AMSA 認為男性研究是一個包含多學科的研究領域，它致力於研究男性氣概，以及建構男性氣概的社會、文化與歷史，並且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畢恆達，2000）。

綜觀以上學者的看法，本研究最後引自陳佑任對男性研究所作的定義，將男性研究定義為：「在女性主義思潮洗禮下，以男性為研究對象，針對男性性別角色、男性特質與男性經驗所進行的研究」（引自陳佑任，2002）。

第二節 男性學相關研究

「男性研究的風潮，使得男人們開始意識到一些重要的問題，像是男人到底是誰，及男人到底是什麼？男人經驗的價值何在？為什麼男人作為集體在社會上擁有較大的權力，但是個別男人卻又有很強的無力感、看不見自己的權力在哪裡、甚至覺得自己是個受害者？」

（畢恆達，2004）

一、社會建構下的男孩秘密：

一般認為，「性」(sex) 與「性別」(gender) 之間的差異即在於：性是一種生理事實，區分人類為雄性與雌性；性別則是一種社會現實，區分男性與女性的角色，或是男人與女人的人格特質（劉泗翰譯，2004）。然而，人類性別的特質究竟是因先天「性」(sex)，亦或是後天「性別」(gender) 所造成？而所謂的男性角色特質又是如何產生？

Freud 認為男孩有所謂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愛戀自己的母親，又擔心父親的權威以及被閹割的懲罰，害怕自己和女孩一樣缺少陽具，因此，男孩經由認同父親的權威以解決自我的焦慮，並藉此認同自己的男性性別，學習一個男孩該展現的陽剛特質。但不少反對 Freud 學說的人提出，Freud 把兩性心理特徵形成的基礎歸於男性與女性先天生理結構上的差異，卻忽略了社會與文化背景的作用（吳嘉寶，2004；陳佩君，2004；黃馨慧，2003）。

Bandura 提出社會學習論，認為人類行為的產生是在特殊環境下社會化的結果，即行為是經由學習而來的；社會學習論者認為性別角色的習得是在社會化過程中，經由直接被教導、酬賞與處罰，以及間接透過觀察、模仿而學習到應有的角色行為。其中，環境中的「楷模」作用以及外部的獎懲，對兒童早期的行為塑造都有固定的影響存在。在家庭、學校與社會中，兒童會傾向去模仿與他們同性別的父母或較為突出的同性他人，進一步習得符合自己的角色特質（朱蘭慧，

2001；黃曬莉，1999；黃馨慧，2003）。

人類學家 Mead，針對新幾內亞的三個部落進行研究，發現三個部落雖距離不遠，但男女在角色的表現卻有極大的差異。Mondugomor 部落的男女都較為男性化、衝動且富勇武；Arapesh 部落的男女則皆傾向女性化與溫和；另一個部落 Tchambuli，則是顛覆現今社會主要的男女角色期待，女性為經濟生產者與提供者，且為家中主要決策者，而男性則是依附在女性之下（宋踐譯，1993）。

每個理論都有其侷限性，然而社會學習論與 Mead 的研究顯示了性別的差異絕非單單由先天的生理差異可以決定與解釋，相對的，文化與社會建構卻在兩性的角色行為上佔有一定的影響因素。

男女兩性在生理上的確有其差異性存在，性別角色的認同以及性別角色的分配並非是個人出生時就已決定的，而是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當中逐漸知覺與建構性別的差異，此差異是在人際互動間不斷地被加強與再建構；在社會建構的過程當中，不同性別的人便逐漸學習並內化自己該表現的角色行為。許智香（2002）認為由於社會中的道德、經濟、社會及政治權力的配置與運作之影響，兩性角色被視為對社會具有不同的貢獻與功能，使得兩性相對在能力、社會地位與特質上有了不同的認定與對待，更加劇了男女生理上的差異所帶來的不平等對待；而社會更透過家庭、學校、同儕、媒體與各種社會制度來複製與循環此種不對等的性別認知與規範。在針對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形成的一項研究中就發現，父母的教養方式與態度、居住地區與城鄉差距、老師與學校課程、同儕間的互動、媒體等因素，都會在男孩社會化發展過程中產生持續性的影響（朱蘭慧，2002）。

《該隱的封印》（吳書榆譯，2000）一書中，即呈現了男孩的陽剛特質是如何在成長過程之中，經由家庭、學校與同儕間逐漸養成與強化：

「大約是在十歲，一個男孩剛要進入青春期的發展差不多已經完成，並且可以跟其他男孩進行多方的競爭。」

「同儕團體要求男孩服從，一旦他做不到，同儕的力量將會使他落入可笑的境界。」

「幾乎所有的男孩會將受傷藏起，因為承認受傷是一種怯懦的行為。」

「在進入充滿不確定的年紀時，男孩非常渴望找到角色模範。一般而言，充滿陽剛氣息的形象會主導這男孩。」

然而在男性特質養成的歷程當中，卻不難發現在男孩世界中隱隱浮現卻不敢承認的寂寞與孤寂；林仁廷（2001）在其研究中，透過對自我生命的探究與理解，清楚地闡明了男性生命成長中失落的情感與關係的孤單：

「我們都生活在社會文化背景下，小時後便從家人、同學以及接觸的訊息中撿拾成長的碎片，意圖拼湊成受人歡迎的男性圖像與角色，我們故做成熟的面具下，隱藏著唯恐透露自己不配做一個男人的敏感與痛苦，在『成為』的過程裡，永遠記得清楚那分寂寞、那分確定、那分從男孩秘密衍生出來，交集著驕傲與尷尬的感覺。」

同樣地，鄧明宇（2000）在其敘說過往生命歷程中，亦提及男孩時期內心未被填補而來的孤單：

「…缺席的父親，是那個為了工作而無法陪伴他小孩的沉默男人；…獨處於自己是世界的我，是一個被要求能夠獨立自主的小男孩。」

「我深刻地體會到身旁母親的焦急，以及那缺席父親的身影，我努力地想做個懂事的小孩，做個能夠讓父母安心與榮耀的乖小孩，但這並沒有帶走我心中那深沉的孤單。」

Watts 和 Borders（2005）在一項針對 11 位高中男生進行關於性別角色衝突的訪談研究中發現，大部分的高中男生表示他們在性別衝突上面臨到以下的問題：

1. 他們無法和同伴分享自己的情感，因為他們擔心會招致他人的批評與嘲笑，

「我清楚知道若是向我的朋友分享我的情感，他們只是會當著我的

面嘲笑我罷了！」

2. 向他人表達自己的情緒感受是一種缺乏男性氣概的表現，而唯一能被接受與承認的情緒展現只有生氣與憤怒，

「我只有在感到生氣時，才會表現出我的情緒，那是我唯一有的情緒。」

3. 社會訂下了個別角色規範，而男性與女性都有其固定的角色形象，

「從我出生以前到現在，社會中早就已經設定男性該要怎樣，女性又該要怎麼樣了。」

該研究更指出，社會上的種種性別角色期待讓男孩們只能以某種性別形象存在著，而父親形象、媒體，以及社會則是促使這種不當的性別意識型態存在的重要媒介。

Connell曾言：「性別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結構，以生殖場域為中心；是受這個結構所支配的實踐行為，把身體的生殖差異納入社會過程。」(劉泗翰譯，2004)；易言之，「性別」是社會大眾決定如何對待人類個體的方式與行為。因此，因生理性別所衍生的角色規範不僅壓迫女性的自主空間，亦同時限制了男性的性別表現。即便男性身為父權體制的支配者與既得利益者，為維繫優勢地位，不得不將男性氣質框限於符合支配者所應具備之條件：競爭、主動、自制理性以及剛強。在此框架之外的男性，則被視為異類，或淪為與女性相等的附屬者。於是，在社會建構中的男孩，大都只能在偽裝獨立的背後，小心仔細地收拾自己的秘密，而這樣的童年則是在社會大眾的認同中默默地持續著。

二、男人的野性，長不大的男人：

美國男性運動的帶動者之一，Bly，在他所寫的《鐵約翰》¹（Iron John）一

¹ 「鐵約翰」是一則古老的格林童話，敘述一個離開國王、母后的小男孩如何在野人的指導下勇

書中，認為所謂的男性神話是有缺陷的，它忽略了男人心靈深處的情感，教男人服從錯誤的權力，以至於男性在某方面仍停留在幼稚階段；Bly主張男性要摒除女性權威的影響，應該努力發掘「內在的野性」的男性本質，而其中他更強調男性必須正視自我傷口並藉以成長之重要（譚志華譯，1996； Lessing，2001）。他認為二十世紀後半段欺騙了男性，一部分由於他們的父親在軀體與精神上的缺席（absent father），另一部份則是因為男孩是由他們母親引進男性氣概的世界（Frykman；王瑞香譯，2002）。Bly認為，大眾文化為成年男子所塑造的形象顯然已經陳腐不堪，男人無法再依憑這些形象而立足，一個男人在他三十五歲時就會明白，他在高中時代所接受的強悍、陽剛與不輕易洩漏情感的男人形象，在現實生活裡根本施展不開來。Rowan（2004）則認為社會上傳統的男性氣概（masculinity）觀念試圖忽視男性隱藏在內心深處的野性與欲望，並為男性形塑出一個「父親、保護者與提供者」的剛強社會角色。

許多男人一輩子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安放本身的野性，所以只能一生都是在壓抑自身內在的野性。王行（1998）認為，男人其實是父權意識形態下的犧牲品，他們內心的最深處其實是有很大的恐慌，害怕會失去其足以向他人誇耀的名譽地位、能力成就，怕自己不像個「男人」，為了維持所謂權力的象徵，而終日活在深怕失權的焦慮不安當中。二十世紀初時，Freud 就把這樣的焦慮感稱為「閹割焦慮」。

家庭心理專家 Steve Biddulph 在《男人本色》一書中指出，今天大多數的男人只是長成大男孩的小男孩，在成熟男性的身軀下，包裝著一個還不成熟的男孩心靈，而且終其一生都在偽裝（周慧菁，1999）。他們不知道如何抒發自己的情緒，也不知道如何親近他人，只有越來越壓抑，越來越覺得寂寞。研究指出（Wade, 1994），男人長不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成長過程中缺乏男性的介入，缺少一個

敢茁壯的故事。美國當代詩人Robert Bly藉由這個童話故事，闡釋他心中理想的男性典範，以及男孩啟蒙的八個階段。

帶領他進入幾近內心深處的典範，就像在動物園長大的老虎，渾身充滿精力卻不知該如何發洩，他感到疑惑，也逐漸麻痺，於是男人的失落感也越來越重，於是男性在不同的角色裡偽裝自己，失去了自我，不斷地追逐著各種角色。

三、父權社會下，男性是「獲利者」還是「受害者」？

60 年代末期美國學者 Farrell，他自稱自己是父權體制下的男性受害者，因而寫了《男性解放》與《男性本色》兩本書成為暢銷書的作者，並組織了男性意識成長團體，主張僵化的性別角色不僅傷害女性，男性也身受追求「男子氣概」之苦，如：過度要求成功、喪失表達情緒的能力、害怕親密...等（黃曬莉，2000；Lee, 2003；Levant, 1992）。Reddin 和 Sonn（2003）提及，男性若遇到情緒上的困難並不會像女性一般向他人或相關諮詢團體尋求協助。他們訪談了十二位曾經參加過相關男性成長團體的中年男性發現，男性之所以會願意參加這類男性團體主要的原因包括，對生活的不滿足、自我成長的需求，或是在生活上面臨到自己難以克服的危機，而此點也是致使男性參加此類團體的主要動機，這些危機包含：與他人關係的破裂、離婚、對自我生命意義的迷惘...等等。游美惠（2002）指出，在父權傳統陽剛特質之建構下，男性畏於表露自身的情感或習於有話不輕談，結果男性變成不擅長並壓抑著表達自己內心情感。

Gough（2004）透過對男性的個案治療中發現，多數男性覺得女性化的特質會使他們覺得所謂的「男子氣概」受到擊潰與打擊，而男性也透過自身對男子氣概的強烈認同以隱藏自己內心所隱藏與渴望的女性化氣質（例如，他們需要被支持與安慰）。林瑞庭（1995）提及男性無法擺脫性別角色之束縛，最大的主因來自於懼怕自己拋除對權位與力量的渴求，害怕自己若是展現對情緒的渴望會被認定為是女性化的表現；更擔心自己若是改變後，反而會失去男性社群的尊敬與接納。許多男性一生中都在循找著社會所加諸在他們身上的男子氣概認同感，自我必須得到別人的肯定與欣賞，才能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在中國歷史中屢見不鮮

的現象是男人爲了追求功名事業，於是拋家棄子向外求取發展，在文化上，這似乎是男人生命中應有的任務與使命，然而仔細推敲，卻會質疑其中必然有些男性是囿於害怕不被父權社會所認同，怕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的神經性反應（王行，1998）。

Frykman 認爲，人們根據男性和妻子、家庭、子女之間的關係來界定並評斷一個男人，相對也限制了他涉入無數關於日常生活中瑣事的可能。父親軀體上在家庭中的缺席，其中之一的因素代表他必須承擔許多象徵性功能，例如，他必須成爲家庭生計的提供者（breadwinner）與保護者；或者，如美國歷史學家 John Gillis 所指出的，必須等到他完全卸除日常生活的責任與負擔，一位父親才有辦法以溫和的聖誕老人出現，微笑地問說：「家裡有沒有乖小孩啊？」，因爲在所謂的父權體制裡，確保兒女成龍成鳳、有所成就，乃是他的責任所在（Frykman；王瑞香譯，2002）。

一般而言，普遍的文化均認爲男性的性別優於女性，且擁有力量與特權，藉著社會所提供的性別優勢，男性可以得到並維持較滿意的生活形態（Lindsey, 1994）。然而，男性雖然因社會賦予的男性角色而在特定方面比女性獲得較好處，他們卻也因此而付出必要的代價。傳統上，社會期待男人就是必須理性、不情緒化、富積極進取性，並避免依賴他人。於是，爲了服應社會設定的男性形象，他們相對地必須放棄許多興趣。成功，他們獲致許多熱烈掌聲；失敗，卻招致比女性更多的批評（黃曬莉，1999）。畢恆達（2003）認爲，無可否認的，社會上整體環境對男性是較爲有利，但若放入個別情境中來看，社會普遍對於男人過多的角色期待，並不見得會符合男性自己本身的自由意志。葉明昇（1998）與吳加寶（2004）的研究中指出，男性對於自己未來專業發展轉換、適應及未來專業計劃，仍受「男主外、女主內」及「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的脈絡所影響，爲了顧及身爲養家者的角色責任與功能，也連帶影響了男性對自我職業選擇的考量。

現今許多的家庭及學校仍然持有濃厚的重男輕女觀念，對於女性的未來比較不抱有期待，然而對於男性的過度期待卻可能造成極大壓力（陳建志，2000，

2002)。男人有養家活口、傳宗接代與光耀門楣的重責大任，這種來自於父母、家族甚至社會的期待，也讓男人無法選擇自己所想要的生活方式，以及實現自我的價值的可能。

四、華人傳統文化下的父權意識：

從華人所重視的家族傳統，最有名的古訓即為「女子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無非是標示出女性在父權體制下的弱勢與卑微，只能附屬於男性之下。父權社會將母親角色，視為女人性別認同的主要角色，女人自己也以她和家人的關係，來界定自己的價值，而非建立在自我意識上。在台灣以往的農業社會中普遍呈現出男性是女性的依靠，因為女性對家族而言是不具生產力。然而女性對於社會並非無生產貢獻，只是她透過家族的生產方式而間接奉獻。在生存上，她必須依賴家族，故形成一種依賴性的女性生命情態（劉默君，2004）。

在傳統華人社會中，家庭是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對於大多數的華人而言，包括男人和女人，其一生皆完全不能與家族脫離，家族的重要性甚至超過個人。劉惠琴（2000）提出，華人文化重視集體主義的傳統不同於西方之個人主義文化，關係主義是華人文化長久以來所強調的，家族成員中彼此依賴性高，所以，個人的自主必須放置於家族關係的脈絡中來看。在華人社會環境脈落下，其文化信仰觀念、制度規範、家庭型態、教化價值目標以及角色階級等來源因素，都或多或少為其社會的人際關係形塑出所謂的關係主義理念。這一關係主義理念作用到家人的互動關係上與男女的彼此對待時，將影響著彼此在分位、情感的展現上，同時也直接影響著個人諸如親職角色分工、婚姻衝突因應、孝道信念、自主發展取向等心理行為的表現與發展（葉光輝，2004）。

此外，楊懋春（引自利翠珊、陳富美，2002）指出華人家族主義的建立是在儒家文化的薰陶下，對人類生命延續的另一種看法。儒家學說認為人在生時必須結婚成家，且必須留下子孫後代，以使自己及祖先的生命延續不斷、源遠流長。

從文化以及意識型態的觀點而言，華人的家族主義與儒家思想有密切關連，儒家思想著重五倫的人際關係，五倫中的父子、夫婦、兄弟三倫皆是以家庭為基礎，而君臣與朋友二倫則是本著家族關係而推衍出來的。葉明華（1990）提出傳統文化對於家族主義的主要的基本內涵，其中包括：「重視家族的延續」、「對於家族強烈的榮辱感」、「對於家族的責任感」、「為家族奮鬥」，對於華人文化而言家族的許多責任與權力乃是依照「父系」原則來運作，而家系的繼承是依父傳子的傳承延續於該家族中的男性後代。對於男性而言，個人的生命，並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其家族「命脈」的一個環節。而這樣長久以來家族所賦予的責任也讓男性無可推辭的必須為此責任而終生拼命著。

客觀論之，在華人傳統父權文化價值與結構的約束下，兩性其實在此種家族式的強大壓力之下都遭受到宰制。對於男性而言，多數男性從小被家庭、社會的教育培養成強者，且被期待擔負起經濟提供者與延續家族傳承的責任，甚至不被允許有表達軟弱與展現情緒的機會，同樣地是社會文化刻板性別意識下的犧牲者。

五、『缺席的父親』－ 父親形象的探討：

「有時，我覺得我還在尋找一個父親，一個可以安慰我、引導我的人，但有時，我又覺得我已經在心裡把自己父親殺死了。... 東方傳統父親的威權令人憎恨，他們總是把自己和孩子隔離出來，他們的責任限制他們，而他們又反過來限制孩子。」

（陳玉慧，2004）

在父權至上的社會中，「父親」這個符號象徵，不只是稱謂，更是被父權系統賦予了威權、權力執行的優越位置，對於「父親」角色也具備相對等的期許：例如：性格上要堅毅、果斷、強壯，以及須負擔家庭生計...等等。Erikson（1997）即認為父親的許多表現受到許多社會上對其男性角色期待的侷限，包括可以表現屬於男性的憤怒表現、規避情感的話題、藉由處理事務或做事情來傳達愛意、被

認定是生產者、以一起工作來獲得親密感、目標與解決問題導向的思考等（陳信昭、崔秀倩譯，2002）。

Coleman 與 Coleman (1988) 將父親原形分為創世父神（功能為創造生命）、地父（功能為撫養下一代）、天父（支配地位）、皇父（承擔前述天地二父工作）、與二分父神（是父親也是母親的角色）五種，而以生命週期發展階段的父子關係來看，早期父親在孩子心目中是很理想化的完美威嚴，然而隨著孩子成長、接觸外面世界的機會多了，父子關係卻逐漸呈現出疏離與矛盾（劉文成、王軍譯，1998）。Erikson (1997) 的發展階段中，男性成年階段面臨的發展任務包括「傳承」這個項目，也就是除了傳宗接代的意義之外，還包括將價值觀與人生觀等傳承給下一代的意味，意謂著父親角色或父職角色在生命歷程中的重要性、使命與不可或缺（陳信昭、崔秀倩譯，2002）。

Levant (1980) 研究發現：傳統心理學對於父親角色的描述在孩子嬰幼兒期未曾進行探討，父親的角色似乎是在孩子五歲之後的發展階段才慢慢出現，而父親的功能是在協助兒子的角色學習，因此他的角色就會呈現較多懲處的意味，主要代表閹割的威脅，因而男性所表現出來的父親形象就是疏遠、有賞罰權力的；而溫暖的父子關係在孩子的發展上有正向加分的作用，相反的像敵意、拒絕、或是適應欠佳的父親則會有不良影響；父親若能積極地參與孩子的教養工作，對於兒子的男性化與女兒的女性化影響很大；而父親與孩子之間的關係也會隨著孩子年齡漸長有很大的變化、變得比較親密（引自邱珍琬，2004）。Bly 主張，每個父親體內都有兩條溪流，一條是神聖的清水，另一條則是惡毒的濁流，在成長的歲月裡，父親的光明和黑暗都同時影響到我們，有的造成我們的心理創傷，有些卻是生命中一輩子的啟發（譚志華譯，1996）。

王舒芸、余漢儀 (1997) 的研究發現，雖然現今父職角色的扮演已逐漸突破以往單純養家活口者的角色侷限，但是大部分皆仍停留在選擇性、偶一為之的暫時性、與陪伴孩子玩耍的娛樂性上，依然是屬於養家活口的工具性角色上；影響這個結果的原因除了文化結構上的刻板角色，還包括社會化過程中以女性為主要

照顧者與負責人、勞動市場上的分配機制依然不利於女性生涯發展，以及社會政策的擬定與實施依然沒有脫離父權主義的觀念。

英國經濟學家，Burggraf 指出，在英國，相較於男性的 1600 萬職業人口，現今有將近 1300 萬的女性投入職場（引自 Reeves，2004），與過去相較，已有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工作；然而，邱珍琬（2004）卻也發現，女性即使是出外工作，也只是補貼家用的性質，在經濟層面上依然是附屬、依賴的地位，男性的養家角色仍然佔主要，而父親角色也相對的被定位在工具性、養家與保護者的功能上。儘管現代對於新好男人的要求可能影響到父親角色在功能上的界定，但是基本上父親還是受制於傳統社會對於男性角色的期許。Coleman 與 Coleman（1988）對於父親的角色研究認為：早期父親的角色一向是「天父」居先，也就是供養家庭生計與保護者的角色，也強調在外面事業的成就，因此即使男性花了一些時間在「地父」的角色上（參與撫養下一代），也可能讓父親認為自己並不是個成功的男性（劉文成、王軍譯，1998）。2004 年，聯合國國際家庭的公共論壇報告中即特別提出父親角色的侷限性。該報告指出，男性在家中的角色，現今仍被侷限於「家庭經濟來源的供應者」，一旦男性無法達到就會被視為失敗者，相對之下，男性照育孩子的責任便被視為次要的了（李雪莉，2005）。

美國「全國父道組織」（The 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是提倡父親角色具有影響力的非營利機構，也是推動父職運動的代表團體之一。他們的研究顯示，父親對孩子的人格發展非常關鍵，不幸未與爸爸同住的小孩，擁有教育、健康、吸毒、心理或犯罪等問題的機率，是一般孩子的 200%-300%；此外，72% 的年輕殺人犯和 60% 的強暴者的成長過程中幾乎沒有父親的影子；70% 的長刑期犯人是從小就父親缺席；沒有父親的青少女，未成年懷孕的機率也比一般同齡少女高五倍。研究也顯示，若孩子能在一個健全家庭中長大、且擁有一位投入的爸爸，通常會有自信心、好成績與良好的人際關係，也比較能避免偏差行為（竺瑞娟，2004；Amato, 1994），這其中所突顯的即是父親角色在孩子生活中的重要性。

然而，父親角色長期的缺席，無論是對於孩子或是父親本身而言都是會帶來

無可抹滅的傷害。李良哲（1997）在他的研究與觀察中發現，男性到了中年以後，在外面已經闖蕩了很久，覺得各方面的關係並不是他所想像的能夠讓他覺得有親密感。於是，中年男人開始想要回歸家庭，但女人，因為年輕時心力大多花在家庭，中年之後，小孩子長大了，女性大部分開始懂得向外追尋自我；男人，身為一位父親的角色，想要擁有最簡單的親情，卻發現並沒想像中容易，尤其是與孩子間漸漸疏離的情感。邱珍琬（2004）認為，父親角色的疏遠與邊緣化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男性長期在外面工作，也比較少主動與子女作溝通，因而讓子女感到生疏；另外，也因為父子（女）間長期的疏離與缺少相對的互動關係，不僅孩子會刻意「逃離」接觸的機會，做父親的可能也會為了避免尷尬而採取了「不為所動」、「中立」、或是「嚴峻」的立場。然而，王舒芸、余漢儀（1997）指出，由於父親角色所代表的養家、保護者的工具性與功能性，及與親子互動時間的侷限性，使得父子關係相對於母女關係而言，常是較為冷淡、疏遠，或者說，打從孩子一出生，父子（女）關係的社會意義就大於私人意義，父子（女）之間必須要靠後天的培養與互動，才能建立起親密關係。Coleman 與 Coleman 提及父子（女）之間的關係會隨著孩子的成長而發展得較為親密，倘若其中一方願意主動的做出改變，自然也會拉動雙方之間長期的僵持情感，進而產生近一步的良性互動。

六、男性該走向何方？

九 0 年代的女性因著女權運動的蓬勃發展，越來越了解自己的處境，知道自己是誰、自己要什麼，以及自己不要什麼，她們想要擺脫性別的束縛並能夠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然而男人的無助感與迷惑卻隨著女性的意識覺醒而越來越重，不快樂的男人對自己與周遭的人都造成很大的傷害（Reeves，2004）。

熊瑞梅和周顏玲（2000）曾說：「有些女性覺得自己維持傳統沒有什麼不好，但研究也顯示，這些女性倘若嚐試到平權的感覺，也不見得會不喜歡，只是她沒

真正去接觸過，反觀男性又何嘗不是如此嗎？」，男性長期習慣於傳統的束縛與被人侍奉而不自覺，但當他掙脫傳統的枷鎖時同時也懂得對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平等地付出時，未必是不快樂的。藍懷恩（2004）指出，在東方社會裡，過去女性大多處於父權宰制的第二性角色位置上，一部部婦女運動血淚史，讓很多女性沒有情緒回頭看看可能也是父權社會受害者的男性同樣已經傷痕纍纍。若單純的想期盼女性能放下不平的情緒，試著理解男人的處境，確實不太容易，但男性角色的覺知和省思關鍵，最終還是得靠女性激活。

Gough（2004）研究中發現，許多男性認為他們身旁的女性隨著自我意識逐漸抬頭，開始要求與男性比較對等的地位與分工，然而在她們口口聲聲訴說著社會對女性的不公時，卻相對忽略了女性自己原本在社會中所享有的利益與權利，也看不見男性所承受的壓力，他們認為社會在無形中所加諸在他們身上的強大壓力殺死了男人！Faludi 認為男人其實跟女人一樣，都是社會文化下的犧牲者，他認為女性大部分都只看見男人是擔任守護者角色，卻忽略了整個文化在男性擔任守護者的背後對男性所形塑的無形壓力（Reeves，2004）。女性新平權與舊特權的省思問題是，女人在爭取女性應有的權力時，也須同時反省自己是否還緊抓著舊特權不放呢？因為這或許都是男性的壓力源啊！

美國從 1970 年代展開的男性運動，固然是針對高漲的女性主義、女權運動提出反思與反制，但也都僅僅存在於如學術界或宗教界等的範疇內論述而已，極少真正付諸行動成為社會主流（藍懷恩，2004）。男性社會中很少有激活男性自覺甚至男性成長的機制，就算走過 30 年男性運動史的美國，也多停留在史觀和社會學範圍內。而瑞典男人爭取長達兩年的育兒權和越來越多的奶爸，都再再顯示著男人也正邁向解放傳統男人的角色，男性同時也必須開始自我省思。

1994 年，瑞典政府首先透過國會決議讓父親自動享有三十天的育嬰假，並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強調父親育兒的福利制度，他們認為多數個別家庭中，先生從事酬勞工作，而太太負責無常家務勞動，看似個人的理性選擇，也符合家庭整體經濟的利益，但其實是社會集體性別意識形態的作用。透過育嬰假的制度，鼓勵

男性應共同承擔家務與育兒的責任，進而更加促進男女之間的平等。今日的瑞典已然成為世界各國的模範，瑞典人對現狀卻絲毫不滿意，2001 年男性所請領的育嬰假只占 13.8%，多數育嬰工作仍是落在女性身上，瑞典政府正規劃進一步的「三分之一」政策，即強制三分之一由爸爸請領，三分之一由媽媽請領，剩餘三分之一由夫妻雙方共同討論決定誰要請領，以說服並鼓勵父親共同承擔家務與育兒的責任，希望藉此真正落實父親育兒政策，不斷朝男女平權邁進（洪文龍，2004；蘇千苓譯，2002）。Farrell 認為只有當男女雙方都體認到共為父權體制的階下囚時，兩性之間非但沒有戰爭，還可以歃血為盟（引自黃曬莉，2000）。

羅融（2005）認為，許多男性研究從學校教育著手，試圖討論父權體制或異性戀霸權「置放」到男孩身上的過程，包括男性陽剛氣質的養成，以及異性戀認同的形塑等，但這些研究多半將男性視為是體制（老師、同儕、課程安排等機制）所養成的客體，其研究重點在於體制的代言人—老師、同儕等，對男孩的馴化過程。然而，這樣的討論有將所有男性同質化的傾向，作為行動者，男性在自己的主體與父權制度的客體之間，是否有過協商或抵抗？其過程如何？不同個體的男性在其生命歷程中有何差異性？

綜觀國內研究，明白揭示了現今研究，已開始注重到男性的性別意識覺醒及男性內心的情感世界，畢恆達（2003）發現，反抗父權加諸生理男性的結構、重要他人曾經歷父權壓迫、及接觸和認同女性主義理想，三種自覺到性別意識的男性，畢恆達的研究所著重的是男性的性別意識是如何被啟發。陳佑任（2002）以生命史方式檢視三個國小男性教育工作者在父權體制下所經歷到的性別偏見，闡明無法自所謂女性職業中離開的男性往往以重心轉移、重新賦予工作不同的意義、認命作為適應環境的策略。另外，詹朝旭（2003）則以自我探究的方式，敘說男性在大家族環境中如何擔負起家族的責任，在一路備受期待卻又一路崎嶇難行中如何重新觀照自己身上的家族歷史包袱以及內心的男性價值。而康靜文則以 2000 和 1999 年兩部具爭議的影片—【美國心、玫瑰情】（American Beauty）與【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為題，以電影論述的分析方式闡釋在社會上傳統的

集體意識形態，是如何的對男性角色進行召喚和限制，並被社會意識形態緊緊箝制的痛苦與掙扎，男性必須為了符合社會對男性的召喚－社會所賦予的權力象徵，而終其一生在此過程中不斷掙扎。

簡成熙（2003）認為，男性研究究竟應該是「男性壓迫的自醒」？還是「壓迫男性的解構」？由於女性主義已經對「男性壓迫的自醒」提出了很多的論述，現今的男性研究在階段的策略上應先致力於「壓迫男性的解構」的強化，先讓一般男性在情感上更能接受帶著性別意識的警覺，才能進一步更嚴肅的正式女性主義的訴求。

男性研究並非只是著重於女性解放或顛覆男性霸權的議題而已，更須重視的是從男性的經驗中去了解男性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而其最終目的就是讓男人與女人都可以同時受益，都可以站在更平等的位置去相互尊重與對待，並使男人去發展有異於傳統的男性氣概，追求較為完整的人格表現與實現自我價值的可能，此乃為本研究所真正關切的。

第三節 相關男性學研究方法

畢恆達在〈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2003）一文中，採用深入訪談研究法，訪談了 19 位參與性別課程與活動的男性，以那些不再將性別視為理所當然，而願意深刻面對性別議題的男性進行研究，深入的探討「性別」如何從男性的生命中變得具有意義，提出了相當多層面有關男性意識形成的因素、性別意識受到啓蒙與形成的階段，並發現台灣男性性別意識形成的根源主要有三個面向：1.傳統男性角色的束縛與壓迫，2.女性受歧視與壓迫的經驗，3.重視平等價值的成長經驗。

朱慧蘭在〈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形成與鬆動〉（2002）中，採取生命史的研究方法深入訪談三位男性，探討男性在生命歷程中，影響其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形成之因素為何？又有哪些事件造成了男性性別角色的鬆動？並欲了解男性在鬆動其刻板印象後的想法又是如何？發現造成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來源，也可能同時成為其性別刻板印象鬆動之助力，而性別刻板印象乃是一個持續不斷鬆動的歷程，因其生命中不同的生活經驗展現而有不同的過程，雖然現今性別刻板印象已有逐步的改善，但仍是存在著男女有別的知覺印象。

陳佑任〈他們的故事：三位國小男性教育人員的生命史研究〉（2001）是由生命史的角度，訪談三位男性國小教育人員，主要的動機有二：一是從關懷男性教育人員處境的角度出發，試圖解開小學職場中教師性別結構陰盛陽衰之謎，二是以男性踏上行政之路作為一種逃離，然而除了逃離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男性教師？而他們在擔任行政工作之後，其遭遇與處境又是如何？

吳寶嘉〈萬紅叢中幾許綠：男性諮商員專業發展之性別經驗分析〉（2004）採敘說分析的方式訪談五位男性諮商師，思考和探討男性在社會價值和性別角色期待下，身處在「女性職業範疇」中的五位男性參與者之學習歷程和適應情形。

詹朝旭的〈爐火炙身與重生：一個成年男性的自我述說〉（2002）則以自己為研究對象，企圖透過自我述說來探討在傳統大家族的环境之中，沉重的歷

史負擔讓男性在受到挫折經驗之後，進而重新反觀自己身上的家族包袱，在拋不掉與棄不去的窘境中如何重新學習。

林仁廷〈尋與逃：一個失聲男性對情與力的辨證〉（2001）以生命史自我敘說的方式說明自己是如何透過生命故事與自我敘說的過程，找尋已經失落的男性情感，並認為男性必須同理自己生命的生成，才有機會看到生命本質的韌性，才有可能跳脫男性文化結構的緊箍咒。

鄧明宇〈獻身與沉淪：一個男性的自我生成與發展〉（2000）藉由對自我生命的探究與理解的過程，找尋在成長過程中所遺失的自我，並彰顯出環境在其生命歷程中所產生的形塑與自我的覺知。

張天韻〈男性的月經文化：建構與行動〉（2002）透過深入訪談 17 位成年男性呈現「男性月經文化的建構過程」、「男性文化中的月經圖像」、與「男性的月經行動策略」，試圖說明男性是如何認知、建構月經論述，個人日常生活的行動是否及如何造成對女性的壓迫，月經與男性的關聯為何？發現到男性月經文化並非全然地受到父權價值所宰制，女性經驗同時也是男性對月經認識的重要途徑，而隨著長時間與親近女性朋友相處，男性對於月經認識及行動也會產生比較同理及正面的支持。

邱珍琬〈大學生眼中的父親形象—以一次焦點團體討論為例〉（2004）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方式探討大學生對於父親形象的描述與期待，發現學生心中的父親會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而有不同的互動方式與改變，而父親本身或是孩子自身的採取主動改變的動作，會讓傳統的父子關係有了漸為親密的發展。

相較於畢恆達（2003）與朱慧蘭（2002）探討具有性別意識男性之性別意識形成與啓蒙的歷程；陳佑任（2001）與吳寶嘉（2004）探討在非男性傳統領域工作中男性所面臨的角色壓力；詹朝旭（2002）、林仁廷（2001）與鄧明宇（2000）以自我生命敘說的方式探討在父權文化中所面臨的角色與情感衝突；張天韻（2002）以深入訪談成年男性的方式說明男性對於女性月經認知與行動的過程；邱珍琬對於大學生演中父親形象的探討...等國內之男性研究，Sheehy（1999）則

是以八年的時間集體訪談一百位年齡介於 40-60 歲的男性，其中包括藍領工人、中產階級的經理和企業人士、專業人士和藝術家...等。透過男性談論自己的內心經驗，揭示出中年男性在面臨傳統觀念男性須兼顧工作與家庭的理想，與自己體力不如以往的雙重壓力下其中所產生的心路歷程，從中發現男性在生命過程中面臨的無力感與壓力。她發現男性在談論內心經驗時，常常會暴露出深藏的痛苦與怒氣，也發現很多男性很少將自己內心的徬徨迷惘向他人訴說，而大部分的男性在面臨到生命階段的改變常常是覺得無所適從：他們擔心年老體衰、恐懼失去工作；他們在中年的時候開始懷疑自己的生命意義、忌妒初掌職權的職業婦女、希望與兒女更親近；他們也憂懼年屆退休、對自己的生活能力感到不安。Sheehy 指出：只顧自己的職責，不談論內心的整個的自我崩潰，是很多中年男性很容易採取的「男子漢」態度。

檢視現今針對男性生命史的研究議題發現，目前的研究大都是針對傳統男性角色之建構與歷程、男性在非傳統男性領域工作中所面臨的角色壓力，抑或是對於父親角色形象之探討...等，然而探討父子之間或是父女之間互動關係及情感連結的研究卻是闕如，而父女之間的關係其實是相當微妙且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的。誠如 Sheehy 的研究，她以一位「女性」的角度來分析與看待男性角色在面臨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壓力時，所產生的身心窘迫的困境以及存在他們與兒女間所不習慣訴說的內在情感，而此也正是本研究所欲探討與關注的。在此，研究者嘗試以身為一位「女性」與「女兒」的角色，透過對三位中年男性的生命史訪談來了解他們的生命背後。研究者擬從「社會賦予在男性角色上的意義」之觀點，來了解男性（父親角色）在面臨生命中重大事件的衝擊與轉換過程中所產生的內在情感，在生命歷程的轉換間又是如何來看待自己以及與兒女間的情感，而研究對象並不刻意鎖定社會上的「成功男人」，也不刻意以事業失志或是深受家庭重擔所苦的男性為訪談對象。

蔡篤堅（2003）認為，國內自王雅各於 1996 年開始推動男性研究開始，已有將近十年的成果展現，然而「各篇論文在理論與觀點的對話上彼此甚少交集，

男性研究的範圍和內涵仍界定不明，應處於何種學術分工位置進行反思仍然不明的情況下，一個讓男性研究成為所謂當紅研究領域所需的批判論述空間仍待開啓」，而「當在地的史料與文獻不足時，深入的生命史訪談會讓地區的經驗與既存的理論視野有著更為平等的對話機會」，男性研究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而言，學科輪廓雖已有初步的共識，但須避免落入既有的理論框架中，則需要以更開放與反思的態度來看待他人不同的生命經驗展現與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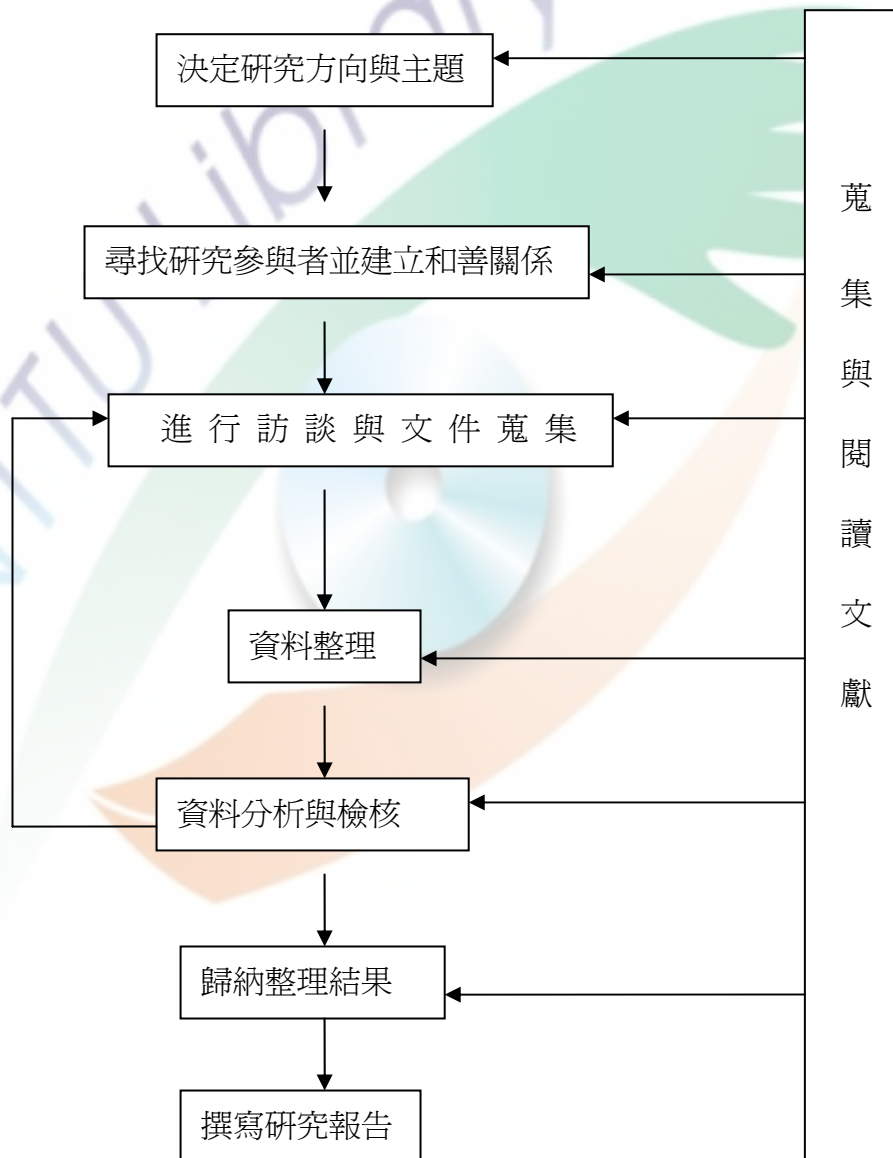
誠如畢恆達所言（2003）：「性別意識的發展也沒有一定的階段或是一個終點，它是一個不停的折衝與協商的過程。」，而「男人是變成的」，男人是男孩的延伸，成年之後許多情感與行為方面的困擾大多源自於少年時期的未獲得滿足；著有《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忍文化》一書的作者，Kindln 和 Thompson（吳書榆譯，2000）認為，人們經常忽略男孩們的情感，也誤認為男孩們內在的情感知覺是不存在或不重要的，甚且，為了完成刻板印象中男人所應具備的條件，如堅強、勇敢、成功，男孩們的情感發展是可以被犧牲的，因而給予許多錯誤教育或不必要的肢體傷害，最後造成男孩們殘缺不齊與備受壓抑的情緒世界，甚至引發日後種種的暴力犯罪行為。

性別角色意識的形成、固著與鬆動都是一個連續不間斷的過程，而在成長的歷程之中也各有不同的性別相關切身經驗與感受，研究者希冀透過生命史的深入訪談方式，以「父親」作為一種獨特、敏感的探索對象，使研究參與者的男性（父親）在身處主流的男性經驗之中，從無言轉而運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在與自己生命做對話的過程中，也進一步增加對自己過往生命經驗的覺察與反思。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歷程

本研究採用生命史研究取向，重現三位中年男性的生命故事，並由敘事中分析中年男性角色在社會文化脈絡下，所存有的壓力與複雜情感。本章說明研究流程、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方式，與研究參與者的尋訪過程，並簡單陳述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以及研究者的研究立場。

第一節 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圖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研究參與者乃是論文的主體，唯有研究參與者真誠的分享與參與才能使本篇論文順利發展。選擇生命史的報導人方面，報導人必須有時間接受長期的系列訪談，並且願意和有能力述說自己的經驗和情感，要尋找一個好的生命史報導人並沒有一定的步驟，有時候是研究者剛巧碰到一個人，而他正好有一個精采重要的故事可以說而且願意說（黃瑞琴，1999）。在本節中，研究者將呈現尋訪研究參與者的歷程與研究參與者的一些基本資料。

以下即簡介研究者尋訪三位研究參與者的過程，以及三位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為保護研究參與者的隱私，部分的人名、地名將會做匿名的處理，避免涉及相關研究倫理問題。

一、研究參與者的尋訪：

在選取研究參與者的過程當中，因研究者考慮到生命史的敘說是對自己生命深層的挖掘與探究，許多較為私密或是在受訪者生命中的內在痛苦可能都會透過訪談的過程中而被揭露出來，受訪者的述說意願乃是研究者在選取研究參與者中考慮的因素之一，因此研究者在研究參與者的選取上主要是以方便取樣為原則。由於本研究的主要動機，起於研究者與父親之間長期的情感疏離與對於父親種種的無法諒解與理解，在驚見父親的內心壓抑世界後之震撼，產生對於父親如此矛盾與複雜的情感，而這也是研究者期盼透過此篇論文來正視與父親之間的關係。然而，研究者考量到若是以研究者父親為單一研究對象，可能會因為研究者與父親之間太過親近的關係而導致研究有所偏誤，因此，研究者選擇將訪談對象增至二人以上。而在選取研究參與者的人數上，一方面研究者基於時間與經濟能力等的考量與限制，因而在此研究中決定只選取三位「資訊豐富」的研究參與者進行深入的生命史訪談；另一方面，研究者希望透過選取三位受訪者，來達到受訪者間生命故事的相互對照，並補充彼此間資料之不足。

在剛開始尋訪訪談對象時，研究者即遭遇到難以尋找到合適對象的困境。一

開始，研究者決定先從自己身旁的人際網絡中來尋找訪談對象，然而往往是受限於與預期的背景差異太多，譬如：曾有遇到接受一次訪談過後，才發現訪談對象與自己原先所期望的差異太多，而予以放棄。抑或是背景相符卻不願意接受訪談，因為對許多男性而言，讓他們在一位相當於自己女兒年紀的女性面前講述自我的故事，甚至是內在情緒，畢竟太難。而這也讓研究者更明確的勾繪出研究所需要的訪談者特質與背景之方向。在獲得保爸與彥輝同意之後，尋找預期中第三位訪談者卻不甚順利而讓研究者一度想放棄。幸好，後來研究所同學得知研究者的研究議題，表明她的父親應該符合本研究所需要的特質，而且他也願意接受訪談，這突如其來的消息，無不令研究者如獲甘霖般。經接洽之後，研究者便決定他為研究受訪者——文叔。

研究參與者之一的保爸，即是研究者的父親，另外兩位研究參與者，彥輝與文叔，他們都有著類似研究者的父親（保爸）之相同背景——他們都是中年男性、都是經歷過白手起家的歷程，在經濟程度上都是小康，同樣都育有兒女，也同樣都承受著社會傳統男性（父親）之角色壓力與相對的角色期許。而在他們的故事當中，皆承受著無常生命中所無法避免之事件衝擊，在每一段故事背後展現地亦是三段不同的男性真實。

二、研究參與者的資料簡介：

（一）保爸：

保爸今年 57 歲，育有四個子女，扶養著年近九十的老母親；大半歲月都耗在經營一家電器行，年輕時店裡生意非常好，近年來由於景氣低迷，生意和體力都已經大不如從前，如今都是由老婆執掌店裡的生意，自己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自家倉庫修整舊家電，作些倉管的工作。

保爸從小在南部牛頭灣生長，六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五，僅有一個兄長，父親原本是在修理腳踏車，後來由祖母的資助開了一間電器行。小時候，因為保爸

的哥哥就不愛唸書，常惹事生非，家裡天天因為他哥哥的事而氣氛不好，甚至為解決哥哥惹的禍把家裡的田地賣掉。4、5 年之後家裡比較穩定，保爸的父親也了解自己的大兒子並不愛唸書，因而希望保爸高中唸電子科，將來好能幫家裡的忙繼承家業，保爸在 24 歲退伍後就回家繼承父親的事業。保爸於是從小就因哥哥的事就激勵著自己一定要努力，要成功，才能光耀門楣，實踐自己應盡的責任與義務 — 養家活口、奉養父母。

（二）彥輝：

彥輝目前 49 歲，自己經營一間報社，是個事業心很重的人。現今育有兩男一女，結婚已經有將近 25 年的時間，在民國 92 年時與妻子離婚。

彥輝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傳統的務農家庭，父母親都是道道地地的農家人，自求學以來為了減輕家裡的經濟負擔，便靠自己打工來換取學費與生活費，通常是上學之前去送報再到學校上課，晚上則是到工廠打工，高中畢業之後便接下之前送報的業務，自己開始經營報社的工作。彥輝的妻子喜歡往外面發展、交際，經常沒和彥輝商量便擅自拿家裡的錢去做生意，對於小孩的事也很少在打理照顧，甚至提出離婚要求，夫妻倆這樣吵吵鬧鬧好幾次，彥輝原本認為縱使妻子並不符合心中的理想妻子樣貌 — 以家庭為重，彥輝卻堅持不離婚，他認為至少還可以給孩子一個家，另一方面自己也受不了社會上的異樣眼光，但彥輝終究受不了妻子的不斷取鬧，婚姻關係在結婚二十年之後才宣告終止，直到那時候彥輝才覺得自己似乎重新找回了屬於自己的男性自尊。

（三）文叔：

文叔，今年 55 歲，生於台灣台南。父母親是於三十八年時隨國民政府軍隊從大陸來台。在家排行老二，有一位哥哥、三位妹妹，均各組家庭。父親已過世，母親現今中風安置於安養院，現今育有三位女兒。

文叔因興趣而創立廣告設計公司。文叔從小因在成長於困苦的環境，僅就讀

至國中即停止進修，爲了讓下一代不再感受生活上的痛苦、壓力，他立志要有一番作爲，他認爲人只要肯努力便可以爭取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文叔心底一直有一個深深的遺憾，他認爲自己的低學歷是他事業成就上的絆腳石。文叔從不向孩子抱怨自己從前吃過的苦，他想要給孩子們一個無憂無慮且完整美好的成長環境。一直以來，他盡心致力於事業上的發展，另一方面他也將家族的事務視爲己任，關心兄弟姊妹、管家族事...等，他一直希望整個家族能有所提昇和發展，這已是他的責任，他無法漠視整個家族不求進展，文叔也認爲唯有透過教育可以讓下一代水平提升，於是他要求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接受好的教育。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	子女數
保爸	57	高中	電器行	三女一男
彥輝	49	高職	報社	二男一女
文叔	55	國中	廣告設計公司	三女

第三節 資料蒐集

在決定研究方向與旨趣，並確定研究參與者之後，研究者即開始進一步對資料進行更詳細的蒐集。在本研究中，資料蒐集的方式主要是以深入訪談輔以受訪者的私人文件做深入的分析為主，茲說明如下：

一、訪談：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受訪男性所敘說的生命史料。透過深度訪談的過程，研究者可以更理解與貼近受訪者的經驗世界，了解其所思、所想和深層的情感波動，另一方面，對於受訪者而言，接受訪談談論其生命中的歷程及感動，不但讓受訪者對自己的生命重新作一番檢視與省思，也在敘說的過程中更加的了解自己與自己所處的社會處境。誠如 Misher (1986)所言，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受訪者並不是將已經存在腦中的記憶如實的呈現，而是用一種他認為研究者可以理解的、敘說故事的方式，去重構他的經驗和歷史。所以訪談是一個研究者與受訪者互動的過程，它不是將在訪談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而是在互動過程中由受訪者與研究者共同創造新的意義（引自胡幼慧，2001）。Josselson（1995）認為，透過「理解」（同理心）對方的過程，我們才能站在他（她）的角度來詮釋他（她）所形塑的生命世界。因而本研究期盼受訪男性能透過在與研究者對話的過程中，逐漸能對自己週遭的生活事件產生質疑、反思與澄清，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能在與受訪男性互動的過程中，漸漸打破自己隱而未覺的偏見或主觀意識。

質性研究的最大特色在於，研究者本身即為蒐集資料的主要工具，在訪談過程中，為了避免自己受到現場環境或者是訪談對象情緒影響而使訪談失去方向，因此在進行訪談前，研究者即根據此論文的研究目的設計了一份簡單的訪談大綱，問題取向大致聚焦於受訪男性成長過程的生命歷程與特殊經驗，以及對於男性角色（父親角色）的相關態度與看法等等。設計訪談大綱的目的，主要是在提醒自己在進行訪談時，能從訪談大綱中，選取較切合訪談情境的問題引導訪談方

向，避免訪談過於冗長或失去焦點，進一步能對於訪談主題有更加深入的探討。

透過受訪者自己陳述的話，研究者可在確定研究興趣的焦點之前，學習與清楚什麼事對於受訪者而言是重要的、什麼是受訪者不願意去觸及的，以及發現受訪者對他們的生活、經驗、和處境的各種想法（黃瑞琴，1999）。因此，第一次與訪談對象接觸時，研究者採取非正式的訪談方式，進行開放、自由與非結構式的訪談，藉由談論受訪者的日常點滴與生活背景，進一步與受訪者從陌生到熟悉的建立起彼此間的友誼關係，使得雙方的關係能夠在互動中逐漸產生信任與自在，以利日後訪談的順利進行。在與受訪者建立較為充分的關係之後，後續進行的訪談內容，則逐漸採取較為正式、明確的、和有特定目的的訪談方式，以蒐集有關特定問題或是關於受訪者較為深入的資料。

本研究在進入正式訪談時，研究者會以「能不能請你談談你小時後的童年生活？」，來讓受訪者回想自己的家庭生活經驗，並順著受訪者之前的述說將問題轉入與家人的相處情形，如「能不能說一下與父母親相處的情形？」、「父母親有沒有做過什麼事，令你印象最深刻、最難以忘懷的？」，接著研究者繼續問及父母親對於他們在教育上的投注問題，並順勢將問題導至受訪者的求學經驗，如「在那樣的環境下...你的父母親有沒有關注到你的教育問題？」或是「這樣的成長背景在你的求學經驗中有沒有造成什麼影響？」，抑或是「這樣的環境對於自己往後找工作或創業有什麼樣的影響嗎？」。當受訪者談及自己在求學階段過後開始邁入社會的經過，在這敘說的歷程當中，受訪者多少會提及自己在創業過程中內心的感受、對社會大環境的看法，以及自我內心心境的轉折，研究者會適時依照每位受訪者談及的經驗與感受作更進一步深入的探究，如「在創業的過程當中，有沒有遇到什麼事令你感到無法承受的？」、「在工作上有遇到什麼事，是令你無法克服或解決嗎？」、「有想過自己這樣努力的工作追求的是什麼嗎？」，或者，研究者會順著受訪者的脈絡將問題回歸至與家人的互動當中，如「當工作事業上遇挫折時，會想要與家人分享嗎？」、「滿意目前的家庭生活狀況嗎？」或是「能不能說說與子女相處的狀況？」，透過逐漸深入的訪談方式，來了解受

訪者的生命歷程與對生命的感受。

此外，在研究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儘可能營造出讓受訪者自由表達意見與想法的談話氣氛，避免對其言談作任何的價值性的判斷與推論，並時時給予微笑、點頭等支持性的回應。而在與研究參與者互動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也隨時留意並盡量捕捉受訪者的非語言訊息，例如受訪者的面部表情、語氣轉折、激動與遲疑等等，並適時的引導研究參與者願意說出（Chase，1995）。除此之外，在研究進行期間，研究者利用書寫訪談日誌的方式，在每次訪談之後把與受訪者所產生的一些互動與事件作詳實的紀錄，並將自己當時的感想與心情書寫於其中，以便日後作為資料分析之用。

在訪談進行前，研究者會先徵詢受訪者的同意，以錄音方式來錄取每一次訪談過程中的對話，每一次的訪談時間大約在1-2個小時，預計每一名受訪者須訪談4-6次。在每一次訪談結束之後，研究者會儘快在一個禮拜之內將訪談內容轉為逐字稿，且詳細標記訪談對象、時間、日期以及地點，除了在下一次訪談時拿給受訪對象瀏覽檢核之外，並可對於敘說內容前後矛盾的地方或是任何遺漏之處，與受訪者做進一步的澄清與討論，並作為修改日後訪談內容與方向的依據。

在訪談過程當中，由於受訪者都是相當於研究者父親年紀的中年男性，對於他們而言，這樣的訪談經驗更是不曾有過的。在訪談過程當中，會發生受訪男性無法了解研究者問題的意思或是突然無話可說的窘境。此時，研究者得以另一種說法讓受訪者更清楚研究問題或是將話題帶到別的地方以化解短暫的沉默。此外，由於受訪者之一的保爸是研究者的父親，不論是對於研究者或是保爸而言這樣相視而坐的訪談，無疑都是一種陌生的經驗，無論是保爸剛開始的不知該從何講起的沉默，抑或是研究者仍隱隱埋藏著對父親的無名不安。但，一旦開始進行訪談，在研究者給予了一個方向引導敘說，這其間不安的關係便開始漸漸消溶，剩下的只是研究者的傾聽，是一種父親對女兒說故事的狀況。

二、文件蒐集：

在質性研究中，文件的主要用途是檢驗和增強其他資料來源的證據，如果發現文件和訪談所得資料互相矛盾，研究者即須進一步探討（黃瑞琴，1999）。本研究文件資料包括受訪者的自傳、信件、記事本以及與受訪者事件相關之報導（例如：當時之報紙資料、受訪者之信件手稿），以及受訪者重要他人對於受訪男性的陳述，以作為訪談的參照資料；另外，在整理完受訪男性之訪談內容之後，研究者會將訪談後所整理的文本資料與受訪男性之重要關係人（例如：至親、好友）做資料檢證與澄清，以達到資料的客觀性與多元化之目的。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採用保爸的三女兒（研究者妹妹）、文叔大女兒之相關札記和彥輝之多年友人對其相關事件之陳述，以進一步對三位受訪者之訪談資料作補充與檢證：

爸爸很愛漂亮，每天出門，他總是得意的秀一下他今天的造型：『你看吧！我怎麼穿都漂亮！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看！都搭配的很好！』這時候，我接收到他的眼神就是：你怎麼穿都沒有個味道？！這和他的工作有關係，或許應該說和他天生下來的『氣質』有關—愛漂亮，天生擁有浪漫的性格，但事實上，裝扮的衣服下，卻隱藏一顆自卑的心。

（文叔大女兒手札）

爸爸辛苦一輩子，無時無刻心中就是充滿著一股堅強的信念，縱然上天總是對他關起大門，他亦不放棄希望，勇敢地挺起胸膛面對一切苦難。在我心中，爸爸是一個永遠不會倒下的巨人，強韌地足以抵擋任何外。直到那一天…。十九年來，爸爸第一次在我們面前卸下裝備。

（保爸三女兒手札）

他曾經為了他太太的事喝農藥，那時他太太要跟別的男人跑，也欠了一屁股債。他太太為了那一個男的一直想要離婚，當時他還跑來跟我說：『我一直跟她說，難道一定要離婚嗎？我一直求她…』，他說他只是想要一個完整的家。

（彥輝友人）

第四節 資料分析

質性研究的重點在於：研究者將「生活故事和對話」的表達本身視作「研究問題」而予以剖析，研究者對於他人與自我語言表達必須敏銳，不僅是將所聽到的故事、說辭、對話視作「社會真實」，而是當作經驗的再次呈現（胡幼慧，2001）。

在質的研究過程中，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是一個同時且持續不斷在進行的過程，研究者透過持續的閱讀、分析訪談紀錄與相關文件，找出資料間的矛盾、語焉不詳或觀念尚未釐清之處，才能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尋找更多的資料，且經由資料的整理與分析的當中，研究者也進而開始釐清研究問題，並了解下一個資料蒐集的焦點。

本研究在正式訪談結束與資料轉譯完成之後，即開始在資料中去發掘和歸納受訪男性的生活事件主題，並進行分類編碼。黃瑞琴認為，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如何從大批的資料中尋找主題和發展概念通常是一個困難的過程，研究者可以採用編碼來分析和組合所蒐集到的龐大資料。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乃參考 Bogdan & Biklen（1982）所提出的編碼類別來進行資料的分析（引自黃瑞琴，1999），以下即以保爸訪談資料為例：

一、過程編碼：

意指事件隨時間改變的順序，或是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遷，編碼名稱常是時間、階段、步驟、生涯、年代、或順序的關鍵點（如轉換期、過度期），例如：研究者透過對保爸生活資料的分析，如對於自己的「童年生活」、「求學階段」、「婚姻生活」...等之描述，來尋找影響保爸生命事件中的重要生活經驗：

「因為我十歲的時候家庭風波那麼多（指哥哥的不上進），經過三、五年之後家庭已經穩定了，一個人常常聽到家庭的事，你會自己檢討反省，就比較潔身自愛，都會想說父母親當時的辛苦，要懂得比較懂事。」

（保爸 5.23）

二、研究參與者所持的觀點：

意指研究參與者對於場所特定方面的思考方式，包括共享的規則、標準、和一般的觀點。

例如 1：男性在家庭角色上所持有的觀點與認同，保爸對於傳統男性所應擔負與應盡的「傳宗接代」之責任。

「我一直是一個很負責的人，對我的父母親我一定要照顧，他們以前養我，我要負責任啊！有沒有分財產給我是另外一回事，社會上傳宗接代就是這樣啊！」（保爸 5.23）

例如 2：保爸堅持把每個孩子都栽培到大學 — 「對孩子的教育方式與堅持」。

「我父親以前的水準就是娶一個女的就可以建立一個家庭，沒有受教育的家庭就是做農、做商人，開一間店，到我這個年代，因為我是讀高中，我太太也是讀高中，生活品質提高了。所以兒女的教育，我認為說，只要能讀到大學，他的生活品質一定比我更棒」（保爸 5.30）

三、事件編碼：

意指發生在研究場所或研究參與者生活中的特定活動，這些活動並不常發生或只發生過一次，例如：保爸在生命中所發生的重大打擊 — 「無情的大火」。

「那一天我跑回去的時候火已經是一片了，我老婆說我父親在上面，但我跑不上去啊！我跑下來要披棉被上去，人家把我拉住說，『你不能上去，你上去一定會被燒死』，沒辦法，我就是在外面叫救護車，叫別人幫忙什麼什麼啊，但是因為路很近火一下子燒起來，根本沒有人會管你，他們只顧收拾自己的東西，誰會管呢？」（保爸 5.23）

資料的分析工作是對資料進行一個解構、再建構的動作，是一個解構一個文本，再建構一個文本的過程，其過程是不斷與資料在進行辯證的。分析「敘說」

除了分類結構、轉錄之技巧外，最重要的是研究者要不斷的、重複的聆聽、在閱讀轉錄的資料過程中，逐漸的發現、澄清和洞察敘說者語言中到底在「說」什麼；並從敘說者本身的觀點、社會、文化、制度等去洞察和導出新的問題（林娟芬，2000）。然而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一位女兒的身分去探析自己的父親，包括其他兩位受訪者男性（文叔與彥輝）的生命過往，研究者期望透過“女兒”與“女性”的角色去探討“父親”與“中年男性”的議題，然而身為研究工具的本身，研究者能否完全拋除自我本身的意識形態，客觀地去看與體會他們的個別人生，便成了本研究所需重視的問題。為了讓自己盡量保持客觀，因而本研究在進行時資料分析時，即持續對所蒐集的資料（包括：受訪者的訪談錄音、受訪者的文件資料、在訪談期間研究者所書寫的訪談札記、相關期刊文獻）進行閱讀與比較分析，並與受訪男性的敘述和行動作相對的整合，不斷省思自我的視框以刺激自己能夠跳脫現實世界中的固著觀念，產生一些想法與澄清。

林娟芬（2000）曾提及：「每個人對於自己所經歷過的生活事件，都會賦予有意義的解釋，且在人生的不同階段，從童年到晚年，不論遭遇到什麼事情，是順境或逆境，是快樂或悲傷的處境，當個人在描述這些處境及解釋事件的意義時，最終都會環繞在相同的主題上，這就是個人的生命主題。」，在敘說者的內在世界中，有其特有的生命主題持續影響著他對外在世界現象以及對事物的解釋意義與看法（林娟芬，2000）。本研究除了參考 Bogdan 和 Biklen（1982）的資料分析方式之外，研究者考量到每一位受訪男性不同的生命歷程與經驗，相對的其所著重的生命主題自然有所不同。為了清楚每一位受訪男性的生命主題，除了透過不斷翻閱與解析受訪者的逐字稿外，研究者也會經由訪談受訪者的重要他人以釐清每一位受訪男性的生命重點。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抓取三位受訪男性的生命主軸主要以下列三種方式：

（一）從受訪者與研究者共有經驗找到主軸

針對保爸而言，由於保爸是研究者的父親，長期間的相處讓研究者清楚體會到「火災的打擊」與「對於生命的未知」是箝制著他一生的生命主題。

(二)從受訪者重複敘說之議題找到主軸

彥輝，一個以「離婚的解脫」為其生命主題的男性，他在描述很多情景以及很多想法之後，最終總是會環繞在與妻子離婚前與後自己生活狀況與心態的轉移上。

(三)透過主要他人找到主軸

然而，研究者在抓取文叔的生命主題時，受制於訪談資料過於龐雜，以及在文叔的生命當中其實沒有類似保爸與彥輝一般影響其生命的重大衝擊，縱使研究者不斷翻閱與分析文叔的逐字稿依然無法形塑出一個清楚的輪廓。研究者只好透過同學（文叔的三女兒）的札記與陳述，才能夠較清楚勾勒出文叔的生命主題——「童年的困苦與自卑」。

透過上述的歷程，研究者在受訪男性所敘說的生命故事中萃取出屬於他自己的「生命主題」，也讓研究者能夠藉此進一步推衍出更深層的意義並加以解析。研究者在找尋出三位受訪者的生命主題之後，即進一步勾勒出屬於每一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在重構三位受訪男性的生命故事的方面，研究者主要以個人的生命歷程順序為主軸，由童年、求學經驗、創業歷程、結婚、現況，甚至是對於自我未來的期許，依序依生命進程勾畫出三位受訪男性的生命故事，其中，研究者會針對個人的生命主題加以放置於生命流程之中。之後，再請受訪男性閱讀以對故事內容進行檢視，並就其認為有所出入或是不願公佈的事項予以修正，以尊重每一位受訪者的基本權利與隱私。

第五節 研究者的研究立場

一、省思：

我相信，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都是一篇精采的故事，而在故事的背後總有令人省思與讚嘆之處，無論是社會中的市井小民，或是在金字塔頂尖的企業之子...。台灣輸血醫學的拓荒者林媽利，就曾說：「人生的喜怒哀樂是真實而且實在的，如何以自己有限的人生經歷帶給別人一些啟發、甚至是幫助，是比霧裡看花的詩情畫意更為重要、更有意義。」(劉湘吟，2004)，究竟，在生命的長河中，人們是如何去看待與感受自己生命中的過往？我們又能在他人生命中獲得多少感動與啟發，為自己獲得更豐富的生命力呢？

經由生命故事的述說，我們瞭解了說故事者是如何描述自己的生命經驗與事件，同時，敘說者本身也在為自己的過往經驗建構意義與尋找出口。本研究擬採用深度訪談作為獲得受訪男性生命故事資料的主要方法，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是互為主體的相互關係，而生命史訪談乃是一種與自己生命做對話的過程，研究者希望研究參與者在訪談過程中，透過訴說自己生命故事，能逐漸增加對自己生命經驗的覺察與反思。輔仁大學心理系教授，翁開誠認為：「通過說自我一生的故事，可找到自己一生一以貫之的統整之處，而由此達到自我確定。通過我不斷重說我的生命的過程中，我的生命不斷的被我重新創造。...即使是看似的悲哀、哀怨、無意義的生命經驗，也有了機會被我自己轉化成具有美感的藝術作品。」(引自何青蓉，2003)。本研究透過訪問者與受訪者的合作，在彼此相互尊重、信賴的基礎下，提供男性生命經驗分享的管道，並傾聽社會中另一種發聲。經由對話與聆聽，呈現出男性的生命歷程，突顯出長久以來男子氣概所加諸在男性身上的神話，讓男人、女人和整個社會皆能正視傳統的男子氣概對男性所帶來的影響，並得以從中明白目前社會文化中的男子氣概所投射出的是怎樣的文化規範與想像。

然而本研究除了期盼社會能正視男子氣概加諸於男性的枷鎖外，也希冀能進

一步使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能有所感動與啓發。但是，唯有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能夠自我覺察並體認到，原來社會文化所建構於男性角色上的迷思，有很多是源自於自己長久以來習焉不察的父權意識形態，始能真正破除男性氣概神話對男性的影響，並進一步尋求改變的動力與契機。然而，受訪男性的生命，是否因為父權意識形態而深受其害，乃取決於他們自己對於自我生命的認同與感受，而非研究者自己的價值判斷，於是在與訪談者互動期間，研究者不禁常常思考，此研究對於受訪者而言，是否能使他們產生意識覺醒並進一步在生活中產生實際行動，而他們是否覺得這樣的改變對他們本身而言是一件正確或者有所助益的事？他們又是如何看待與詮釋此次的訪談經驗對他們產生的影響？我認為，這都是研究者在進行研究過程中所必須正視與省思的問題。

二、面對：

研究者在進行資料蒐集期間，其實是略帶著不安與緊張…。我，身為一位女性、女兒的角色，同時也是一位研究者的角色，如何能使受訪男性、包括我的父親，願意敞開心懷願意相信且真心對我述說？而我又是否真的能拋除所有偏見與理所當然，進入他們的內心情感、了解他們所思所想，體悟他們的背後人生？

我的父親，是引發研究者撰寫此研究論文的主要動機，也是繼續延續下去的動力。研究者其實期盼透過訪談與書寫父親，以及另外兩位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歷程，理解自己與父親之間的關係，也貼近他們的生命處境。如果說，生命史的最終研究目的是為了「解決什麼」，那麼，我則願意透過「它」去明白自己對父親的長期複雜情感，也為了釐清父親的壓抑與接受父親的人生…。

第四章 聽 ... 他們說故事

第一節 失勢的男人 ~ 彥輝

一、道道地地的農家子弟

彥輝出生於一個純樸的鄉下小鎮，父母親都是辛苦的傳統務農人家，一家子往往爲了維持最基本的生計而只能享有最低的生活品質，

「我的成長歷程是很單純，一點點都不複雜啊！我國小到國中完完全全...在學校就是很聽話啊，聽學校老師授業啊！在家裡面就是父母親的好兒子啊，也沒有什麼變化啊！那...國中也差不多啦，在學校就是聽學校師長的教誨，在家裡面就是很忙啊，農家子弟...就是父母親會安排工作，時時刻刻都安排工作讓你做啊！放學之後就是要幫忙啊！」

（彥輝，05.14）

「反正就是道道地地的農業社會的所有所有跟農業有關係的所有工作，我們都非常內行，也作得相當相當的徹底，也沒有所謂的上班或下班時間，講一句重點就是生活品質也是相當的不好。」（彥輝，03.01）

辛苦的工作常常讓彥輝的父母親無法給予孩子多餘的關心，他們只能專注於眼前家庭的開銷，而只有不斷的工作才足以解決眼前最基本的生活問題，

「小時後出生在一個很傳統的農家，等於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農家子弟，那我們早期生活當然都是非常的困苦，那父母親...父母親都是注重工作啦，他根本沒有去注重小孩子的生活起居、小孩子的身體狀況啊、小孩子以後的前途啊...，根本都沒有。」（彥輝，03.01）

在早期的農業社會中，普遍存在著重男輕女的現象，同樣地，在彥輝家中也有相同的情況。當只有固定資源時，女孩子受到教育的機會往往會被剝奪，而身爲長女的更需責無旁貸地擔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

「農業社會也不是只有我們這個家庭，一般都是重男輕女，也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男孩子的教育都會比較多，也就是教育得比較高，那女的就可有可無，視每一家庭的經濟狀況許不許可，如果說許可的家庭當然女孩子也有受教育，不過比較低啦，比較不可能超越男生啦！那如果說

這個家庭環境不許可，女的就沒有唸書。」（彥輝，03.01）

「早期都是這樣，不是只有我們家是這樣。像我有 5 個兄弟，3 個姊妹，最明顯的就是我大姐，我大姐就沒有讀書，就是在家裡面，因為她是我爸爸最大的女兒，工作都需要她，都要依賴她，她底下的弟弟妹妹還那麼多個也需要她，這就是重男輕女的具體表現啊！」

（彥輝，05.14）

二、爸爸就是教我怎麼種田而已！

提起與父親之間的相處，彥輝承認相對於母親而言，父親與自己之間存在著一段固定的距離；嚴父慈母，是當時家庭中無法牽動的現象，

「就是跟母親的距離比較近，嚴父慈母嘛！我爸爸也是對我很兇，一稍微不順、一稍微做不好，就是打，就是一頓打。其實也不會怨他啦！應該是打出來我們才沒有淪落嘛！」（彥輝，03.11）

彥輝的父親是沉默的，他很少教過、告誡過彥輝什麼事情，甚至父子之間的相處也只能是在幫忙家中的農作之時，

「就是工作的時候就是在相處啊！他也沒教過我什麼事，就是教我怎麼種田（笑），就是教我怎麼種田而已。」（彥輝，03.01）

然而，父親對於家庭的默默付出與不求回報，一直深植在彥輝心中，讓他對父親沒有任何抱怨，只有感激；而父親的辛勤與努力也造就彥輝往後做事的態度與信念，

「我們對父親很懷念、很感恩啊！因為在印象當中，他早出晚歸，都非常辛苦的在做農，那做農的事情很累啊！而且早期孩子又生得很多啊，所以他真的很了不起，有辦法、有能力養那麼多小孩，而且還受教育啊！而且，做到上到年紀了，他也都不求回報，或是想停下腳步休息享樂，他都完完全全沒有這種觀念或是心態，我們也很懷念啊！那我們兄弟姐妹也都還保有那個時代的血液：『辛苦做，懶惰花』，這個是當今所沒有的。」（彥輝，03.11）

三、不曾沒有工作：

彥輝在高中求學階段是離開家至外縣市，他心裡明白家中的經濟無法負擔

他生活上多餘的支出，多一張嘴就是多一個負擔。於是，他靠自己打工來賺取生活費，每天早上除了送報紙之外，晚上還到工廠上夜班擔任作業員的工作。遺傳自父親刻苦耐勞的精神，讓彥輝在高中畢業進入社會之後願意接受任何一份工作，一份能讓自己繼續面對往後生活的工作，

「高中畢業之後在還沒有當兵之前，當然一樣是自己找工作啊！過日子、存錢啊！當兵回來之後，一樣是找工作，我一路走來不曾經沒有工作做啦！只是那個工作好與壞我都要它，就是有工作做就好，我不會很計較工作一定要多少工資、待遇多好多好我才肯，我有工作就好、有工作就好，但是我隨時有好的我才把舊的辭掉，換成比之前好工作。」
(彥輝，03.01)

四、無止盡的理想抱負：

彥輝後來接下報社的工作，自己當起老闆，雖然每個月有固定的收入，又有能力雇用多位員工幫忙報社的業務，然而，他卻無法單單滿足於現況，這是一種無止盡的抱負，

「我一直對我的事業很不滿意、很不滿足。嗯...我做得不好啊！當然這個算是理想、算是抱負，這個理想、抱負是無止境的啊！就這樣啊！我希望我能夠做到，好比說現在報社在小巷子裡面，我不滿意，那我做得不好就是說，我沒有那個預算可以到外面我喜歡的地方，我沒有預算啊！這就是我做不好的地方。」(彥輝，03.01)

報社的工作穩定卻沒有繼續發展的空間，彥輝無法滿足於自己的報社只能擠身於現今這狹小的巷弄內，他相信將報社的位置移到交通較便捷或是大馬路邊，會對報社獲益不少，

「報社是很穩定啊！想說移到外面會更好啊！而且交通啦、空間啦，都會比較寬敞，不是比較好運作嗎？我現在這裡比較窄啊！因為除了我的員工進出之外，我有客人進出啊！總是比較擁擠啊！不然我現在這兒生意也很穩定啊！那到外頭來，只有好沒有壞，只會更好，不會壞啊！那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能力就不用談，那有能力的話，是不是就會考慮出來了，這是我的一個理想、一個願望啦！做得到做不到還是未知數啦！」(彥輝，03.01)

五、太太是一個很強勢的女人：

提到太太，彥輝滿是無奈，他希望太太的角色除了能照顧家庭三餐外，也能在事業上稍微協助他，甚至做一些決定時也能和他討論，但是他的太太卻無法達到他最基本的要求，

「我太太是一個很強勢的女人，那她的興趣也都是喜歡到外面跑，所以家裡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不感興趣、也都不管，也過得相當累啦！」（彥輝，03.01）

「她一直都是掌經濟大全的人，譬如：要買車子，這個不是大事嗎？我們本來就有車子了，她嫌那個車子不好，就要買什麼樣的車子，要譬如的事相當多啦！我不得不順從她啊！她也不需要照會你啊！她完完全全不會照會你，她想幹麻我就要做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彥輝，03.01）

彥輝的太太其實主動提起離婚很多次，她無法甘願留在家庭中當個為家庭付出的妻子與母親；然而相對於彥輝而言，雖然太太始終無法扮演好自己心目中賢妻良母的角色，他卻願意堅守這段嚴然是空殼子的婚姻關係，對他而言，婚姻中有無情感關係早已不是重點，重要的是他相信只要扮演好自己身為一家之主的角色，其餘的似乎不再那麼重要，

「我想說小孩子都這麼大了，那也有固定的工作在從事了，即使夫妻的感情再不好，我也不想...不想離婚，因為離婚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啊！那大家感情不好，那在思想觀念上即使有落差，也讓它去落差吧！我們就是要求我們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上、在家庭的角色扮演上，只要我問心無愧，我也不會在意說那種恩愛夫妻、或者家庭美滿的氣氛我才肯，我不在意這個、我不計較這個。」（彥輝，03.01）

就像自己父親與母親一般，他們雖然吵吵鬧鬧，但也這樣攜手過一生，對彥輝的父母親、甚至是彥輝而言，離婚是從來想都沒想過的事，更是一件見不得的事，

「他們（父母親）雖然吵吵鬧鬧，甚至打架什麼的，但是他們也一樣，沒想過要分開，一樣廝守一生，一樣守住這個家，守住小孩，我強調不是只有我的家庭，農業社會的時代大部分都是一樣。我印象中，不曾聽說或是看過哪一個家庭離婚。不像現代，時時刻刻都聽見、都看見

離婚。」(彥輝 05.14)

「因為我是一位農家子弟、道道地地農業社會，有一句成語就是太陽昇我們就起、太陽落我們就歸...我們就是過著那種日昇而起日落而歸的生活，就像我爸爸一樣啊！所以我們不喜歡...，所以對於離婚的事情我們除了覺得很不喜歡之外，好像也覺得可恥...」(彥輝，03.01)

彥輝說在這一場婚姻當中，他其實心底一直期待太太能夠逐漸以家庭為重、能夠自己逐漸想通，他其實一直在讓步，也一直渴望婚姻能有好轉的一天，然而太太只是變本加厲，甚至逐漸地不願意待在家中。他說是他太太離他婚的，是她自己毅然放棄這一段婚姻，而他只能順從她的要求，

「可能是因為我事業心比較重的關係吧，所以一路走來，她離我婚離我好幾次我都不理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期待，容忍什麼、期待什麼？容忍、期待我太太能夠變乖、變好、能夠以家庭為重、做什麼事情能夠...能夠像我打個招呼才做，那..到後來後來也肯定說她是不肯留下來的，我也答應她的離婚請求，我們的婚姻是她不要我，並不是我離她婚，是她離我婚的。在離我婚的過程當中並不是只要求一次，她其實要求好多次好多次，那我都不理她，因為我不肯離婚啊！」

(彥輝，03.01)

六、只能選擇結束人生：

彥輝的太太經常不經他同意而私自拿錢去投資生意，往往是落至失敗的下場，甚至必須靠彥輝來為她處理善後；然而，縱使彥輝有再多的資源也禁不起長期如此的負擔，無論是物質與精神方面，對他而言都是無法承受的壓力，而這樣長期的壓力讓他看不見自己的人生，於是，他選擇結束掉自己的生命，

「當初我尋短的意念很強烈，我的家庭出了那麼大的問題，我從早做到晚還是沒辦法彌平，我還看見我太太還是依然在外面跟朋友在唱歌，我耐她沒辦法，那種的心境非常非常的懊惱、非常非常的無助...。但這不是突然的，人家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像這種讓我...讓我沒有辦法承擔...處理的燙手山芋已經無數次了，所以說累積在我心裡面的不平、怨氣，總有一天也是會浮起吧！所以我想說就死了算吧！我也束手無策啊！我也拿她沒辦法啊！那我每天過著苦日子沒有關係，但是我苦日子不曉得什麼時候才有辦法改善，都不得而知？都遙遙無期啊！讓我完完全全沒有一個目標可以看、可以做一個依據啊！」(彥輝，03.11)

喝了幾瓶農藥下肚，後來所幸撿回一條命，彥輝說他後悔了，如果自己真的就此離開，所遺留給子女的想必是無法彌補的創傷，留下來的人又該如何去面對？

「我會後悔啊！當初怎麼傻、那麼衝動，我當初要是那條路真的成功了，那另外一個世界又是如何當然不得而知，但是留給妻兒那是更加的慘、更加的淒涼。」（彥輝，03.11）

七、我把它解讀為累世因果：

對於太太種種行為的無能為力與力不從心，彥輝在經歷過自殺事件後，自己漸漸學習看淡，也在宗教世界裡尋到一個解釋所有事情的看法，

「那我總認為我們這因緣是惡因緣、是前世因果，所以我一點點都不會埋怨，這是我累世也許虧欠她太多太多，那她這一輩子呢並不是要來做我的賢妻良母的，是要來報復的，因為我之前虧欠她太多...，累世啦！我會講這個話，也許是那麼多那麼多困擾的事情，一直都發生在我身上，我自己的一個感覺吧！因為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做解釋啊！所以就把它解釋成是累世的因果。」（彥輝，03.01）

彥輝感嘆的說，他現在也只能解釋是自己前輩子欠太太許多，所以今生今世輪到她來向他索還，他看開了，他願意欣然接受，所以他願意背負起過去二十年來妻子所有積欠的債務，這是他累世欠她的吧！

妻子最後終究是選擇離開，她不斷地逼迫彥輝簽離婚書，彥輝堅持了二十年，最後還是只能在妻子的主導下結束這場早已是空格子的婚姻，

「整整二十年有了，那在此時此刻...那麼自然、那麼自然她不要這個家、不要先生、不要兒子、不要一切，離開，那我認為說虧欠她的到此應該可以畫下句點了！所以今天，她分秒都...到二十年的今天的現在，她分秒都不肯留，可以證明我剛剛提過，我虧欠她的應該是到了、應該是結束、應該是畫下句點的時候...。」（彥輝，03.01）

彥輝願意相信所有的一切皆是累世因果所造成的，也唯有如此解釋才能讓他

願意接受眼前自己現有的遭遇，他相信唯有自己接受這一切，所有的陰霾才會過去，

「我現在過得多累多不好，這個也是累世的因果，跑不掉的，揮之不去的，也不需要怨天尤人，這就是一個因果，一個報應。是我自己好像覺悟、好像有所頓悟，覺得我今生所受的一切、所受的種種要是很順、很如意，那也是我累世有好的因果，我今生今世該得，要是我處的環境四面楚歌，相當不如意、相當落魄潦倒，我也不會鬱卒想不開，我一樣把它歸成我累世做的不好，累世有不好的因果，當然此時此刻就是一種報應，我一定要接受，逃不掉，只有去接受，這個陰霾才會過去。」

（彥輝，05.14）

八、現在我可以作主了：

二十年婚姻的結束，彥輝卻意外地發現自己頓時解脫，他不必再忍受妻子的爲所欲爲，以及接踵而來的種種他所無法預期與控制的事情，

「二十年左右的歲月裡頭我過得相當的累、相當的煩，反而她到後來後來迫不及待，分分秒秒也留她不住，那到那時候我才真正死心要跟她的婚姻問題到此結束。那結束以後我豁然開朗，就此解脫，解脫掉很多很多的煩惱跟壓力吧！我非常快樂，什麼事情我都可以做主啊！我活得很尊嚴啊！我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要聽她的，你不聽她的她也不肯聽你的，一、二十年來，搞得家庭也好、反正不管哪一方面，都搞得相當相當的爛，我知道這個後來還是要由我擔當啊！那我很怕啊！相當相當的怕啊！怕我沒有能力啊！」（彥輝，03.11）

彥輝二十年的婚姻過得很苦，也不快樂，他在任何事情既沒有主控權，也無能爲力去改變現有的狀況，直到妻子的毅然離開，他才重拾了自己屬於男性的尊嚴，

「我今生現在過得再累，也比我太太在時覺得輕鬆，不曉得輕鬆幾倍，我根本就沒有困擾的事情圍繞著我了。我太太在這個家庭的時候，我困擾相當大，無奈相當相當多，我沒辦法啊！所以我過得很鬱卒，過得很不快樂啊！過得很沒尊嚴啊！所以她離開之後，我發現我什麼問題都沒有了啊！我過得很尊嚴，我很快樂、很快活了啊！所以她一離開，反而什麼工作我都可以做主了，她在...，我很沒有尊嚴，我不能做主啊！什麼事情都要她做主！」（彥輝，03.01）

因為從事辦報的工作，彥輝時常有機會親身接觸到社會中的人生百態。節節上升的離婚率讓他感受到離婚對於現在的人而言，並不像過往一般令人無法接受，反而是司空見慣的事，

「現在選擇不結婚的男男女女相當多，我親身都看到了，那即使已經結了婚的男男女女，時時刻刻都在離婚，我也親眼看到，所以我二十年後的今天，我的婚姻告一段落，我除了不覺得可恥、不光榮、不覺的困擾之外，我煞那間...我覺得...越快樂、越快活，因為我沒有受到任何束縛了，我有尊嚴了，我並不是沒有思想、沒有主觀、沒有智慧的人耶！那我跟我太太相處的這二十年來，我沒有辦法施展我的報復啊！我想什麼、我要做什麼，都不可能啦！她想什麼、她要做什麼，我覺得不妥啊！不妥我又沒有辦法阻止她、左右她，妳想，這種日子我會過得快活嗎？（語氣激動）」（彥輝，03.01）

提起過往太太的事，彥輝仍難掩激動的情緒，但提起一個人與三個孩子的生活他頓時滿臉笑意，他說現在的生活他自己覺得很滿足也很快樂，

「她在的時候一些為人妻、為人母的事情，都是我在做的，不然就是小孩在做的，她不在，還不是一樣。反而，她在家，夫妻會吵鬧，這個才真正帶給兒女困擾，她不在家，我們很快樂啊！我們那邊好熱鬧，我們內內外外都有員工啊，我們很快樂、很快活啊，大家一起工作、一起賺錢啊！甚至我跟我們裡面的員工也一起吃飯啊！在外頭一起吃飯，在裡面有時候也叫進來一起吃飯，或是自己來動手來動手來一起吃，我們很快樂啊！反而越開心！」（彥輝，03.01）

彥輝對於妻子的離開不覺得困擾，無論是對家庭、對孩子、抑或對他自己而言，這一切似乎都未曾造成改變，而一個人的日子他早已習以為常...

九、碰到人就講，你不覺得很沒有智慧嗎？

人總是會有情緒的時候，彥輝也曾試著向較知心的朋友傾訴自己的鬱悶，卻發現除了朋友無能為力之外，自己也感到尷尬，於是他漸漸地選擇將事情放在心中，或是利用其他方式來排解，

「要真的很知己很知己的朋友，我會說。但是我還是比較會選擇不要講，因為講...，別人怎麼認為我不曉得，以我個人來講，講跟沒有講，對我來講好像沒有什麼助益。如果說跟朋友談到這個事情，一點點助益

都沒有，而且反而也覺得很沒有智慧，我會覺得很尷尬之外，除了對事情沒有什麼幫助，反而覺得很幼稚，不如我自己想辦法度過還來得好。」

（彥輝，03.11）

彥輝說訴情訴苦的對象是有選擇性的，不可能碰到人就講，因為這樣除了幼稚之外，也會顯得自己很沒有智慧。而大部分的時候，他寧願選擇將所有事情放在心裡。

於是，彥輝選擇利用不斷地工作來讓自己忘卻所有不愉快的事情，自己縱使再不愉快，日子還是一天一天地過，還不如在工作中渡過，

「像我要是情緒來的時候，有好多好多的工作等我去做啊！我用工作來忘記，真的會忘記啊！那工作也勢必要做啊！快樂喔、痛苦、不如意喔，都是要過，每一天還是要過日子。我還是會選擇我自己來擺脫，好比說我心情不好，我可以在暫時擺脫工作之餘，就是爬山去啊！那爬山去接近大自然，而且既然走出戶外，也就有朋友了啊！」

（彥輝，03.11）

人總是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遞移而跟著轉變，在經歷過生命階段不同事件的衝擊與突破，彥輝漸漸習得應付各種事情所需展現的堅強與耐力。然而以前的他不但優柔寡斷，也不善交際，他說這是磨練出來的，絕不可能是突然致使他改變，

「不可能是以前就是這種態度，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所經歷的事情不一樣，真的會改變一個人。其實，我原本是一個很...一個算是很優柔寡斷，算是害羞型的一個人，那越後來越後來，我覺得我一點點都不是以前的個性了，我常常都會跟朋友聊天，我都會跟他提醒一句話：『之前的我已經死了，現在的我已經不是之前的我了！』，那就是環境、那就是過程、那就是歲月的累積，真的會改變一個人，那特別是碰到的那個不如意的事情、困難越多，改變的...恩...，就是越容易改變，改變的更多、改變的更快。」（彥輝，03.11）

「自古不如意，十之八九」，是他用來告訴自己的一句話，不是老天爺獨獨對他不寬厚，而是人人都有可能會遭遇到不如意的事，而唯有能自己全身而退的人才能在社會中立足。

「我認為不如意的事情，本來就存在的啊！存在每一個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並不是老天爺單獨對我不好啊，讓我孤獨啊、讓我憂鬱啊、讓我不如意啊，不是只有我！每一個人都會碰到，那碰到能夠毫髮無損這

樣才是高竿啊！」（彥輝，03.11）

彥輝說他看不慣有些人一遇到挫折就很沮喪、甚至放棄繼續努力下去的動機，若是他，他會是那個越不如意越要努力拚下去的那個人。

十、哪有時間做親子溝通！？

工作的忙碌與經濟上的壓力，讓彥輝無暇兼顧到孩子心理上的需求，彥輝承認自己的確在這一方面疏忽了，然而對於孩子的物質層面，他堅持他從沒讓孩子有所欠缺，

「因為工作那麼多，恩……那要我打點的內內外外事情已經夠我忙的了…，我自己知道我對小孩子也有疏忽，也有虧欠，但是我知道我做不來，要我時間許可，要是我目前沒有那麼大的一個生活壓力、工作壓力、經濟壓力，我確實有足夠的能力給他父愛，我對自己很有自信，但是我做不來。物質生活是累了大人而已，小孩子根本沒有讓他們辛苦到，我沒有讓小孩子說在食衣住行育樂方面沒著落，或是讓他們有任何的困擾、有任何的無奈、有任何的不能跟別人相比，絕對絕對沒有。」

（彥輝，03.11）

提到孩子，彥輝一時語塞了，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對於孩子，他實在無多餘的心力去相處，眼前他所能擔憂的只有努力工作來維持家中經濟與妻子長期鑄下的債務問題，

「生活的壓力，已經長期忙一整天、忙一整晚，難道你還有剩餘的、多少機會有空出來的精神啊、時間啊、體力啊，去作親子的動作，去做關心的動作啊！幾乎沒了啦！其實不是不曉得怎麼做，但是礙於生活壓力，必須戰戰兢兢的工作，所以幾乎長期或是一整天，就連晚上也忙得七晚八晚的，哪有那麼多的精神或是體力在去作親子溝通，哪還有時間去問孩子心裡面在想什麼？有辦法這樣嗎？」（彥輝，03.11）

人生的種種經歷，讓彥輝更能以輕鬆自在的態度去面對所有的事情，他說很多事其實沒有什麼值得去煩憂的，只有更加努力去克服！

「這個人生已經把我訓練的很有免疫力的人了，什麼事情…我對什麼事情…可能是我一路下來很滄桑吧…，那我面對困擾、面對無奈、面對很多很多的疑難雜症，面對多了，所以我越來越…越覺得我自己好

像...很有免疫力了ㄋㄟ。因為我總覺得那個沒有什麼、那個沒有什麼...，因為那個我都有碰到過啊！我走過來了啊！在那個背後，就是要更加用心的去賺錢啊！」（彥輝，03.01）



第二節 看不見未來的男人 ~ 保爸

~爸爸親像山~

細漢爸爸親像山 看伊攏著舉頭看
大風大雨攏不驚 永遠高高站直那

大漢爸爸親像山 總是惦惦不出聲
想要親近不敢偎 不知伊的心內塊想啥

如今爸爸親像山 日頭西斜影孤單...
(吳念真)

過了快樂、痛苦、歡笑、奮鬥的人生，終歸於平淡，海海的人生...
(保爸手札，2005.01.10)

一、腳踏車店是一家人生活的來源：

臺灣於民國三十八年起開始實施土地改革，而其中三七五減租政策的實行，讓保爸的父母親原本在鄉下辛苦擁有的農地被政府給徵收。爲了維持家庭的經濟來源，全家只好從鄉下搬進鎮上。保爸的父親爲了習得一技之長，他選擇到腳踏車店當學徒。因爲有輕微的小兒麻痺，所以他工作的比一般人更加賣力，後來靠幾位親人的協助頂下了腳踏車店。當了老闆後的他越是益加地努力工作，保爸的母親則是負起張羅一家子大大小小的責任，夫妻倆這樣勉強撐著日子工作，一間小小的腳踏車店竟也支撐起一家十餘口的生計來源，

「起先我父親就是學修理腳踏車，當人家的工人，修理一段時間之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闆他說不做了，他要把他的店賣掉，我的父親很想把店買下來，但是沒有錢，回到鄉下也找不到誰能幫忙，結果找到他的舅舅，一口答應幫忙，所以這個恩情他們時常提起。因為有買了那一間修理腳踏車的店，也才有我們現在的子女成長來源。」

(保爸，05.14)

二、我可以唸到高中他爲什麼不會讓我唸？

小學後，我知道要認真用功。要考初中時，心裡頭有一個想法：『應該讀的，我都會了』，我一定考得上。之後考上初工、高工，父母更是心想事成！

（保爸手札，2005.1.10）

保爸的父親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在他父親所處的農業社會年代裡，只要能念到國小就算是不錯了，

「當時鄉下的教育就是，農業社會重男輕女，如果生男的就多一個人在工作，還可以娶一個老婆進來幫忙，所以當時對教育並不太注重，除非真的很會讀書，幾個兄弟出錢供應來讀書，所以當時的教育是有讀書就算不錯了，國小畢業就算不錯了，能讀國中那就相當好了，如果能讀到高中，那要找工作就相當容易了。國小畢業後 13、14 歲就幫忙耕種或去當學徒。」（保爸，05.30）

在保爸的六兄弟姊妹中，就屬他唸書念得比較好，而保爸的父親也是盡量的讓他接受教育，

「我們兄弟中我是比較會讀書的人。父母對我的教育也是盡量讓我唸，因為我有四個姊妹，而我大哥又不喜歡讀書，我比較用功一點，所以我父親在我國小五、六年級就讓我補習，我父親在當時的年代算是注重教育的。像我的父親他有六個孩子，如果感覺那個功課不錯就一定要往上爬，那時大家幾乎都國小畢業，能唸到國中就不錯了，但我可以唸到高中他爲什麼不會讓我唸？」（保爸，05.30）

三、因爲大哥的不爭氣，我知道我要潔身自愛：

50 年代是家庭革命之最，哥哥的感情糾紛，使得全家爲他的事而痛苦，甚至賠了許多錢。我為家中之一份子，眼看父母親的操勞、悲痛、經濟的蕭條、三餐不濟之苦等等，其實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記的事。事後想想，父母的堅持是錯了，兒子的無能不知道，他們太過於疼愛孩子，

不應該讓他太過於自由。

（保爸手札，2005.1.10）

保爸十歲的時候，和他相差八歲的大哥，因為婚姻問題而時常讓父母親擔心，

「因為我大哥是長男，他身高一百七十幾公分，長得英俊瀟灑，他小時候就不想讀書，我父親就叫他待在我身邊學習做助手，當繼承人，結果他差不多十七、八歲的時候就談戀愛，那時候的家庭觀念就是同性的不能娶，因為隔幾代會產生畸形兒，因為對方女孩子是同性，還小兒麻痺很嚴重，而且她又沒有父親、又沒有家庭教育，所以極力反對他們結婚。」（保爸，05.23）

只有十歲的保爸，眼看家裡因為大哥的事，不但賣掉了房子，也將家中唯一的田地出售，他深知自己必須潔身自愛，不能讓父母親為自己擔憂，

「那時候我已經很懂事了，因為家庭天天因為這些事情在家庭風波，一、二次不會記得，但是是天天啊！為了這些事情搞得父母親很頭痛。所以每個人常常聽到家庭的事，你會自己檢討反省，就自己比較自愛，都會想說父母親相當的辛苦，為了大哥的事把房子也賣掉、把田地也賣掉。」（保爸，05.23）

保爸說經過三、五年之後，家庭情況比較好轉之後，或許父親是因為對大哥感到失望，因而轉而將期待放在自己身上，對他的教育也變得比較注重。

四、35 歲得到博士和 38 歲得到博士有什麼差別？

我關心我的兒女，他們知道。我的用心、我的關懷、我的期待...等等，相信他們壓力也很大！

（保爸手札，2005.01.19）

小時後，保爸的父親對他的教育十分注重，保爸能唸就盡量讓他唸，保爸對自己兒女要求也是如此。他說只有讀書才會有前途，且會影響到一個人的未來。他堅持，把每個孩子都栽培到大學。保爸覺得時代在改變，教育程度也在改變，

「我父親以前的水準就是娶一個女的就可以建立一個家庭，沒有受教育的家庭就是做農、做商人，開一間店，到我這個年代，因為我是讀高中，我太太也是高中，生活品質提高了。所以兒女的教育，我認為說，

只要能讀到大學，他的生活品質一定比我更棒。人往高處爬嘛，你高中畢業就是只能嫁到高中水準的丈夫，如果大學畢業，很有成就，嫁得比你高的人，不但提高生活品質，以後的下一代也會越來越高。」

（保爸，05.30）

由於深受父親的影響，讓保爸體會到教育的重要性，保爸覺得只要小孩子可以繼續唸就要盡量讓他們唸書，他說成爲一位大學生對他們的前途絕對是加分的，

「所以我對兒女的教育，往前看是因為父母對我的教育也是盡量讓我唸，我父親在當時的年代算是注重教育的。到我這一代，因為經濟發展，大家的生活水準已經往上提升，大家不但注重生活品質，也是很注重兒女的教育，我認為高中已經很普遍了，尤其 6、70 年代五專很多，幾乎每個人都上到五專的程度，我認為自己的孩子並不算太笨，我認為不是五專的材料，所以我盡量給他們壓力讀大學，我當一個父親的感覺就是，時代是在進步，我看到我父親以前的水準到我的水準，所以我的希望就是我孩子的教育一定要盡量栽培，栽培到他沒有辦法為止。」

（保爸，05.30）

對於他的三個女孩，保爸說他沒辦法對於她們的未來幫上什麼忙，

「她們的未來是要靠自己創造的，我的能力也有限，以前父母親可以幫忙介紹工作、找一個理想的對象，但是現在找工作沒辦法靠人際關係，現在都是要去考試，講求實力的。」（保爸，05.30）

他只希望三個女兒能夠按部就班的唸書，就算是她們考不上好的學校，他願意讓她們補習再考，但他從來未曾想過將來她們會回饋自己什麼，

「人生犧牲一年是沒什麼關係的，以前有一個人說：『35 歲得到博士和 38 歲得到博士有什麼差別？』，這句話我覺得影響我很深，所以，以前她們考不上我都要求她們再去補一年，再去衝，因為她們也沒辦法幫忙我什麼。」（保爸，05.30）

五、一場大火，改變我的人生觀：

二十年前的一場大火，改變我的人生觀。為什麼一場不明的火，

會發生在我家？使我歷經別人所不能忍受？官司、金錢及心靈的打擊...。我自認這對我家並不公平。（保爸手札，2005.01.11）

保爸 37 歲時，當時向他人租的房子發生了一場大火，奪走了保爸父親的生命，

「我要進去的時候，那裡已經是一片了，但是當時只有樓下沒著火，我要衝上去的時候樓上都已經是火了。我太太說我父親在上面，但我跑不上去啊！我跑下來要披棉被上去，人家把我拉住說：『你不能上去，你上去一定會被燒死。』。沒辦法，我就是在外面叫救護車，叫別人幫忙什麼什麼啊！但是因為路很近火一下燒起來，根本沒有人會管你，他們只顧收拾自己的東西，誰會管呢...？我拼命的叫喊我父親，但是都沒有回應，都已經燒了十幾分鐘了...」（保爸，05.23）

將近 50 公尺範圍內的木造房子都燒掉了，鑑定報告出來，結果是保爸家後面那戶人家的熱水爐爆炸，但是因為對方比較有勢力，對方反告保爸家是火首，十幾戶被波及，沒有一戶站在保爸這邊，只有保爸一個人在法院來來回回奔波，

「我沒辦法，我一個人孤軍奮鬥，到法院奔波就只有我和我太太，當時我太太負責顧店，而我就來來回回奔波於法院，所以很辛苦啦！我真的很辛苦...，連一人給我幫忙都沒有，當時如果我告輸的話就會破產，所有的家產會被封掉拍賣，到最後就是不了了之，也沒辦法再繼續上訴了。」（保爸，05.23）

保爸 24 歲繼承家業，在發生火災之前，保爸只要家裡生意好一點，就會買一包香菸，和左鄰右舍聊聊天，有時候到附近麵攤吃一碗麵，保爸一直對鄰居和藹可親，遇到有事情需要幫忙更是義不容辭，附近的人更因為他不計較的個性都叫他「阿西」（台）。火災發生後，每一戶都幫告保爸家的人做違證，連最好的朋友、同學都這樣，就連自己的大哥亦是漠不關心。保爸說火災之後他再也不願意經過那一條路，

「火災那條路我再也沒去走過，頂多只到附近的水果店而已。人家說失志破膽，我大概就是這樣子。其實也是自己的心結還打不開，我天天都睡不著覺，也是有原因，想的事情這麼多...，我當人家的兒子啊！我的父親死掉了...，死得不明不白。當一個兒子，這件事情一定要有一

點警惕作用，不能像我大哥什麼事都不管、漠不關心啊！」

（保爸，05.23）

這一場大火，徹底改變了保爸對人生的看法，並非對他人失去信心，他說人家並沒有欠他什麼，要怎麼去要求別人爲自己做些什麼？只是對人生有另一種體悟罷了，

「這個火災是我人生裡面，經過現在 20 年，到現在我仍在陰影下，這二十年改變我的人生。這個火災完全失去我的一切...，如果人家說得自閉症，還是憂鬱症，那這個火災是我的主要原因。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姊妹，但是沒有人體會到，只有我，完全是我自己在解決這件事情，我們一點人脈都沒有，經過這些事情，又一直告，只有我一個人耶...承擔那麼多的重任，我真的...沒有一個人幫我，這 20 年來我完全沉淪在這裡，很少說主動出去，完全失去...。」（保爸，05.23）

保爸在這一場火災裡，他失去了父親、事業，也失去了他一手打造出來的家及歸屬感。

保爸就這樣連續在法院間奔波了 4、5 年，他明白現實社會就是這樣子，不想再去強求什麼，但縱使精疲力盡他還是不能倒，自己是家庭的支柱，是一家之主啊，

「我經過這火災的事情成長很多，刺激相當多。到最後就想說吃壞一點沒關係，我也不想再跟外面接觸，我只想好好守住這個家，只要好好顧著這家店，小孩子照顧好安全長大就好。所以當時我就比較關注小孩子的教育。」（保爸，05.23）

後來，保爸淡淡笑著說：

「自從火災以後向我買東西的人，我心存感激啊！因為這個鎮上沒有人挺我們，但是有些鄉下人挺我們，我感覺鎮上的人都嫌棄我，你還願意向我買。我只能說有恩必報，有個女人在我父親喪事的時候還來向我買冰箱，後來她再來向我買東西，就算是賠錢我都願意賣，我心存感激啊！台語說『吃人一斤，還人 16 兩』，我不能白吃啊！以後我就是報答人家。我就是『吃人一斤，還人 100 斤』」（保爸，05.23）

六、我倒下誰來支撐這個家呢？

我的一生，只有一個希望，就是一個快樂的家庭，但是並沒有達成。...為什麼肝病有很多種，我得到的是卻無藥可醫的病？是一盞漸枯的油燈，怕一陣風來即吹襲它？剩下的是無望的世界、無彩色的人生..？

（保爸手札，2005.01.11）

保爸一直有胃痛的毛病，有時候胃痛到受不了就請密醫到家裡來打針；50歲那一年，他蓋了他的第二棟房子，爲了節省開支，他凡事親力親爲。那陣子，保爸一直覺得特別疲勞，常常需要趴著休息後才能繼續工作，檢查後才知道自己感染到 C 型肝炎，

「那棟房子是我一手策劃的，正常蓋房子是一坪多少錢然後請包工，我認為自己去把工程分為幾部分去做，一定會比較便宜，一定能節省建造的費用，所以也會比全部讓人家包的錢能節省至 1/3，但是也很辛苦，後來快完成的時候，我完全不曉得我得到肝病，肝沒有神經，發生以後也不會痛，但就是會感到很疲勞，常常要躺著休息一下，去檢查才知道是 C 型肝炎，因為以前太操勞導致胃不好常發炎，常常會讓密醫打針，我的感覺應該是打針感染的」（保爸，05.30）

保爸試過一些藥物治療但終究沒有成效，醫生告訴保爸說可以維持十幾年，保爸說他並不是怕死，只是他是這個家的一家之主，如果自己真的倒下去了，誰來維持這個家呢？

「現在的 C 型肝炎是沒有辦法醫治的，我也打過干擾素，後來還試過別的方法也是沒有效，現在我完全失望，我的肝只能維持在發炎的狀態，到後來一定會肝硬化，現在我只能盡量減少對肝的負擔，現在我對我的身體完全無可奈何，這是我的病，到現在我沒辦法...去控制，醫學也沒有辦法，我不做又不行，其實像我現在的年紀將近 60 歲，八年前發現的應該就是休息，但是我天天還要工作，我不做也不行，要做又覺得力不從心，沒有辦法拿粗重的工作，一吃力肝就負荷不了，沒力、疲勞、晚上睡不著，但是我沒有辦法。為什麼我會覺得怕，醫生說可以維持十幾年，我不是怕死，因為如果我不能工作倒下去，欠人家的錢以我太太一個人怎麼還清？生意越來越差啊！」（保爸，05.30）

保爸說，其實現在自己這家店不能只是傻傻的等客人來，一定要追求進步，走出去跟客人主動親近才會有生意，

「神明也告訴我，生意不好就是要出去，事實上我也應該出去，我能和客人講得很投機，可以多賣一些東西，但是我的體力沒有辦法，貨物都那麼重，我一個人哪有辦法去抬，工作那麼多都做不完，難道我可以坐下來休息嗎？」（保爸，05.30）

他清楚知道自己的病沒辦法痊癒，但他無法就這樣放下所有的工作安心靜養，四個子女又還沒有穩定的工作，甚至有的還在求學，不論是小孩子的前途、自己的事業、太太，和家中的老母親都是心裡始終的掛念，如果真的倒下，誰來支撐這個家呢？

「我為了自己的身體不能痊癒，又不能放得下，我也很擔心...。我的母親也不能倒，一倒下去生以好幾個月都不能做，小孩子的教育也是一項負擔，我是一家之主，難道就可以這樣都不管躺下來靜養嗎？我是一個已經將近六十歲的人了，我又能做多久...？我也知道我可能會沒剩多久時間，但是如果我倒下這些小孩怎麼辦？沒有藥可以醫，如果我想活長一點就是不要工作安心靜養，但我有我的責任，你叫我放得下嗎？我能怎麼辦...我自己也不知道...」（保爸，05.30）

七、對於小兒子的無能為力：

有時三柱香向上蒼訴苦，為什麼上代父母都是平凡、孝順、友愛兄弟、愛家庭、與世無爭積善的人，這一代本著安分守己、關心家庭、不做虧心事以及以仁義之心待人，而這一代，我的小兒子卻不能安安分份？他是我一生的希望，但他的未來，我沒辦法，也沒能力教導他，我只希望家人能共同督多多督促他，他若是能成功，也是大家的光榮。

（保爸手札，2005.01.11）

保爸最擔心的是自己的小兒子。保爸肝病爆發之後，對小兒子的管教相對的疏忽很多，小兒子的不上進經常讓他感到十分擔憂，他和老婆更常常爲了小兒子的事去拜託老師幫忙。小兒子漸漸長大後，學校也是一間一間的換，保爸一直覺

得如果自己沒生病就會有更多時間陪他，或許小兒子現在也不會這麼讓自己操煩，

「有一次我去問神明，神明說我兒子笨，當時我小兒子才國中，但是，畢竟是自己的孩子，做父母的怎麼會承認自己的孩子笨呢？難道我小兒子就真的那麼笨嗎？但這些年來我觀察，我覺得我兒子或許真的並不聰明。因為我的身體不好，我自己的事情又這麼多，我的病我並不十分在乎，我最簡單的要求也只是希望小兒子現在能安然畢業，不要變壞走錯路而已。」（保爸，05.30）

保爸一直覺得自己電器行的工作是個吃力又不討好的工作，客人常常買了又說要退，有時爲了賺幾個錢還得跟客人低聲陪笑臉，貨物是一件比一件重，本來希望兒子將來能比自己更有能力，自己出去外面打一片天也總比窩在這間前景堪憂的店好，但是現在保爸只單純的希望小兒子能把心安定下來，千萬不要踏錯一步，將來好好接掌電器行，也能有個穩定的收入來源，保爸自己對家庭、祖先也才能有個交代，

「我的小兒子在我心目中佔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我們家庭要延續一定要靠他，很傳統就是傳宗接代啊！我的事業，如果他好，他會維持下去，如果不好，一夕之間完蛋，賭博、喝酒，一夕之間就完了。如果他安分守己，我的女兒們以後回娘家，才會有一點地位，才能回娘家。我奮鬥這麼多年，我不忍心讓我的事業有可能在一夕之間敗在我兒子身上，而且以後祖先誰要去祭拜？就算我在天之靈也看不下去啊！」

（保爸，05.30）

保爸說自己的身體不好，事情那麼多，他希望其他女兒能幫他負一點責任，家人出一點力量來幫忙他，他始終認爲唯有這個小兒子變好，他的事業、這個家也才能繼續下去。

八、我怕他們受到相同的傷害：

我知道，我遭遇到的事，日後我子女也會遇到，我苦口婆心的勸戒子女，因為我怕他們受到相同的傷害。我有很多的歷練，也有很多的經驗，我會不勝其煩的向他們說，因為我愛我的子女、我愛我辛苦經營得

來不易的家。我終生要保護我的家人、我的家。我珍惜我的家，期盼我的子女深切了解我，我會一直走下去、而且不怕辛苦。

（保爸手札，2005.1.19）

保爸說自己的孩子單純，社會歷練又不多，所以縱使現在孩子都已經長大，保爸還是像孩子小時後一樣，一有空就是會拉著孩子說一些自己的人生經歷以及在報紙、廣播上看到、聽到的消息，他希望孩子能知道社會上更多的事情以及人生中的挫折，他說：

「其實我的生意版圖可以拓的更大，但是因為我的父親沒有在我身邊指導我，所以我做錯了很多地方，沒有經過深思謀慮，也失敗了好多次。」（保爸，05.30）

九、這是一個男人應該要做的事：

我本著，一、孝順父母：父母的孝敬，是本能所在，養育之恩、教導之勵。晚年照料及祖先慎宗追遠之道，我為子孫，我做到；二、友愛兄弟姊妹；三、關心兒女；四、用心經營事業。

（保爸手札，2005.01.19）

對於自己的病，保爸其實埋怨過上天，但是他沒辦法放著家中的事什麼都不管，他仍有一家之主的責任，與承擔一家子的責任要扛，

「我一直是個很負責任的人，對我的父母親我一定要照顧，他們以前養我，我要負責任啊，有沒有分財產給我是另外一回事，社會上傳宗接代就是這樣啊！我娶了我太太我也須對我太太負責任，她嫁給我就是要一輩子寄託給我；我也須對我的事業負責任，為了全家，就是一個人要負責任啊！生意就一定要照顧好，現在我雖然身體不好，但是我就是要負責倉庫的東西，要照顧好啊！欠人多少錢也要負責任，倉庫的東西要進貨或出貨也是我要負責任，我老婆則是負責販賣；對於兒女我也需要負責任，四個孩子有四個孩子不同的狀況，我只能盡量的關心。」

（保爸，05.23）

保爸說他不能整天垂頭喪氣，喊說不想做生意，他沒辦法因為自己的病讓全

家都生活在陰影之下，這是他的責任，負起家庭重擔的責任，他說這是一個男人，一個一家之主應該要做的事。

十、媽祖娘娘也幫不上我：

保爸是個傳統的男性，他一生始終忙忙碌碌，到現在保爸仍只想要讓孩子們擁有一個穩定的家庭與看得見的未來，

「我放不下這些包袱，我現在也可以生意都不要做，賣掉房子然後和老婆去享受，不要理世事，但是如果沒有一間店面，以後人家來說媒要嫁娶，不就沒門面，台灣人重門面，家庭也要一個門面，現在這些孩子這麼重要，一天到晚我有四個心在煩惱，尤其是我的小兒子；再來，現在經濟不好，我並不在乎錢，說明白一點，如果中共突然打過來，我還不是一無所有。現在我最迫切需要的只是希望生命能活長一點，兒女將來能有成就，我母親身體健康，小兒子乖一點，生意順利一點而已。」
(保爸，05.30)

保爸感嘆的說，其實自己常覺得力不從心，有時不免對人生感到很消沉，保爸每次心裡拿不定主意時，就會到附近的媽祖廟問媽祖娘娘，只是那終究只是一種心靈上的寄託，保爸從不會求媽祖娘娘保佑自己的病，他知道媽祖娘娘也幫不上他，自己的身體是沒希望了，但他終究放不下的是這些孩子，

「我在燒香時，我從沒在求我的身體，我的身體就已經是沒希望了，神也沒辦法控制。其實如果我倒下去，在天之靈我也只能在旁邊看看這些孩子，也不能講什麼話...，只能看孩子們自己的造化，我沒辦法再為他們出什麼力，想起來...很傷感啦...，有緣來相處，我對這些孩子也是希望他們能更好而已。」(保爸，05.30)

十一、藏在心底的夢想：

我的心願、我的夢想、我的願景很多很多...。我的期待，我有健康的身體，幾年後退休，小兒子娶了美麗賢淑的老婆，頂了我的事業、或開了批發商或開了小工廠。我當了老頭家，人人尊敬，兩個老夫妻推了娃娃去公園，孫女成群，天天對他們喊著：『不要亂跑』...

我的心願，我的女兒們嫁個好男人，身體健康、幽默、風趣、腳踏實地、努力實幹、事業有成、愛家、愛子的男人、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福慧雙修的男子漢。

（保爸手札，2005.01.10）

保爸心裡一直淡淡的有一個夢，一個刻劃在心底的人生，

「我的夢想，在我國小國中的時候看過一部西部電影，內容是他的太太戴一頂帽子，穿著圍裙，他們在草原的中間蓋一房子，有時候他太太會端一些東西去給馬吃，馬旁邊都是用木頭圍起來以防馬跑出去，原野的生活。因為小時候住的房子並不好，看到美國的電影這樣，後來漸漸成長，看到電影中的樓房裝潢的很漂亮，就會幻想自己也能住在裡面，現在的想法則是希望能迴歸自然。幾十年前我就在說，如果我有錢就去買一個漁塭，在魚塭中間蓋一間小屋在裡面，旁邊養一些鷄鴨，鷄鴨大便掉下去給魚吃，然後我翹著二郎腿坐在屋簷下，開著冷氣，兩份報紙，平時生意做一做，星期天就去那邊度假，這就是人生。」

（保爸，05.30）

保爸笑著說，這就是人生，不是嗎？

第三節 孤單的男人 ~ 文叔

一、格格不入的童年：

民國 38 年時，父母從廣東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灣；39 年時，文叔在高雄出生。當時文叔的父母親人生地不熟，語言又不通，也沒什麼專長。後來文叔的父親便隨著部隊而生活，將打過的子彈中的鉛挖出來賣，並賣自己做的豆腐給部隊。文叔 3、4 歲的生活就這樣隨著部隊而過，後來部隊解散之後，全家人便在高雄旗山的客家村附近定居。但由於他們的多重身分，使得他們一直無法融入當地，

「那時候我們沒有入境隨俗，我們這家族很怪，我們是外省人，又是客家人，又信仰天主教，地緣不一樣，信仰又不一樣，你要怎麼去跟人家融合？這很重要，給我深深的體會。因為我們客家人卻又不是生在客家村，是跟著部隊跑，部隊跟民間就有一種隔閡，就不是很融洽，都當我們是外省籍的。那旗山的村莊都是本地人，都講台灣話，客家村要到隔壁，人家拜拜我們信天主教，又是外來教，人家初一十五拜拜，演布袋戲什麼的，我們都沒有在參與，因為我們不拜呀！廟會活動也是一種社交活動，我們沒在參加。他都把我們當成外來客一樣，就像是外來政權，不把我們列為當地民族，互動很差。」（文叔，03.06）

無法跟當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也因為家裡的貧困，在當時難免遭到一些人的排斥，文叔說，

「我爸爸那時候那時也是沒錢就志氣短，也不喜歡拜託人家，就是有點自卑的現象。」（文叔，03.06）

二、父親那時代的悲劇性格：

文叔從小就生活在一個不斷隨部隊而遷徙的生活，文叔的爸爸也沒有什麼本錢或是計畫去做什麼生意，只能賣豆腐、豆漿，日子往往是入不敷出。文叔的媽媽在 30 幾歲的時候因子宮出血而導致雙腳不太能行走，甚至無法工作，而事發當時，還是文叔當時只有小學六年級的哥哥自己找人處理的，

「我爸爸在這種環境也是牢騷一大堆的，他沒有能力去維持一個家庭，連自己老婆都沒辦法顧好，也沒有本錢去幹什麼的，沒有資金呀！沒辦法從事他想要做的生意，他就是沒有本錢，也沒有擔當，也不像現

代人資訊發達什麼的，其實那時候的人如果積極肯去做，也不會過的那麼不好，做個工呀什麼的。我爸爸就是老怪他的命不好，怪東怪西的，從大陸來到這邊都歹命。」（文叔，03.06）

文叔覺得爸爸之所以如此，是環境和個人因素造成的，他沒有錢、也沒辦法自己去突破困境去做改善。他深知爸爸對這個家的無能為力，他雖然嘴巴上強硬，卻毫無能力去圖變，或許那是爸爸那個時代的無奈、那個時代的悲劇。在文叔印象中，父親就只是一位單純的父親而已，他的爸爸未曾在他面前炫耀過任何得意的事，也沒有在他身旁指導過自己什麼，只知道爸爸連這個家庭都自顧不暇了，哪有多餘的心力呢？

三、從小便當就比別人差：

文叔念國中的學費是隔壁徐伯伯借給他唸書的，他說文叔很會讀書，不讀書太可惜了，家中也只有他一個人讀到最高。國中的時候，一些旗山鎮上生活條件比較好的人，他們身上穿的衣服、皮鞋跟文叔比較起來就有明顯的差別，

「同學間就有比較，像我就會比較。那時候他們的衣服是太子龍的，很輕的，而我們是卡其褲，粗粗糙糙的。我們穿布鞋，他們穿皮鞋。我們都是自己去買，拿去鑄學號。有的布軟軟的，還要燙，我們就是皺皺的沒有燙，書包也是很差的。別人上學騎腳踏車，我們就從口隘走路的，坐公車。我爸爸也沒錢買車子，後來不知道從哪裡買了一個很大很破的鐵馬（腳踏車）。」（文叔，03.06）

從小，文叔就深深地體會到有錢的人跟沒錢的人之間的差別。上國中的時候，他都是早上自己拿著錢就到旗山菜市場廟口旁邊，夾固定幾樣飯菜帶到學校去。中午的時候，一些有錢人家的爸爸媽媽卻都是親自送飯到校門口，

「人家都熱呼呼的送去，便當的袋子都很漂亮喔！我們是用布包著啊！他們都用鐵便當盒，打開就熱呼呼的，看了都很羨慕，我們的就是冷冷的，差很多呀！就感到有錢跟沒錢的差異性。」（文叔，03.06）

同學間雖然不會感覺怎麼樣，但文叔那時候覺得有錢人家和沒錢人家就是不一樣。有錢人家的同學都在補習，或是請家教，然而文叔上課回來聽不懂也不知

道問誰，沒有地方問，經常聽一聽不懂就算了。國一的時候還聽的懂，國二時候成績便一直下滑，也因此喪失了興趣，當時老師也不會特別鼓勵或是照顧，因此帶給他很深刻的體會，

「結果，國中心態，那時候...，最重要轉折點，我童年時代的環境就是在這種環境，在國中的時候產生的，會自卑，那時候就是自卑的心態...，那時就是對我一生影響當中最深刻的，那時候我講話還會口吃，自卑...一講就緊張了。在幼年時代很痛苦、很不理想的狀況，產生我後來的心態。」(文叔，03.06)

求學時的自卑心裡，卻也是引發文叔以後奮發圖強的主要動機。

四、他們知道讀書的好處：

自小窮困的環境，讓文叔只有接受到國中的教育程度。但他卻從小就看見一些旗山當地人是如何在讓兒女在接受最好的教育，

「我們旗山有一些當地人，就很重視兒女教育，再怎麼窮苦，都會叫小孩要讀書。尤其美濃的，他們都是種田的，生活很不好的，他們知道唯有讀書可以改變自己的環境，那時讀到大學很少，只要大學畢業出來，找工作很好找，他們父母都很注重小孩子的教育。所以本地人很注重教育，他們知道書的好處，外來的除非他是當官的，像我們這些就放牛吃草，也沒有想到以後要幹什麼的。」(文叔，03.06)

文叔的父母沒有多餘的錢，他們只能求眼前的三餐溫飽，以及照顧孩子平平安安長大，其他的甚至不敢多求，他們如何去顧慮到孩子多餘的支出呢？

「我爸爸那時代，他也不會去做壞，我們生長在這樣家庭，也不會去變壞而已，他也不會教其他東西，他本身也沒有什麼榜樣可言，就是做一個善良老百姓，下一代就跟著他。我知道的，他也不會像我講話講一大堆的，他都沒有講也不懂教，也沒有什麼理論可言，沒有辦法去比較什麼東西，就讓你不會學壞就好，大家都沒有讀書，就努力工作就好，也沒人鼓勵。」(文叔，03.06)

五、學歷是個問題：

文叔國中時期，便對美術有濃厚的興趣，畢業之後就開始往廣告招牌方面求

職。然而，接觸的人面廣了，文叔才開始慢慢發覺自己無論是經驗或是學歷都無法跟別人相較，

「第一次接外務，路都不熟，就亂闖，一直往加工區跑就對了，有時跑錯了也搞不清楚。進辦公室，看見很多辦公人員，最起碼能進去辦公都是高職以上的，看起來人家都很有知識水平，正式員工，才能夠去那邊上班。辦公室像日本公司都是一大片的，那會嚇死人呀！那時候我們自己程度什麼的都自嘆不如人家，會怕，找誰都不知道，就硬著頭皮問櫃檯，支支吾吾的，怕死了，是這種狀況做生意，不可能接到生意的啊！接不到生意就不敢回去，就在公園納涼發呆。自己也覺得像這樣要混到什麼時候？好可憐的感覺，舉目無親、孤立無援...」（文叔，03.06）

他始終覺得自己在家庭背景、學歷和專業程度上都沒有一個立足點。深知自己學歷和程度都不行，於是文叔便自己和幾個朋友合夥開一間室內設計的公司，自己當起老闆，也漸漸自我培養美學方面的基礎，

「我為什麼想做老闆，因為我沒有學歷，想上別人家的班很難去上，所以有一句話說：『學問多的人都替人家拿手提袋。』，表示你有能力才能繼續幹夥計，沒有能力就兩三下被 cancel 掉了。我那時候能力很差，也不能勝任高一點位置，作雜工也沒有錢。」（文叔，03.06）

文叔後來還做過房屋銷售，但由於收入並不穩定，便轉做印刷平面設計。然而，在社會工作這麼多年來，文叔心裡頭其實一直存在著危機感，感覺似乎只有自己一個人，個體很脆弱，究竟自己何時才能成功呢？

「其實心裡也會不平衡，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飛黃騰達，也是很不舒服，但沒辦法，為了穩定。」（文叔，03.20）

對於自己只有國中程度的學歷，文叔其實隱藏著深深的自卑感，他始終覺得學歷一直是他事業上的絆腳石，

「像我覺得為什麼我的名號沒辦法打到正統檯面，最大原因就是學歷，像提到學歷問題，我就萎縮了。我感覺學歷是我的絆腳石，以前年輕的時候，人家都問我，哪一個畢業？我都說專科，普通專科，不敢說專門的什麼，那時有這種現象，為了提昇感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讀什麼學校。很多人都以為我讀很多，好像有專門學問的，這形象感覺出來的，但是真正學術研討檯面就拿不出來。」（文叔，03.20）

他一直注重自己給他人的形象，所以他總是將自己打扮得光鮮，他說一個人做什麼就要像什麼，將自己的外表整理好，人家也比較會尊重你，然而在文叔光亮的外表下，相對的卻是他極力想掩飾的內心空虛，

「我會把自己整理好，因為我從小心虛還是怎麼樣，要把自己裝扮一下，自尊心才有，不要內心空虛，又苦哈哈的，裝扮又沒有，沒有精神。至少可以穿扮有精神，把它偽裝起來，人家不知道你是草包，如果內容有，更能發揮」(文叔，03.20)

他說自己的膽識可能不夠，學歷若是可以支撐，他講話可能又更敢，也更大方。

六、我沒辦法失敗...，難道要像我爸爸那時代什麼辦法都沒有？

文叔覺得機會是要靠自己創造的，無論是資金或是人力都是缺乏，他只有一個膽，靠著膽識，他為自己爭取到許多機會，從畫美術廣告工人到現在他擁有自己的一間獨立公司。他一直嚴厲地要求自己，也不斷給予自己許多鞭策，

「像我們家族就是一直都沒有重要人物出現，從以前就是弱勢，像我最起碼保持在社會上都還有一個基本標準達到，成為中間份子還算差強人意，交代的過去，付出很多。我認為感覺上能持續這樣，給我是一種鞭策。」(文叔，03.20)

他無法認輸，也無法讓自己失敗，他既擔憂也害怕再過以前的窮困日子，

「因為我不能失敗，我不能說我搞垮了，或是怎麼樣，我很怕窮，以前窮的很不好，所以我不能再窮，所以我一定要去賺，把事業再突破，如果我失敗，沒有資源，不是說我可以賣土地或家產什麼的，我沒有這種後續，我一定不能失敗，我一定要靠自己，沒有辦法再想辦法。」

(文叔，03.20)

文叔有著充足的耐力，他不擔憂自己有沒有本錢問題，資金是要靠人來想辦法，而不是等人來幫助你的，

「像我哥哥就沒有培養這種耐力，他做生意就一直說沒有本錢，但我做生意哪有說有本錢，像我開店都是資源應用，哪有說什麼本？這資

金其實不是問題，一個人的才華夠不夠很重要，資金可以募集和想辦法的，不是等著你來去做什麼東西。我哥哥他們觀念就是沒有本錢怎麼作，沒有學歷怎麼作？難道就要像我爸爸的時代什麼都沒辦法？我不是，所以我有一個耐性和硬拼的精神，我到哪個地方都是最打拼的。這是我一直要自我成長，自我要求，不要回去小時候三餐不濟，我們已經很怕了。」（文叔，03.20）

七、恨鐵不成鋼的家族：

文叔一直希望整個家族能有所提升，希望家族中每一個人都能有所發展，生活能夠改善，並脫離以前貧困的生活。然而，兄弟姊妹的不爭氣卻不免讓自己有種無能為力的感覺，

「我很喜歡管事，管我們那些兄弟姊妹，不要讓小孩怎樣怎樣，結果他們就是不爭氣...」（文叔，03.20）

他一直期盼自己這一代無法改變的事，下一代能有所改變。

文叔在家族中一直擔任著管理者的角色，爲了整個家族，他願意去承擔更多的事情。然而，長久下來卻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在爲家族的事而努力，他也不免感到洩氣，

「因為覺得自己比較懂，他們都不懂，所以我就是要管。他們都比我不行，自然而然要承擔解決。因為他們不懂一些東西，就自然我要承受，就這樣啊！你承受程度越多，你就會比別人能幹，也不是雞婆，因為大家不懂，你懂，你自然而然就要去承受壓力，長期就這樣，不懂就永遠不懂啦！後來我也不喜歡管了，因為觀念拉拔不起來，教育水平不夠，落差很大，就不想講了，到前幾年真的看破了。以前我都不怕得罪，就想講，我要為整個家族好。」（文叔，03.20）

他一直努力地讓自己有一番作為，努力讓自己的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甚至不斷自我要求著自己，

「這家族不就我比較有樣子，有往上提昇的感覺，我不談的話哪有人知道我的家庭背景，只有比較熟的朋友知道，生意朋友哪有人知道我們的家庭背景，還說我們是教授級的，因為我們平常自我要求很嚴格，」

（文叔，03.20）

文叔是獅子會的成員，但是每每其他成員提到各自家族的事他總是感到一時

語塞，別人的兄弟姊妹社會條件都不錯，而自己的家族呢？

「我們不是現實或虛榮心，其實社會現實站不到檯面。我們社會好不容易當為一個人，你起碼要求自己，不然枉費一生，做什麼都沒地位，很枉費。像我這樣知識水平的人自我要求，才達成這樣的地位，如果週邊的人都比我好，起碼相輔相成，但週邊的人都差！所以客觀環境我們其實抬不出場面」(文叔，03.20)，

文叔說家族的事是一種壓力，也是一種責任。

八、永遠就是不滿足：

文叔其實對自己茫然無知的未來感到擔憂，

「我老的時候，我如果活到八十、七十歲的時候，錢從哪裡來？一定要自己儲蓄啊！從年輕的時候賺的錢都是為了教養小孩子啊，等到快沒力氣、沒有體力的時候，賺的錢少了，也會擔憂自己這樣做下去，有沒有養老金啊？小孩子如果不爭氣的話，也是一種負擔啊！是這樣！永遠是存著一種不滿意的現狀，我們這種人永遠就是不滿足。」

(文叔，04.02)

文叔賺了再多錢，往往都是將孩子擺在第一位，他最優先考慮到的也只能是眼前這些看的到的孩子。今年若是收入好一點，他會不吝嗇的給小孩子多買一點衣服，要不然就送孩子出國去。他來不及為自己以後的將來著想，他賺的錢其實只為讓孩子過著更好的生活，

「我想賺更多的錢來滿足自己的需求，需求並不是所謂貪婪的需求，只不過要求讓孩子過得生活好，讓自己也過得快活一點，這就是家庭，無形的家庭責任。」(文叔，04.02)

他以為賺錢是目前唯一能讓自己為家人提高生活品質的唯一方法，

「如果你沒有賺錢、沒有智慧，你生活品質會差，差的時候，你就會過這很不如意的生活，什麼都輸別人、什麼都比不上人家，你就會過得很無奈的生活，過得很沒有尊嚴的生活。像我現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如果遇到層次比我們低的，你就會覺得我們很好，自己就很滿足，如果比我們高一點，就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們還這樣輸人？所以在人的水平當中，不管怎麼樣，都有高有低，你要怎麼去求取一個平衡，這就是所謂最成功、最快樂的。」(文叔，04.02)

文叔說自己還是深感有所不足，感覺自己還不成功，能力也不足、事業還

做得不夠好...。文叔長期都處於這樣的危機意識中，他始終不清楚自己要做什麼時候才能脫離勞累，彷彿只能如此宿命般的不停做下去...，如此才能確保自己能提供安定的生活給家人。

九、阿 Q 精神：

文叔沒有高學歷，也不是社會中人人稱羨的專業人士，更沒有足夠的錢來支撐自己的家世背景，他一直覺得自己沒辦法滿足，

「我也不是什麼高學歷的，也不是什麼名人，做的生意也不是什麼高科技的、不是什麼電子新貴，人家醫生、會計師，或是電子新貴，他們這些專業程度都很夠的，你注意去看這些人，他們這些人在社會地位很高，他不一定要有財力，他不一定要很有錢來支撐他的家世，他可以到很高的評價，他可以在他的專業領域裡得到掌聲，那我們現在...所以我說永不滿足在哪裡？我們先天就已經輸人這邊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掌聲，就只有靠賺錢嘛，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嘛、滿足自己的空虛的...你如果賺到錢被人家拍拍手，就跟他們一樣的現象。」（文叔，04.02）

他先天得不到社會中專業地位的掌聲，也達不到他心目中的權力財勢，於是他告訴自己何苦這樣拼於想要讓自己擠身於社會中的認同？何苦做給他人看呢？自己過好自己平易的生活就可以了，不是嗎？但文叔卻清楚地知道，這其實是自己心裡長久以來不願讓人揭露的自卑心態在作祟，

「這也可能...是自己的一種...所謂說...自己隱藏性的性格，因為自己本身能力種種沒有什麼好炫耀的，你就會駝鳥心態說：我又不一定要讓人家如何肯定！可能是這種反射。其實也是一種...自卑的心態！可能長期壓抑的心態，反正，你既然沒有辦法得到兩者，你就阿 Q 的心態，自己過得好就好了，你要如何跟人家比？比不上嘛！所以你沒得比！」
（文叔，04.02）

文叔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同，他的內心其實無法真正說服自己這種阿 Q 心態，

「你就會阿 Q 的想法，就會說我又不一定要這樣，我自己過得好就好了！這種理論就會出來了。但是其實還會盡量在掙扎啊！往這個方向去掙扎啊！會過得很不快活，就是這樣。人生就是在矛盾生活，很多。除非你們過得很豁達的生活，要不然很多都會落入這種圈套。」
（文叔，04.02）

他說人生總是在矛盾中過活。

十、流下傷心男兒淚：

「你會覺得人生活到了這把年紀，還要為這個...為了事業，還要去...本身就沒有能力還要去突破，覺得很累...。」(文叔，04.02)

文叔之前曾到美國遊歷，第一次感覺世界之寬廣，也意識到自己的渺小，而自己早已垂垂老已，還能拼到什麼時候才行呢？

「其實去美國看也是去看一個見識，因為你沒有辦法投資什麼。累，我都從來不講，男人就要自己...所以人家說男人眼淚不輕彈啦，男人可能這一生當中只有流過一兩次而已！我就那麼一次，覺得好像整個世界很大，你知道嗎？世界很大，你覺得...沒辦法去...自己的能力上真的是很渺小，沒辦法去解決，覺得...好像什麼東西就覺得...不如人家的感覺，機器設備要很多的錢嘛，你的人力資源什麼都不夠，你會覺得很無奈，可是還要繼續打拼，你不打拼好像就永遠掙脫不了你現有的困境，那種無奈。」(文叔，04.02)

文叔笑著說這些漏氣的事他可不曾隨便對他人講！就連他太太也不知道！

十一、我只是在徵詢別人的意見：

文叔是一個情緒表達明顯的人，他會願意提出來跟他人分擔自己生活上的事情，

「生活上的挫折，那個一定要講出來，這也是一種...，你把它當作...以前我們不把它當作發洩啦、情緒釋放，以前其實是一種在徵詢人家意見的一種方式，挫折你講給朋友聽，朋友他會給你一個建議。像我們那時候講你會想要得到他的幫助啊，以前像我們沒有錢的時候啊！要跑三點半的時候，那個好朋友講一講，他就會替你解決啊！他有錢啊！」

(文叔，04.02)

他說年輕人一定要找一些知己的朋友、可以親近的朋友，他們可以在心靈上、在事業上，可以幫你建議的，

「像你人生規劃一定要認識一些像醫生啊、會計師啊、理財的啊！你可以把這些當作資料庫使用，你碰到什麼難題你就找這些人，他會替你解決的。」(文叔，04.02)

文叔不喜歡提自己以前不得意的事情，他知道自己其實沒有什麼學歷背景

好跟他人相較，

「但是比較漏氣的事我就比較不喜歡講，反正就是一些歷史故事的，那些比較不值得一提的我不談。有的人，都很會講他們的來歷背景，我就不會講，因為我們沒有來歷背景。」（文叔，04.02）

十二、堅持給孩子一個無優的生活：

「我在童年期間，就是又自卑又口吃、什麼都不如人，條件很差，我唯一的觀念就是，我從小在那樣的環境長大，我的歷程很艱辛、很難過，所以我立志願就是讓我的下一代不要感受這種生活上的壓力跟痛苦。」（文叔，03.06）

文叔從不跟孩子講說自己以前生活有多苦，他不希望孩子們感受到負擔，也不希望孩子覺得自己條件好像不如人。文叔立志給孩子一個快樂的長長環境，他不要讓這個家再像自己以前小時候那般讓人瞧不起，

「我不要給這個家重蹈覆轍，好像一直延續下去，我要給它改變掉，這不是嘴巴講，這是要長期的。要給小孩很美好的空間，我們都是往前看的，不看後面的，以前的事怎樣多苦，我都不談。所以我不要我們的下一代有苦難的感覺，我不要這種感覺，我很少跟小孩子講什麼，我要給他們很美好和完整。很美好、很完整的小孩他們成長是很快樂、很 open 的，所以小孩子會成長快樂，沒有負擔，無憂無慮，這樣他們心態才會正確。」（文叔，03.06）

文叔說他沒有什麼家族背景，他是這樣困苦的成长，但他卻一點也不想自己的孩子感受到，他只想要讓小孩子生活得更好，他一直如此的要求著自己。

十三、養活你自己還不容易：

「人生最大成就感就是成立一個家庭，沒有你賺錢要幹什麼？」
（文叔，03.20）

文叔說傳承接代是很自然的事，而自己一生中所有的成功失敗或人生歷練也一定要有傳承，社會上他人會肯定你的就是自己的家族、子女。

「像我們一般小老百姓，你不結婚像話嗎？你要找誰聊天呀，你或許到朋家，但朋友會說這沒家跑的又來了，你或許不是花不起錢吃飯，你會強迫自己去找依附的東西。」（文叔，03.20）

文叔說，一個男人年紀輕還不打緊，他朋友多或許還可以到處跑，但若是年

紀有了，大家都各自結婚了、有孩子了，即成了人家的負擔，人家都有家庭有小孩了，要怎麼好意思去干擾人家？自己一個人沒有空間也是會很寂寞…。文叔覺得養活自己一個人還不容易，你可以過著輕鬆放逐生活，何必工作的很辛苦來養活自己？「沒必要啊，你可以學外國人，但外國人好像沒有根，不知未來如何規劃。」，文叔說一個人的中心點就是凝聚在這個家，不需找其他情感依附，自己便會過得很快樂。而一旦人結了婚，就必須要對這個家庭全力以赴，就是要對自己的家庭負責。

文叔覺得自己的太太在這個家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也是他生活中很大的支持來源，

「如果她離家出走，那我就什麼都沒有了，生活也不知道怎麼過了，是那麼嚴重的。因為，生活起居就出了問題，健康問題可能也會出問題，三餐什麼東西都會出問題。在工作夥伴，她雖然時常被念，但是還是最忠實的聽眾，你不管念給朋友聽、還是什麼人聽，其實最大的支柱還是老婆，小孩子其實支柱還不夠，只不過精神的安慰可以，他們沒辦法幫忙你很多」(文叔，04.02)，

他笑著說太太其實是那一個默默始終在背後支持自己的人，而這其中的感情是與孩子之間的感情有所差異的。

十四、有我這樣的爸爸，孩子是很幸運的：

文叔不怨爸爸那時代給了他什麼，他只要求自己盡到教育下一代的責任，

「我是在一個流浪的家庭背景中成長，我的父母沒有錢，他們無法要求你去讀書啊！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教你，長期就是這樣…。我從不怨我爸爸時代給了什麼，因為時代不同，你這一代有沒有盡到責任很重要，要盡到教育下一代的責任，這很重要。像我哥哥和他的小孩可不可以像我和我孩子這樣溝通？他們沒有辦法，講出什麼道理或指點。我就可以這樣，這是我的責任，我不能像以前的時代，不可以放任孩子自生自滅。」(文叔，04.02)

在他爸爸的時代，文叔的父母常常沒有多餘心力去顧到孩子生活以外的事

情，他們做什麼事情必須要自己花力氣摸索，踏錯了也沒人能拉自己一把。文叔一直覺得做一位家長有沒有在身旁關心注意孩子很重要，

「很多事都是學習來的，也不見得我們的經驗可以轉移給孩子去用，因為時間變化很大，但是最起碼大原則不變，觀念建構了，以後孩子失敗率就不會那麼高，這一定要講給孩子聽，前車之鑑的問題在哪裡，他們一定不可以重蹈覆轍」(文叔，04.02)

他說：「所以我孩子是很幸福的，有一個這樣的爸爸，兇一點是兇一點。」

(文叔，04.02)

十五、男人其實也是很孤單的：

文叔有一顆積極硬拼的心，他的爸爸總喜歡跟他商量事情，對他也總是最放心。從小他與爸爸之間一直維持著像朋友間的互動，

「我爸爸跟我講話比較 open，沒有什麼要求，比較鬆散。像我一個朋友跟他爸爸講話比較嚴肅，在他面前是要立正的，不敢隨便講話或扁即當的，即使結婚以後也是唯唯諾諾的，不敢跟我一樣地跟我爸爸講話的樣子。」(文叔，04.02)

文叔清楚地感受到與父子間親密互動的重要性，尤其年紀大還是需要噓寒問暖的，要去互動，了解他們想什麼，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主動與他談談自己的生活點滴。

孩子一個個漸漸長大，他們將會一個個往外面的世界發展，以前是父母親老是在一旁關心孩子得生活起居，現在的文叔卻希望孩子能撥出一些心力與時間稍微關心一下自己，

「其實一般父母親他年紀大了，他都希望子女有一些多餘的心或是多餘的時間去跟父母親聊聊天，以前是關心你們，現在也希望你們稍微去關心他們一下，噓寒問暖一下。」(文叔，04.02)，

他笑著說：

「其實男人的心也是很孤獨的，他老是跟老婆老婆講，有的比較包容性不大的人，他懶得跟老婆講，他朋友...現在已經很老了，有一些也比較不方便跟人家講。」(文叔，04.02)

，與自己相處幾十年的老婆是另一種感情，子女卻是另一種感情上的加溫...

孩子是生活當中無形的驚奇旋律，他們總是在無意間帶來文叔忙碌生活中快

樂的點綴，

「我三女兒就是會主動講一些生活上事情給我們聽，這個對話就是很不錯。這是一些平常生活中的點滴，我們當父母親的人，家庭樂趣其實也是這樣來的。有時候父母親沒辦法分那麼多的心，還是太忙碌沒辦法，其實小孩子可以點點綴一下，我們不會覺得他是一種累贅。」

（文叔，04.02）

文叔覺得父母親其實是很容易得到一種來自兒女兒的快樂，而且會很快樂。孩子其實只要嘴巴稍微貼心一下，其實也沒什麼，父母就會感到很滿足，就是那麼簡單！

十六、什麼時候自己才能退休？

「我從小便當開始就差人家，差到現在老了還是差，這是一種很宿命的，你不突破就永遠都是這樣。我就不喜歡這樣，我知道自己要怎麼做，我知道我要突變，才這樣做。」（文叔，04.02）

文叔辛苦了大半輩子，所追求的是讓家庭過更好的生活品質，

「其實我追求的是家庭過很好的生活，不要寒酸，因為我以前窮怕了，不要要什麼沒什麼，或是三餐不濟，物質上要有一定品質」

（文叔，04.02），

他不想委屈自己，他也試圖規劃自己的將來，他希望自己在老年時仍是個讓人尊敬也稱羨的老紳士，

「我一定會爭取自己要過什麼生活。所以我在想如果我退休時候沒有錢，一定會過得很沒尊嚴，所以我要退休前要有一筆錢，儲存一些能量，在晚年時候會很有尊嚴，讓人家說這老先生讚，很有氣質喔！你不要放逐自己，雖然這段時間，過程中有點辛苦，不要說過得很輕鬆，但是最起碼將來不會很沒尊嚴，嫌你這個老人。」（文叔，04.02）

其實小孩子基本的教育都已經是沒問題了，文叔的人生已經過了 2/3 了，還剩下 1/3 的時間，他想要好好拼自己將來的養老金，準備退休，他不希望自己晚年再過得那麼累的生活。但看到自己這些孩子，他其實是無法放得下心，

「像我這種年紀，看到自己這些小小的小孩子，好像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成長，什麼時候才能退休啊？一想到這個問題就頭大了，就不快活了。」（文叔，04.02）

文叔說他只是比較沒有錢，其他方面，他相信自己已經盡力在扮演一位父親的角色，

「不管孩子們好不好，但是我很盡力在做啊！我自己都會覺得說如果有一天我死掉了，我可以含笑的，我對自己很有交代，你懂嗎？我對自己很盡力在付出，不管是哪一方面，我對自己本身要求很嚴格，我已經盡力了，我很盡力在做了...」（文叔，04.02）



第五章 研究結果分析

第一節 原生家庭中男性角色的形塑與影響

一、傳統社會下男人與女人的犧牲

「在那個貧窮的臺灣，人們用希望包住悲哀，求一家溫飽；誰也不知道明天會怎樣！那個年代，生活平靜卻也動盪不安，一天過了算是一天，那時，台灣人並沒有大規模地反抗，因為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安於斯，為了一份穩定的生活，他們犧牲很多。」（取自「多桑」評論）

中年男性的年紀大約是介於 45 至 55 歲之間，而他們的父母親那一輩歷經過日本統治台灣時期，也渡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國民政府自大陸遷來台，台灣正是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況，

「我爸爸是從 38 年隨國民政府軍來台，就我阿嘛、我爸爸、我媽、我哥哥，什麼都沒有帶就跑來台灣，在台灣是舉目無親的，那時候剛到台灣沒有工作做，語言又不通。那時也是沒錢就志氣短，也不喜歡拜託人家，就是有點自卑的現象。我們的家庭背景，從大陸來到台灣是很弱勢的，沒有田產的，沒有背景的。我爸爸就跟部隊開洗衣店、作豆腐、做些小生意，就這樣跟著部隊過著遷徙的生活。」（文叔，3.06）

「那時候剛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戰爭的時期。因為我父親剛頂下腳踏車店，又陸續生了六個孩子，要養這六個孩子也是相當的困難，生意就是可以糊口而已，並不能賺很多的錢。那時候的生活，女孩子就是要看孩子啦、為了三餐在忙碌，平常父親就是刻苦耐勞在做。以前的孩子就是能吃飽飯就是心滿意足了，父親就是很認真做生意，所以家庭的事情啊、孩子的事情啊，都是我母親一手在張羅。他們就是相依為命，那時候就是為了生活。」（保爸，5.23）

在當時不穩定的年代裡，為了最基本的養家糊口，大家只能盡力地辛勤工作，為了一家子的生計而煩憂。在當時台灣的農業社會結構裡，普遍存在著父權社會中所依存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男性在外面努力打拼，女性則是在家中照顧孩子以及張羅三餐而忙。以往的農業社會認為男性是女性的依靠，

女性是不具生產力，只能依附於男性之下。其實女性對於社會並非無生產貢獻，只是她透過家族的生產方式而間接奉獻，她雖然生產卻無法享有經濟的自主權。在生存上，她必須依賴家族，故形成一種依賴性的女性生命情態（劉默君，2004）。

農業生產的時代由於資源有限，經濟和權力都附著於土地的傳承，有強烈性別意含的傳宗接代任務特別被看重，因此性別的區分區隔被視為是保障這個制度運轉的重要力量。傳統社會的人往往生活在被嚴謹規範區隔的空間之內，不但男主外，女主內，致使男女各自在不同的人際關係內運作。在這種具體的區隔之下，男女雙方的選擇皆是侷限而很難變動的，男人和女人都被要求扮演著固定的但是分隔的社會角色，也因為這樣，家庭教育以及文化的規範期待都致力於調教男女雙方要呈現各自特有的氣質和心理，以適應傳統兩性互動模式之所需（何春蕤，1998；謝臥龍，2002）。

王行（1998）認為，在古老的中國裡，人們被教導「男有分、女有歸」，男人與女人共同生活在社會中，男人有男人的志向，女人有女人應有的歸屬。Millett（宋文偉等譯，2003）指出父權社會的制度中最有力的心理武器便是普遍性和長久性，其難以撼動的因素在於它形塑一種天經地義的自然現象，在長久習以為常的生態中所生存的男人與女人，早已習焉不察。

二、「多桑」的年代 — 甘心被家人綁縛的沉默情感

台灣光復初期，是以農耕及手工加工為主的小農經濟社會。整個社會正是處於物力維艱的開發階段，不分男女、大人或是小孩，大家都必須共同投入勞力以換取生活的延續。一方面為因應勞力所需，另一方面也因為人們尚不知節育的概念，因此一般家庭大部分都養育著許多子女，

「以前也沒有節育的想法，所以小孩子都很多。以前的男孩子如果在鄉下就是種田，娶太太，如果生男孩子就可以娶女孩子進來，多一個人工作，又可以傳宗接代好多的人。」（保爸，5.14）

在他們父親的那一代，他們的父親其實甚少接受教育，而在當時的艱困環境中，許多人只能求眼前的家人溫飽之外，自然顧不了其他。在這樣的經濟壓力之

下，不僅影響了父輩在於物質需求層次上的認知與各類價值觀，使得他們認命的承受低等的物質需求，同時亦影響他們在孩子的教育上可能採取放任方式，縱使那一代的父親有心，也是無能為力，

「他們也沒有錢，無法要求你去讀書呀，沒有長期教育的方式，沒有人在教育，也不知道要怎麼教你。我們這些就放牛吃草，也沒有想到以後要幹什麼的，這牽涉到我們上一代的觀念，他也沒有接觸到。我們那一代來的都是鄉下人，都沒有知識水平，他也不懂得教育，只顧三餐吃飽就好，他就做工而已，沒有別的法則，三餐都不濟了，還想以後，他想都不敢想，長期教育小孩的方法就這樣。以前我爸爸他也不會叫我們讀書，他為什麼不敢講？讀書很好，但他沒有錢供養你去讀書，所以他連講都不敢講」（文叔，3.06）

「小時後出生在一個很傳統的農家，等於是我是個道道地地的農家子弟，那我們早期生活當然都是非常的困苦，那父母親都是注重工作啦！他根本沒有去注重小孩子的生活起居、小孩子的身體狀況啊、小孩子以後的前途啊...，根本都沒有。」（彥輝，3.01）

「多桑他做了大半輩子礦工，他沒有要求自己兒子要隨他開礦、替他分苦擔勞。他明白表示，兒子應該要比他好，不要踏入這辛苦的工作，不要像他一樣繼續淪為礦工的宿命」（取自「多桑」評論）

然而，卻也有些父母親體會到身為勞動階層的辛勞，他們不願意再讓自己的子女踏上跟他們一樣的路。於是，他們願意付出更多的辛勞去讓孩子接受教育，以自己的勞力成就孩子的將來，

「由於父母親那時候很辛苦，所以他們對兒女的教育相當注重，尤其是我父親。自己很辛苦啊！知道做生意很辛苦啊！為了孩子啊！我父親在當時的年代算是注重教育的。像我的父親他有六個孩子，如果感覺那個功課不錯就一定要往上爬。」（保爸，5.23）

只是，倘若在只有固定資源的情況之下，被犧牲的似乎永遠只能是在社會中弱勢的一方。鄧明宇（2005）在研究中明白呈現當一個家所必須承載的經濟壓力是隱晦存在時，家庭中的每一份子會因家庭中的位置（性別和階級）不同，而會被給予不同的對待方式，

「身為唯一的男性，獨子，從小我就被安放著光榮耀祖的期待，這是男性所擁有的特權，我不需要參與家務的勞動，而有完全自由的唸書空間，我唯一的責任是把書唸好，而且享有資源優勢。」

在本研究中的保爸、彥輝與文叔所生處的社會背景中，同樣地也反映出男女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

「那時候的社會就是這樣，重男輕女。女孩子若出嫁，只有一點嫁妝那就很高興了，女孩子就是一工作到 20 歲左右，如果得到一點點嫁妝，女孩子就心滿意足了。」（保爸，5.14）

「農業社會也不是只有我們這個家庭，一般都是重男輕女，也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男孩子的教育都會比較多，也就是教育得比較高，那女的就可有可無，視每一家庭的經濟狀況許不許可，如果說許可的家庭當然女孩子也有受教育，不過比較低啦，比較不可能超越男生啦！那如果說這個家庭環境不許可，女的就沒有唸書。」（彥輝，3.01）

「像我一個朋友，他也是我們鄉下的，他比較有錢，他爸爸是中醫生，所以有錢，但還是重男輕女，女孩子都不讀書的，男生只有他讀高，其他都沒有辦法讀，連那種家庭都是這種沒辦法教育他們，所以他們家女生都不讀書的，只有他讀一點書，其他都沒有讀呢！連他們家庭好當時都這樣了。」（文叔 3.06）

在長久的家庭結構中，家庭中的資源分配就如同政治一樣是由少數份子所掌握，使得另一些人的資源只能靠著被分配，而沒有主控權，因此也就形成了弱勢的一群。弱勢的人在家庭裡成長，組織自己的家庭依然是處於弱勢的地位，長期地受到壓抑，也長期地被剝奪了需要與權力。社會長期便是依照這種遊戲規則，長幼有序、男尊女卑地進行。長男的資源往往是最多，而幼女只能等待別人分配，所得到的資源最少。這種結構的方式代代相傳，從社會、文化，而走進了家庭（王行，1998）。

生活在父母普遍無法提供多餘教育支出的家庭背景下，卻也是引發文叔立志要讓自己的孩子透過教育來達到社會階層的提升。他深刻體悟到自己學歷低的困窘與落差，也看見當時一些人是如何透過教育來受到社會的肯定，

「我們旗山有一些當地人，土生土長的，就很重視兒女教育，再怎麼窮苦，都會叫小孩要讀書，生活很不好的，他們也是想辦法讓小孩去讀書，他們想到唯一讀書可以改變自己的環境，那時讀到大學缺很多，老師呀什麼的，只要大學畢業出來，找工作很好找，他們父母都很注重小孩子的教育，他們知道書的好處。」（文叔，3.06）

台灣從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末期，社會已由小農經濟走向工業製作的轉型期，到了 1980 年代，台灣更邁入了以資訊和商品消費為主的社會。從荒僻農村到富足小鎮，保爸見證了台灣的經濟發展，也感受到時代的躍進。他除了從小即在父母親的期望中感受到教育是如何影響一個人未來的發展，也體會到經濟的發展所導致大家對生活水準的注重，相對所延伸出來整個社會已經逐漸有能力強調教育的功能，

「我對兒女的教育，往前看是因為父親對我的教育也是盡量讓我唸，我父親在當時的年代算是注重教育的。到我這一代，因為經濟發展，大家的生活水準已經往上提升，大家不但注重生活品質，也是很注重兒女的教育，我認為高中已經很普遍了，所以我盡量給他們壓力讀大學，我當一個父親的感覺就是，時代是在進步，我看到我父親以前的水準到我的水準，所以我的希望就是我孩子的教育一定要盡量栽培，栽培到他沒有辦法為止。」（保爸，5.30）

台灣在 1980 年代末期，已逐漸脫離勞力密集為特質的產業，提升為以資本或技術密集的產業為主，而經濟的繁榮帶動了子女受教機會的注重與提升，讓這一輩的中年父親相對地有能力投注更多心力在孩子的教育未來。

三、這樣也是一位父親 — 空洞的男性認同

「父親」是許多人心中的一个堅毅剛強的楷模，更是許多男性性別角色第一個效仿的對象。在許許多人抱怨與父親之間疏離的遺憾時，究竟，父親形象是如何真實存在於孩子心中？而對於自己的父親又是怎樣的複雜情感呢？（邱珍琬，2004）

長期處於經濟壓力之下，讓文叔與彥輝的父親只能不斷追求最低限度的生活

需求，而在家庭中與兒女間的互動上只能是處於一種無期待，甚至是無意識的被動態度，

「他也不會像我講話講一大堆的，他都沒有講也不懂教，也沒有什麼理論可言，沒有辦法去比較什麼東西，就讓你不會學壞就好。我們也不會說交朋友呀什麼的，也沒人鼓勵。父親就是給我感覺就是父親而已，單純就是一位父親而已，也沒有什麼深刻的！」（文叔，3.06）

「當時生活品質也是相當的不好。跟父親平常的相處...，嗯...就是工作的時候就是在相處啊！他哪有什麼多餘的時間？他也沒教過我什麼事，就是教我怎麼種田而已。」（彥輝，3.11）

「與父母親關係上，就是跟母親的距離比較近，嚴父慈母嘛！我爸爸也是對我很兇，一稍微不順、一稍微做不好，就是打，就是一頓打。其實也不會怨他啦！應該是打出來我們才沒有淪落嘛！」（彥輝，3.11）

Levant (1980)研究發現：傳統心理學對於父親角色的描述呈現較多懲處的意味，主要代表閹割的威脅，因而男性所表現出來的父親形象就是疏遠、有賞罰權力的。在中年男性的心目中，他們對於父親的印象仍是存在著傳統嚴肅、疏離的角色，但他們也看見父親是如何默默地去顧及自己養家的責任，與認真上進的生活態度，

「雖然我的父親也不是什麼偉大的人，也不是在社會上很有地位的人，但是他很安分守己，他不會做壞事，潔身自愛，他也不會說去喝酒、做壞事啦、賭博...都沒有，他為了這個家是很艱苦得一路走過來。雖然他只是一個修理腳踏車、裝收音機的人。但是他很有他的遠見，一個沒有念書，又不認識字的人，他會裝收音機、會修理腳踏車，他晚上都是在那裡研究收音機，不懂也會去問一些懂得日本字的人。我父親一直很認真的在求改變。父親的做人在我們後輩的眼光回想起來就是說，他很勤勞，在我的心裡一直是感覺他是一個很有肯求新的知識以及上進的人。」（保爸，5.14）

「因為我的父母親都是很勤勞，都是刻苦耐勞，所以我時時刻刻都看到了、聽到了，所以我都是從我的父母親得到我的為人處世。我爸爸他平常也是這樣啊！非常勤勞的工作啊！很節儉啊！所以說我父母親很偉大。他們還在的時候，我很孝順，現在離開了，我也會也懷念啊！他養8個兒子啊！養得人高馬大的！」（彥輝，5.14）

陳安琪（2004）的研究中呈現，處於戒嚴時期（1949-1987）的台灣，整個

社會氛圍其實是相當保守純樸的，而家庭內部的人際關係仍遵循過去儒家所講究的「上下尊卑」體制與角色規範系統而行禮如儀，父嚴母慈的觀念仍是根深蒂固。一般而言，傳統家庭之中照顧者的角色通常是由母親來擔任，而傳統的父親角色則是被社會期待去扮演一位良好的供應者與堅定的管理者角色，長久下來，父親習慣去當一位「嚴父」的角色，在傳統的刻板框限下他們習慣不苟言笑，在他們身上負擔的是沈重的家計、任勞任怨與一輩子的無私付出。然而，雖然對父親有不同程度的疏離，但父親對家庭的付出在這些中年男性的心中卻留下深刻的印象與肯定。

只是，若是一位父親無法達到供應者的角色責任，則會招致負面的父職楷模並引以為戒。誠如文叔，父親對家庭的無能與無力是深植在他心中的家庭圖像，也是他力圖讓自己不要重蹈覆轍的堅持，

「我爸爸在這種環境也是牢騷一大堆的，也沒有本錢去幹什麼的，沒有資金呀，沒辦法從事他想要做的生意，他就是沒有本錢，也沒有擔當。他對這個家庭無能為力，沒有力量維持家庭，我爸爸就怪他的命不好，怪東怪西的，從大陸來到這邊都歹命，他也是牢騷一大堆，他是個人環境和因素造成的，沒有錢也沒辦法突破困境去改善。」(文叔，3.06)

「難道就要像我爸爸的時代什麼都沒辦法？我不是，所以我有一個耐性和硬拼的精神，我到哪個地方都是最打拼的」(文叔，3.06)

Pittman (引自陳信昭、崔秀倩譯，2002) 認為由於父親的離家工作，造成許多兒子無法從父親那邊得到充足的父愛，

「數百年以來，每一代的父親傳承給兒子的越來越少了，不只是較少的權力，同時也是較少的智慧和較少的愛。我們最後處在大部分父親和兒子生活疏離的時代。木已成舟，父權思想已由父系社會中解放了。每個人似乎都在爭扎著，不知如何忍受男人或是他們充滿疑惑、失去方向的大男人主義」

父親在成長過程中的缺席，確實讓保爸感受到內心匱乏的遺憾，他期盼自己

的父親能夠在他身旁教導他、告訴他該怎麼走，

「其實我的生意版圖可以拓的更大，但是因為我的父親沒有在我身邊指導我，所以我做錯了很多地方，沒有經過深思謀慮，也失敗了好多次。」（保爸，5.30）

誠如 Coleman 與 Coleman（劉文成、王軍譯，1998）所言，早期的父親形象主要仍是停留在供養家庭生計與保護者的角色，並強調外面事業上的成就，因而許多父親無法參與撫養下一代，也減少了與兒女親近相處的機會。然而，父親的缺席確實是在男孩成長的過程中造成影響，在許多男性的成長背景中，父親無論是對於他們的情緒或是形體上都是空缺，造成許多男性只能在成長過程中，模糊地去捕捉所謂的「男性形象」，因為他們從小在生活中即缺少一位活生生的男性典範（Wade, 1994）。文叔在談起對自己父親的印象時，笑著說：「對父親印象最深刻的好像也沒有什麼，你看我這個父親多偉大，這也能是一位父親耶！」（文叔，4.02），這些男性從小即帶著模糊的男性概念長大，他們甚至從未真正學習該如何當一位父親，因為當初這個男人的父親也未曾給予他機會去學習該如何當個男人、做個父親。於是，他們只是一再再重複著他們從小自己所拼湊出的「男性氣概」。

對於父親情感上的失落，讓保爸明白父親角色的陪伴對於自己孩子的重要性，他甚至希望自己在（她）們身旁的督促與關注能減少他（她）們對茫茫未來的徬徨與誤判，

我知道，我現在遭遇到的事，以後我的孩子也會遇到，我只能苦口婆心的勸戒他們、告訴他們，因為我怕他們受到相同的傷害。我有很多的歷練，也有很多的經驗，我會一直不勝其煩的向他們說。

（保爸手札，2005.1.19）

相同的情況，文叔的父母常常沒有多餘心力去顧到孩子生活以外的事情，他總是要靠自己摸索，往往踏錯了也沒人能拉自己一把。文叔知道做一位家長有沒有在身旁關心注意孩子很重要，他也注意到社會在變遷，許多情況或許早已不適用，但社會上一些基本觀念卻仍是不變，

「我平常都會機會教育，盡量找機會關心他們，也了解一下他們現在的狀況啊！很多事都是學習來的，也不見得我們的經驗可以轉移給孩子去用，因為時間變化很大，但是最起碼大原則不變，觀念建構了，以後孩子失敗率就不會那麼高，這一定要講給孩子聽，前車之鑑的問題在哪裡，他們一定不可以重蹈覆轍。」（文叔，4.02）

然而，從小在困苦環境中長大，使得彥輝習慣在求學時期即自己打工賺錢來減輕父母親的負擔，他眼睛所看見的是他的父親是如何汲汲營營的在想辦法維繫這個家的繼續生存，他所學到的是父母親一輩子的勤勞與節儉是如何讓這個家不致倒下。工作的忙碌以及妻子所欠下的債務所導致的生活壓力，一切的種種讓彥輝從未有多餘的時間思考到怎樣去跟孩子相處，甚至是孩子的教育問題；他現在眼前所看見的也只是如何讓自己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一份讓自己與這個家繼續維持下去的動力，

「要照顧小孩當然是父母親的責任啊，其實不是不曉得怎麼做，但是有時候...真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啦！當然會擔心、會關心啊！但是生活的壓力，已經長期忙一整天、忙一整晚，難道你還有剩餘的、多少機會有空出來的精神啊、時間啊、體力啊，去作親子的動作，去做關心的動作啊！好啊！那就天天來規劃出來作親子，那工作不去做、也不去賺錢，你有辦法面對每一天、面對周遭的一些問題嗎？」（彥輝，3.11）

「現在全球性的景氣不好，而且我的家庭經濟又不富裕，特別是我太太離開之後等於我經濟才在起飛，也可以說是一個復健的階段，哪能夠把該做的事情擺掉，該賺錢不去賺，成天都來噓寒問暖、成天都來關心那個、關心這個、成天都來問看看你現在心理面有什麼事情不會、疑問來問爸爸？所以這個親子的關係也不是每一個家庭都容許做，有的人過日子都已經那麼困難了，失業率那麼高，都找不到工作了，生活那麼困難，哪還有時間去問孩子心裡面在想什麼？」（彥輝，3.11）

他對他那些孩子，說實在的，確實是比較沒在關心。他對小孩的督導實在是比較沒盡到責任，他就是整天一直拼著在賺錢，就是對孩子的關心、教育比較不夠。
（彥輝友人，2005.08）

儘管，一些中年父親體會到與孩子成長互動的重要性，但是同時又背負著社會上對其角色所加諸的期待與責任，因此備感壓力，甚至他們只能選擇放棄親子

之間的溝通與互動，繼續退回去當一位嚴守本位與情感冷淡的父親。王舒芸與余漢儀（1997）認為傳統角色的性別分工仍深深牽制著男性，並在其研究中發現父親在面臨親職角色的扮演，時常會有力不從心、挫折感等等負向的主觀感受，而這種感受常常是來自於工作對男性的要求，已使得他們無多餘精神與體力。然而，當男性在面對社會給予的這種兩難情況時，他們所表達的並非無法善盡父職角色的罪惡感與愧疚感，而是一種無奈、並自己合理化其無法負擔照顧與關懷責任的原因。

近年來，「新好男人」的呼聲高漲，強調現代男性也應該具備與培養內外兼顧、放下權威身段以及重視情感關係等特質。鑑於以往的傳統父親大多疏於親子關係，當今的男性被強烈要求不能在親子關係中缺席。然而王行（1998）認為新好男人表面看來是個光環，實際上卻為男性套上好幾重期望與擔子，男性除了要負擔家庭經濟，還須承擔家事和撫育的功能，多元化的要求，也讓他們疲於奔命、窮於應付。表面上，親子間的互動似乎增加了，而男性對父親的定義也逐漸從家庭永遠的照顧者與提供者，擴展到照顧的參與者；然而，這種距離上的拉近並未為男人帶來真正的解放。王舒芸與余漢儀（1997）認為男性在父親角色轉換的意願雖然已漸漸在調整，但是男性的實際行為、經驗能力以及整個社會環境的配合，仍是尚未真正有所跟著調整。父權結構下的性別角色仍是持續地壓抑著男女雙方，也不斷僵固長久以來的父子關係。

第二節 社會文化期待下的“男兒本色”

「不哭的動物，挺著強硬的外表，內裡是何等光景？」

（王瑞香等譯，2002）

Hite 在《海蒂報告：男性氣概》中提及，大部分男人的早年教育告訴他們一個男人應該表現出獨立自主的樣子，成功地主控任何情境，且不須他人協助及輕易顯露出情感；在經濟方面也必須足以負擔家計。此外，Hite 在針對七千多位男性的問卷中也歸納出大部分男性對於男性氣概（masculinity）的定義：「男人應該自我肯定、無所畏懼、一切操之在我，以及獨立自主或自給自足，不要依賴，更甚者或許外表看起來必須像個男人」（林瑞庭譯，1995）。

然而許多男人的共同經歷是，他們都生長在一個由母親扶養長大的文化環境當中，而這個環境阻礙了他們與父親親近，以及教導他們如何成為一個男人；他們從小生長在崇拜男子氣概的社會環境裡，被灌輸許多偉大的英雄事蹟，使他們從中以爲男子氣概並不是達不到的神話，但在家庭中卻沒有表率可以教導他們該怎麼做（楊淑智譯，1995）。所以很多男性從小就偽裝男子漢，並完全對男子氣概神話的光環肅然起敬。於是，當文叔與保爸被問及「有沒有遇到什麼事，別人告訴你要像一個男人？擁有男人的哪些特質？」時，他們皆堅決地表示：

「我本來就像一個男人！」（彥輝 3.11）

「一個男人就是必須對任何事都須負責任、要堅強、也要有自主性，我一直是一個很自主性的人啊！我的感覺就是說，男人必須隨時在想他自己的定位在哪裡。」（保爸，6.01）。

「我自己意志堅強，在各種人生際遇、工作啦...，很多很多方面，就是整體性就是很像一個男人！外表比較斯文而已，其實內心很堅強！就是一個男人！很男人！」（文叔，4.02）

然而，究竟在所謂的堅強男性形象底下，其所隱藏的又是怎樣的男性想像與現實？Fiske（1987）認為，在父權資本建構的場域中，男性陽剛特質展現在權

力以及服務、自由以及規訓，然而權力的展現總是伴著責任以及服務而來，個人以及社會之間存在著隱晦的矛盾（引自陳佩君，2004）。因而，男性權力的展現背後背負的是更多社會的期許，像是工作、父親、兒子（經濟提供者），或是丈夫等方面的角色，甚至是現今社會逐漸關注的猛男外在形象，都給予男性不可逃脫的角色框架。

一、外在形象 — 體格強壯 vs. 娘娘腔：

跟一般男性相比，體格相對比較瘦小斯文的文叔，坦承自己也曾因為外表而深怕被他人誤認為所謂的「娘娘腔」的恐懼，

「以前我很斯文啊，我也會怕被說像那個娘娘腔啊！出社會的時候，自己在成長的時候就會知道不能像娘娘腔，差不多當兵的時候吧！那時候都男人在一起啊！但是我也不會覺得我是女人啦！只是我體質比較弱，比較沒有力，包括現在我也是軟趴趴的啊！也不會覺得自己是女孩子，但是看見娘娘腔的，就會覺得自己不是像那個樣子的。不是我軟趴趴的我才想說我不能這樣，而是看見別人娘娘腔這樣，就想說，哭天，男人怎麼這樣？！」（文叔，4.02）

《該隱的封印》一書作者 Kindlon 和 Thompson（吳書榆譯，2000）提及，男孩的成長過程是一種殘酷的文化，男孩受到鼓勵永遠不會滿意自己的表現，而男性氣概是一場永無休止的競爭。同時男孩證明自己夠男人的方法，就是貶低他人，貶低女性氣質，同時貶低娘娘腔與同性戀。此外，相對於女性氣質，社會賦予了男子氣概較高的評價與名聲，所以當一個男孩子表現得的像個娘娘腔的時候，就成為對男性角色的背叛與離棄。在一個男性主宰的父權主義社會中，如果一個男人甘於放棄上帝所賦予的優勢地位，受到歧視似乎是理所當然（畢恆達，1999）。

在文叔心中，一個有大格局的男人最重要的就是擁有健壯的體格，

「我現在看男生，像那個太斯文或是娘娘腔的，這個我就把他列入比較低的順位，男人要體格強壯啊！我自己都覺得粗壯一點比較好，當然是體格強壯一點會比較像個男的。像我這種是比較像紳士樣啦、看起來比較文質彬彬，其實我很有戰鬥力，有的人他看起來很斯文沒有戰鬥

力，這樣就不好。有的人他看起來很壯，但是草包一個，也有這種人。有大格局的人，你注意去看他那個外表，他都是有一個很壯的體魄，他的思想格局才會大，才有力量，這時候 power 才會出來。像我們斯文的人，這個 power 的力量就比較弱，那個做起事來就是斯斯文文的，做起來就比較小格局的。」（文叔，4.02）

研究指出，大部分的高中男生相信社會訂下了性別角色規範，而男性與女性都有其固定的角色形象（Watts & Borders，2005）。Pope（但唐謨譯，2001）等人的研究中發現，數以千計「正常」男孩和男人中都會有相同的感受：覺得自己不夠格，魅力不足，甚至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他們普遍對自己的外表感到焦慮不安，甚至無能為力，因為社會告訴男人，他們身體的形象決定了他們有沒有資格當個男人。

在電影《美國心·玫瑰情》中，闡述了男性在社會角色規範下表現出對女性所懷有的恐懼之情；恐懼的原因，一方面是來自於女性角色對於男性權力的威脅，另一方面，則是擔心掉落到和女性一般弱勢的地位。因此，為了服膺於傳統性別角色的召喚，片中男性莫不透過男性氣質裝扮的途徑——肌肉的發達和訓練，來尋求男性角色的權力認同。而這其中所傳達的訊息，證明了傳統社會規範中所謂真正的「男人」，應該具備了象徵剛強、結實的肌肉，更是一種權力的表徵與霸權（康靜文，2000），正如文叔所談及的，「當然是體格強壯一點會比較像個男的！」，男性為了得到社會的認同，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傳統社會性別意識形態的召喚與箝制。

然而，隨著社會時代觀念的變遷，文叔也體悟到現今這一代的年輕人跟自己以往所認同的性別特質已大大不相同，而社會大眾似乎也漸漸能接受這樣的改變，

「現在我們還會替你們年輕人想，現在好像年輕人都是這種調調（娘娘腔），這種調調看多了，好像也不覺得怎麼樣了，以前我們這樣子是會被人家笑！」（文叔，4.02）

二、丈夫角色 — 「大」男人？！

無可否認，目前社會傳統對男性氣概的定義應該有其優點存在，例如訓練男人必須以毅力和技能來面對生活，可是，它同時也將男性侷限在理性獨立的文化規範中，並教導男人壓抑和否認自己的情感，以至於他們往往感到孤立，並且人際關係陷入困境，或者是乾脆認為情感關係是女人的領域（林瑞庭譯，1995）。

在說理上，男人們或許是巨人，在言情方面，卻又是死不承認的侏儒，

「以我來說，表面上是很堅強，但是也是會有懦弱的一面啊！世界上很偉大的人，有時候也會感到自己很無助，不知道該怎麼辦？但是表面上我也很堅強。但是因為負責任，自主性又高，要去表現你妥協的一面、軟下來，...好像覺得...。比如說和我太太吵架，比較自主性的男人一定希望女性先開口講話、先開始表示示弱的一面，自主性高的男人絕對不會像女性一樣，自主性高的男人不會向太太先表示啊！」

（保爸，6.01）

Pittman（1995）表示許多男人和男孩會藉由駕馭女人來建構其男子氣概。在保爸心中，同樣地，為了維持他以往所形塑的堅強自主的模樣，縱使坦承自己也有軟弱的時候、縱使與自己的妻子有所爭執，他也不允許自己是先表示軟化的一方，因為，那似乎是屬於女性該有的行為。保爸說：「夫妻生活幾十年了，她難道不會了解我在想什麼？女人不能太強勢的啊！」（保爸，6.01）。

王行（1998）認為，其實在許多男性心裡深藏著以他性別為中心的自戀性格，甚至以非常自我中心的想法來對待週遭的親近的人，很多男人就活在這種自戀中，引起與人相處的困難和夫妻間的對待，王行即提到有些男人會說：「我用我的方式來愛我的太太，我也要求我太太以我的方式來愛我。對太太方式是什麼呢？我不需要知道，我也不會接受。」，這其中除了隱含男性對自我的膨脹之外，也透露出深埋在底下的大男人主義。文叔在言談間即承認自己存有的大男人特質，在他對於大男人定義裡也清楚的表達出享受一切皆在自己操控之中，

「就是處處以我為尊，『幫我泡一杯茶、幫我拿什麼...』，就是嘴巴講人家就拿過來了。我的講法當下你不要再幫我左右，我講的話你有什

麼理由你可以慢慢再說。那為什麼會讓我這樣？因為一般人都不會感覺比我好啊！其實不是都不如我好，其實他們方面的優點，我都把他的當作那沒什麼，我的才是真正的依據，這就是大男人。我叫你幹什麼你要馬上做，如果你不做就不行，怠慢就不行，這就是大男人主義。」

（文叔，4.02）

在傳統的男性價值社會裡，一個男孩經過社會化過程成為一個男人，他其實不自覺的就在學習父權體制中的強迫性異性戀、歧視女人這些特質，以不斷鞏固正向的男子氣概（特質）（畢恆達，2000）。

三、家庭支柱的角色：

（一）工作角色 — 「比較」與「競爭」的文化：

男子氣概因時因地而有所差別，但它絕不會只是某一個男人單獨的想法，他是其它男人皆會存有的想法。當一個男孩子在發展、磨練其男子氣概時，來自其他男性無形的價值觀便好像男性合唱團一樣伴隨著他、評論著他，當他努力邁向男子氣概的目標時，他們不是向他喝倒采，便是歡呼。他們迫使他為了男子氣概犧牲更多人性化的東西；當他畏縮時，他們就加以取笑。這些聲音不只來自於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來自於他的對手、密友和老闆、男性祖先和男性文化英雄（楊淑智譯，1995），甚至周遭的女性也會是其中的聲音。文叔覺得在社會中他人的眼光其實就是一種無形的壓力，而自己就像站在舞台中，等待底下觀眾可能的批評與讚賞，

「親友、同事...，其實也是一種壓力，他們會看我們，看你在表演啊！他們嘴巴上不會講出來，他們會一直看。如果你在親朋好友中做得比較好，人家會講一些好聽的話，背後他就會比較支持你。那如果你這個人什麼都不如意、什麼都不成長，他嘴巴會指責你，碰到事情他也無能幫忙你，你就會覺得說人生怎麼差那麼多，你會感觸良多，感觸良多如果想不開鬱卒就會跟人家相罵，就是這樣來的。」（文叔，4.02）

同樣地，保爸即反映出當男人身處在男人國之中是如何得讓自己不斷與他人較量，因為身為一個男人，就必須要跟社會其他人做比較，因為唯有比較才能知

道自己的缺失，才能讓自己更進一步，

「有時候到外面跑的時候看看別人家庭，如果我看到一個家庭人家整理得很好，我回家也會想要唸一下自己的孩子，要他們改進。這是一定的，一個正常的男人都一定隨時在改變、隨時在學習吸收，隨時要跟別人比較的啊！我們一定要比較啊！如果沒有比較就不是男人了！」
(保爸，5.23)

在一個為男性所主宰的社會中，男人相對地被賦予較高的角色期待；弔詭的是，在男人的世界裡，男人也永遠不會對自己的表現感到滿意(畢恆達，2000)。Pittman 認為男人工作，是因為工作使他們與現實緊密連繫，如果他們賦閒在家，只跟家庭有關係，便會喪失存在感，而且沒有人生目標。對許多男人而言，工作是用來認定自己，更重要的是，工作可以讓男人安處在男人群中，它也是用來評定一個男人有沒有價值的依據(楊淑智譯，1995)，

「如果你沒有工作賺錢，你生活品質會差，就會過這很不如意的生活，什麼都輸別人、什麼都比不上人家，你就會過得很無奈的生活，過得很沒有尊嚴的生活。像我現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如果遇到層次比我們低的，你就會覺得我們很好，自己就很滿足，如果比我們高一點，就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們還這樣輸人？」(文叔，4.02)

每一個男人的內在多多少少都存有一些競爭家的影子，在男孩邁向男人的路途中，他習慣將他的社會地位、尊嚴，以及財富，甚至是子女的成就...等等，來與其他男人互相比較競爭；如此，也造就出男人必須透過不斷與其他男人競賽來證明自己的能力與自我的價值，

「比較漏氣的事我就比較不喜歡講，都講一些...，挫折的也是要講，反正就是一些歷史故事的，那些比較不值得一提的我不談。有的人，都很會講他們的來歷背景，我就不會講，因為我們沒有來歷背景，沒辦法去跟人家比較啊！」(文叔，4.02)

誠如文叔所表達出的複雜心情，因為長期感受到自己是存活在他人檢視的眼光之下，讓文叔習慣性地掩飾自己始終不如他人的過往背景，深究其背後卻是道出了文叔內心最深的自卑感。

（二）供養角色：

身為男性，也是父親的角色，保爸、文叔與彥輝皆認為，一位男人與一位父親首先重要的就是對自己的家庭擔負起責任，最起碼必須讓這個家衣食無憂，維持最基本的生活安定，

「玩、花錢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很喜歡啊，只是，我有家庭觀念，我家啊！我有經濟壓力，我有工作壓力，不許可啊！像我也很喜歡過著很瀟灑、很自由自在或是過我喜歡過的日子啊！但是不許可啊！我有家庭責任啊！」（彥輝，3.1）

「要做到什麼時候才會拖離勞累？就永遠有一點宿命就是一定要做，結果就只有這個最賺錢在支持我們。其實你看這些都杞人憂天，我都知道，到現在我還是在做設計，這是最賺錢的，這提供給我們安定的生活，但是都有危機感存在，怕東怕西的。事業其實是為生活、為家庭而工作。」（文叔，3.20）

Knox 和 Schacht (1994) 提及在父權體系社會的家庭模式中，男性即被期望扮演著工具性角色，負責家庭的經濟來源與開銷。

王行 (1998) 認為父權文化賦予男性最重要的東西是「使命」與「責任」，使命講求的是維繫、傳延資產與歷史，而責任則是對於家庭、他人、環境、乃至於對父權本身的盡忠。由於社會對男性賦予的傳宗接代、光大門楣的期待，讓保爸從小看見父親辛苦的築起的家，因為大哥的不上進而崩壞，他了解自己必須代替哥哥長子的身份撐起這個家並傳承下去，這是自己為了家族的延續而無法拒絕的責任，

「一個家庭就一個繼承就好了啊！但是他（大哥）就是不成氣候啊！他根本就對家裡的事業不管。所以每一個人常常聽到家庭的事，你會自己檢討反省，就會自己比較潔身自愛，就會想說父母親相當的辛苦。所以我當兵回來後就完全接起我父親的事業。」（保爸，5.23）

由於傳統男性身上所背負的責任，通常來自於整個家族的期望，所以保爸自小就有榮耀家族的使命感，這裡的男性形象是陽剛的、不容質疑的，但同時卻也是忍辱負重的。

因為角色分派的責任賦予，每一個男人或是父親都有其該做的事，而父權社

會加諸於一個男人的責任並不僅僅是現在的責任，還包括未來的責任，以及承擔家庭與父母未來的責任，

「我一直是個很負責任的人，對我的父母親我一定要照顧，他們以前養我，我要負責任啊！有沒有分財產給我是另外一回事，社會上傳宗接代就是這樣啊！我娶了我太太我也須對我太太負責任，她嫁給我就是要一輩子寄託給我。我也須對我的事業負責任，為了全家，就是一個人要負責任啊！這是我的責任，這是一個男人，一個一家之主所要做的事！」（保爸，5.23）

「男人就是要...不管任何事情都是要肯負責，內內外外都一樣，都要肯負責才不失為一個男人。而且要勤勞、要節儉啊！對家庭裡面的成員當然不外呼是父母親，再來的話就是妻兒，要對他們負責啊！」

（彥輝，3.11）

男性為了符合父權社會中能夠「養家」的男性刻板印象，嚴格要求自己必須成為家庭經濟支柱，以致於對多數男性而言，成為父親加重了他對家庭經濟供給者的角色，花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以增加收入，確保家庭的經濟安全，並求取事業上的晉升與成功。在文化上，這似乎是身為男性所應該有的任務，但是深藏在背後的卻是男性害怕不被父權社會的價值所認同的恐懼（王行，1998），

「因為自己本身能力種種沒有什麼好炫耀的，你就會駝鳥心態說：『我又不一定要讓人家如何肯定！』。所以我說永不滿足在哪裡？我們先天就已經輸人了，沒有這方面的掌聲，就只有靠賺錢嘛，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嘛、滿足自己的空虛的...，既然沒有辦法得到兩者，你就阿 Q 的心態，自己過得好就好了，你要如何跟人家比？比不上嘛！就好像我一樣，為了滿足就只能往這邊（賺錢）追，這追不到，很矛盾的心態，你會覺得很多你都沒有成功，比什麼都沒辦法比，落入這種狀況，會鬱卒一輩子！那我現在還是覺得有所不足，所以感覺不成功，能力不足啊、事業還做得不好啊...。」（文叔，4.02）

「我一直對我的事業很不滿意、很不滿足。我做得不好啊！不好是指...嗯...，當然這個算是理想、算是抱負，這個理想、抱負是無止境的啊！就這樣啊！其實我的時間很寶貴，寶貴在哪裡？寶貴要來工作賺錢，只有認真工作賺錢，才有辦法面對一切一切。」（彥輝，3.1）

Farrell認為僵化的性別角色會使男性深受追求「男子氣概」之苦，例如過度要求成功、喪失表達情緒的能力（黃曬莉，2000）。傳統的社會文化認為外在成

就是男性獲得快樂及安定的途徑，於是多數男性爲了獲得社會認同，爲取得社會權勢、地位與財富，他們犧牲了自己的休閒、健康及親密關係。

由於男性長久以來辛苦地將自己活在責任和成就的框架裡，爲了滿足社會賦予的角色期待，只能獨自把所有的辛苦往裡頭吞。當男性以爲「自己」就等於「責任」和「物質成就」的時候，從小責無旁貸的追逐、比較和競爭便成爲自己的生存目標之一，即使是娶妻生子都有著爲家族延續香火的重大責任。而當這些同處男人國的同伴無法擔負起家庭責任的角色時，他們將會受到所有同儕的指責，

「家庭要注重啊，不注重那像是一個男人嗎？你家庭都不看重，你這個人會像人嗎？不像人的啦！整天喝酒花天酒地的，不把家庭當家庭的，這種不健康的家庭，那你做這個家庭要幹什麼？牽累到別人，還會遺禍到自己的孩子。所以本來就是要對家庭全力以赴的，結婚就是要全力以赴的，結婚就是要對這個家負責！」（文叔，4.02）

「身爲一個男人我獨立啊！我勤勞、我對家庭負責啊！這個是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男人做不到啊！所以我都心裡面會覺得這種男人是歪種，好多的人都是這樣啊！」（彥輝，3.11）

「因為我的個性是蠻自主性、也蠻負責任的一個男人。一個男人本來就必須對家庭、對妻兒、對自己的負母親負起責任，就是應該要負責任才是一個男人啊，如果一個男人不負責任或是很懦弱，我會瞧不起他！」（保爸，6.01）

然而，在男性同儕聲聲指責底下，透露的卻是男性對自我性別角色的臣服與箝制。王行（1998）認爲，其實在男性心裡深藏著以他性別爲中心的自戀性，「只要我是男人，那麼捨我其誰？只要我是男人，我就有某種承擔、使命」，一個男人對家庭有使命感、責任感，另一方面來看，這男人是自戀的，好像這個家沒有他就不行、就沒辦法解決問題。

父權社會最大的特徵是當你一來到這個世界時，甚至你還不知道自己是誰時，這個社會已經給了你一個位置與期望，同時這似乎就是大部分男人共同的宿命，也是性別文化加諸於男性身上的枷鎖。所以男人不斷在證明自己是個男人，很多男人之所以要如此追求成就，追求權力，就是他感覺到自己內心深處的無名恐慌，感覺自己或是害怕自己不像個男人，深怕自己不被社會所接納（王行，

1998)，

「社會上就要求男性要有責任感、對家庭要負責任、他必須要...有地位、有錢。如果說能力夠的話，這個也不是壓力啦，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啊！是應該要這樣！他要比女人更有耐力啊！」（文叔，4.02）

「男人的壓力是比女人大，我也不會羨慕她們，因為我不是女人啊！這個本來就是我的責任，這是天經地義的。我一直認為上帝造萬物有男人跟女人，本來男人的總總條件都勝過女人啊！既然勝過女人的話，所有人世間的事情，當然男人也要負大部分的責任，也要做比女人更多的事情啊！」（彥輝，3.11）

於是，一個成功與有責任感的男人，就必須將自己完全犧牲奉獻給家庭與社會，他們必須割捨掉自己的嗜好或是天份，一輩子汲汲營營，將自己的生涯目標奠基在社會現實中。當社會現實壓力沉默地壓在中年男性肩頭時，他們只能毫無怨言地背負起這個擔子，因為社會結構長久以來就是以此方式順理成章地運行，

「像打拳是我的興趣嗎？也不是呀，是為了身體健康。運動，有人打高爾夫球，有的人打得很高興，我就打不來，第一點運動細胞不夠，要距離什麼，要專心做一件事，我現在只有工作會專心，其他都不專心。第二點時間長，一出去要半天整天的，我沒辦法工作，沒這時間，所以高爾夫球我沒辦法去做，除非等工作退休才有辦法做些興趣。」

（文叔，3.20）

「但是我人生迫切的就是，我放不下這些包袱，我現在也可以生意都不要做，賣掉房子然後和老婆去享受，不要理世事，但是果沒有一間店面，以後人家來說媒要嫁娶，不就沒門面，台灣人重門面，家庭也要一個門面，現在這些孩子這麼重要，一天到晚我有四個心在煩惱，尤其是我的小兒子；再來，現在經濟不好，我並不在乎錢，說明白一點，如果中共突然打過來，我還不是一無所有。」（保爸，5.30）

「那我當然會有一個夢想，就是我今天要是沒有債務，我當然還是要工作，但是我還是會撥出更多更多的休閒時間，我想到山上去玩，我想去...好比說我對電腦感興趣、我對吉他樂器感興趣，但是一直不許可，工作方面、經濟方面不許可，所以我一直沒有辦法繼續去請教老師、繼續去精進，這是我的遺憾啊！我要是有朝一日，我沒有經濟壓力，我就是會過這種日子了。」（彥輝，3.11）

陳安琪（2004）的研究中顯示出，處於四、五十歲的中年父親，他們所需擔負的無論是物質或是精神層面的消費，都比過去的年代還需花費更多。再加上物

價飆漲與經濟不景氣，使得中年男性難免面臨力有未逮的困境。保爸即指出，近年來大賣場一家家林立，他清楚知道自己這種位於鄉下小鎮的傳統小家電生意越發難做了，然而迄今仍不願意收店的原因，說來說去還是爲了家中沉重的經濟壓力與孩子。同樣地，文叔也是相同的情況，

「像我這種年紀，看到自己這些小小的小孩子，好像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成長，什麼時候才能退休啊？一想到這個問題就頭大了，就不快活了。」（文叔，04.02）

彥輝則是迫於眼前經濟上的壓力，不得不承認自己對孩子在精神陪伴上的疏忽，而失職的父愛只能盡力在物質方面的彌補，

「我自己知道我對小孩子也有疏忽，也有虧欠，但是我知道我做不來，要我時間許可，要是我目前沒有那麼大的一個生活壓力、工作壓力、經濟壓力，我確實有足夠的能力給他父愛，我對自己很有自信，但是我做不來。物質生活是累了大人而已，小孩子根本沒有讓他們辛苦到，我沒有讓小孩子說在食衣住行育樂方面沒著落，或是讓他們有任何的困擾、有任何的無奈、有任何的不能跟別人相比，絕對絕對沒有。」

（彥輝，03.11）

中年男性歷經了社會風俗與經濟的流轉與改變，經濟的發展與生活品質的日益提升，賦予在他們身上的相對的卻是更沉重的擔子。作爲父母，特別是身爲一家之主，中年男性皆認爲自己有規避不了的责任，甚至爲了家庭得做出很大程度的妥協，而這樣的責任與妥協相對地讓他們來不及爲自己的未來打算。

四、男性的情感處理：

（一）壓抑

男性受制於社會角色的桎梏，對於自己的執著往往有著一股使命感所驅使的工作狂熱，然而，無論工作的成敗與否，他們在情感上的表達一直是不被社會所鼓勵，更或者說情感的表達在他們青少年時期或更早以前就發展停滯了（王浩威，1998）。因爲他們的父親在他們年幼的時候學會壓抑自己的情緒，他們的父親得學會堅強、不畏縮、不苟言笑、不抱怨、肩負重擔、做他人的依靠，做一個

「真正的男子漢」，而這些男人在他們從小便接受父親這樣的形象傳承，就算男孩的家庭不灌輸這些概念，男孩也會被生活週遭其他男孩身上有意無意間學習到這些特質。在 Watts 和 Borders（2005）針對 11 位男高中生的訪談中發現，高中青年大都表示他們無法和同伴分享自己的情感，因為他們擔心會招致他人的批評與嘲笑，他們也認為向他人表達自己的情緒感受是一種缺乏男性氣概的表現，而唯一的情緒表現只有生氣與憤怒。

由於，在我們傳統的文化中向來認為也確信，若能不受溫情羈絆，男人會是更有效率的工作者和鬥士；因此，男性在社會化過程中即視開放的表達自我情緒為禁令，而這種複雜的信念影響了男孩的想法、感覺以及行為，並且讓男性習於忽略自身的感受，也恥於表達情緒或乾脆將情緒排除在外（孫柯譯，1994），導致許多男性甚至認為情感的問題是沒什麼重要且需要處理的。曾經也試圖表達自己情感的彥輝，因為不喜歡自己坦露情緒之後所得到的反應，為了避免再次遭受困窘與難堪，彥輝努力掩飾自己的情緒，甚至關閉起自我的情感，

「找人談好像覺得...很尷尬，也很...不好意思，因為情緒是每一個人都會有的啊！嗯...這個訴情訴苦的對象是...嗯...，要真的很知己很知己的朋友，我會，要不是的話，我不會。但是我還是比較會選擇不要講，因為講...，以我個人來講，講跟沒有講，對我來講好像沒有什麼助益。之前有嘗試跟自己的好朋友談自己的心情，但是講了之後我覺得很尷尬之外，覺得對事情也沒有什麼幫助，反而覺得自己很幼稚，而且也覺得很沒有智慧，不如我自己想辦法度過擺脫還來得好。」（彥輝，3.11）

男性所尊崇的男性特質讓他們習慣痛苦、挫折不形於外，也不輕易尋求他人的幫助，或向別人吐露心聲。他們習慣避談有關情緒的話題，他們傾向於採取行動，試圖表現出一副剛強的男子漢模樣。由於男人被訓練成，一旦承認情緒上的痛苦或需要別人的安慰，就會有挫敗感，所以當他們的活動越來越頻繁的同時，也會試圖偽裝自己的感受（楊淑智譯，1995）。當文叔與彥輝在面臨到痛苦或是挫折時，除了否認自己不會有太大的情緒問題外，他們也認為自己可以獨立解決與抒發，甚至是利用工作來讓自己忘卻與漠視自我內在的感覺，

「情緒、不好的心情是一定會有，那過了就好了啊！那要是覺得自己還是有情緒的阻礙，那要想辦法去克服啊！怎麼克服？工作！有好多好多的工作等我去做啊！我用工作來忘記，真的會忘記啊！那工作也勢必要做啊！快樂喔、痛苦、不如意，還不是都要過，每一天還是要過日子啊！」（彥輝，3.11）

「會有什麼不好的情緒？！我天天就是大小聲而已，很生氣就是大小聲啊！現在也比較都可以自己解決了，困難就是自己解決嘛，牢騷歸牢騷啊！」（文叔，4.02）

社會不認可男人悲傷的情緒，男性在絕望失落卻無法哭泣之際，便有化悲傷為憤怒的傾向。Allen 和 Robinson 認為憤怒使我們的心腸變硬，讓我們得以保護自己不受傷害；而悲傷則使我們軟化，並且接受原已承受的傷害，也進一步承認自己的軟弱（孫柯譯，1994）。如同文叔在社會所賦予的男性形象面前，他也只能選擇憤怒來抒發心中盈滿的情緒；而在憤怒展現的背後卻也是文叔急欲壓抑的情緒張力。

另外一種情況是，許多男性會頑固地希望要處理與解決問題，而非傾聽同理（陳信昭、崔秀倩譯，2002）。大部份女性抱怨工作挫折或人際問題時，往往只是渴望他人的陪伴、傾聽和情緒支持，多過於得到實質建議，然而男性則是習慣以問題導向來理性處理事情。如同文叔與保爸，在逼不得已向他人坦承自己的不足與困境時，他們最終的目的仍只在於渴望得到問題的解決，而非他人的了解與關心，

「生活上的挫折，如果會講給朋友聽，我不把它當作發洩啦、情緒釋放，我以前其實是一種在徵詢人家意見的一種方式，挫折你要是講給朋友聽，朋友他會給你一個建議或是幫你解決，我那時候會跟朋友講是因為你想要得到他的幫助啊！」（文叔，4.02）

「遇到事情我會自己先解決，除非不能解決我才會想找人問。因為我的知識到這裡而已，我會跟別人做參考，去解決。小挫折我一定解決，大挫折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外我一定會找人幫忙。所以發生事情，你的資訊就是那麼少，你就必須接收一些資訊來解決這些挫折。」（保爸，6.01）

從文叔和保爸身上我們看見，許多男人唯有在逼不得已的時候才會選擇向他

人請求協助，深究其原因，不難覺察，男性特質使他們不習慣將弱態展現於他人面前，也不輕易尋求幫助。男人自幼就被訓練要有強烈和獨自承擔的責任感，要把每件事情做對、不能表現茫然失措或是稍有遲疑的樣子，假使請求他人幫助，就代表著軟弱、需要依賴其他男人或女人的表示，而這似乎也意味著失敗。

廣西中醫學院一附院保健中心在 2005 年初結束的一項亞健康²狀態調查顯示，被調查的 3206 人中有 67.3% 的人處在亞健康狀態。而這些處於亞健康狀態的人中，男性佔了 62%，女性佔 38%，男性明顯高於女性。25 歲～35 歲和 35 歲～45 歲這兩個年齡段的亞健康狀態比例較高。研究人員認為，男性比女性承擔了更大的壓力，與中國文化賦予不同性別的人不同的社會責任和個人責任有很大關係。中國文化一向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這些責任幾乎都賦予了男性，他們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華人傳統文化對於家族主義的重視，強調「家族的延續」、「家族強烈的榮譽感」、「家族的責任感」、「為家族奮鬥」，對於男性而言，個人的生命，並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其家族「命脈」的一個環節（葉明華，1990）。此外，男性和女性面對壓力時採取的態度不同也是造成男性壓力大的重要原因。中國傳統文化要求男人不輕易表達情緒，男性心中若有苦惱時，大多只能壓抑在心，尋求自己解決；而女性就可以向父母、朋友傾訴，或者乾脆大哭一場來釋放情緒。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傳統文化讓現代男性的壓力益加繁重（盧茹彩，2005）。

² 亞健康狀態是近年來國內外醫學界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又稱機體第三狀態或稱「灰色狀態」，目前醫學界對它沒有明確定義，多指機體處於健康與非健康之間的一種狀態，以自我種種不適應為主，如失眠、乏力、體力下降、情緒不穩（包括情緒低落、緊張、煩躁等）。

（二）渲洩

在男人的文化裡，一直非常強烈的激烈抵制親密論述的發展，一個男人如果稍稍表現出對愛情或是親密關係的細膩喜好，而非粗枝大葉的無所謂，就要被其他人視為個性柔弱，並附加上「能力不強」、「不夠果斷」、「行動遲緩」等等價值判斷，在社會階梯上被降級以示懲罰（林瑞庭譯，1995）。Gratch（張美惠譯，2001）指出男性發展過程的重要關鍵即擺脫並壓抑自身的女性特質，覺察並且坦露自己的情感被視為是弱者的表現或者娘娘腔的行為，

「男人如果哭的話好像會被別人瞧不起。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碰到種種困難，男人不應該哭，女人哭我都不很欣賞了，但是還能接受，但我不欣賞。女人哭我都不欣賞了，所以男人哭，當然就更不應該了，男人哭我哪會欣賞！這樣很沒用！男人哭最沒用、最沒出息了！（笑）因為男人你是一家之主啊！你真的是社會的中堅啊！什麼事情都是要男人做得比較多、負責得比較多啊！那你跟著女人遇到什麼事就哭或是就趴下去了，那成什麼局面啊？」（彥輝，3.11）

因為男性習慣漠視自己的內心世界，對於那些像女人一樣屈服情感的男人，其他男人甚至報以鄙夷的態度，彥輝即強烈表達出自己對於那些輕易表露軟弱一面男人的輕視，

「我看到有一些人碰到不如意，他就很沮喪、很憂愁，反正就是很沒出息的那個模樣，我討厭、我瞧不起他！要是我的話，我不是，我越不如意我就越有精神。」（彥輝，3.11）

「男兒有淚不輕彈」，是男性氣概中的一條規律，這道關鍵性的男性規範禁止男性危險或緊張狀況下表現脆弱的一面。然而，男性氣概教條所造成的迷思壓抑男性原有的溫柔感性，也枉顧男性切身的情感需求。當文叔踏在美國廣大的土地時，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一個人的渺小與無助，這樣的困境、這樣說不出的苦，讓文叔不得不暫時卸下自己一直以來的堅強，甚至連自己最親近的人也未曾訴說，

「像上次我到美國去，就突然覺得自己那麼老了，其實去美國看也是去看一個見識，因為你沒有辦法投資什麼，你會覺得人生活到這把年紀，還要這個...為了事業，還要去...本身就沒有能力還要去突破，覺得

很累。累，我都從來不講，男人就要自己...所以人家說男人眼淚不輕彈啦，男人可能這一生當中只有流過一兩次而已！我就那麼一次，覺得好像整個世界很大，自己的能力上真的是很渺小，沒辦法去解決，覺得...好像什麼都不如人家的感覺，機器設備要很多的錢嘛！你的人力資源什麼都不夠，你會覺得很無奈，可是還要繼續打拼，你不打拼好像就永遠掙脫不了你現有的困境，那種無奈。」（文叔，4.02）

文叔笑著說：

「這也不可以隨便跟人家講的啊！（笑）漏氣！這個就是漏氣事！我都沒跟我太太說過（笑）！」（文叔，4.02）

同樣地，保爸在遭遇到自己無法克服的難題時，不得不承認自己雖然堅強，但也有讓自己感到束手無策的事情，終究也有表現軟弱的一面，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也有哭過、也有跪過，男人的膝下有黃金，但是我曾為了一件事跟別人跪過，包括我的太太、家人也都不曉得，依我的個性我會跟別人跪嗎？因為那一次已經沒有辦法了，男人雖然很堅強...」（保爸，6.01）

男性因為一般總是給人沉默、理智與克制的印象，情感的疏離成了男性給人的特徵，也正因為這種長期刻板化印象，讓我們疏忽了男性也有情感上的需求。但當文叔與保爸在面臨情感需求時，他們皆傾向不對自己的妻子訴說自己最深處的情感世界，那片無人能碰觸的情感森林；為了維護自己長久以來所塑造的剛毅與威權的表面，他們也犧牲了最基本的情感表露。

其實，男人也需要有個傾吐心事的對象，只是往往找不到適宜的傾吐對象。許多男性在他們青少年時代起，就已經被間接告知孤獨是奪得權力必須付出的小代價，孤獨正是男人為了忠於男性規範所付出的代價。

Erickson（陳信昭、崔秀倩譯，2002）認為情緒的表達是跨越和化解失落的要素，透過哀慟我們得以通往內心感受之深流。可是，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們的文化之中，一個男人似乎只有在葬禮中才能被允許表示他的憂傷。彥輝即表明，男人只有在喪失至親時，才能表示自己的哀慟，

「男人不應該哭，特別是遇到不如意事，更應該勇敢去面對。當然

遇到另一種哭的情形，就是好比說失去自己的親人，當然不在話下喔，失去親人的那一種悲哀的哭不在話下。」（彥輝，3.11）

社會要男人活在一個承載許多規定的男性盒子裡：規定包括：競爭、成就、成功、不能有情緒、不能表現脆弱、堅定、不計一切求勝、無所不知、解決問題等。Allen 和 Robinson（孫柯譯，1994）認為社會盡其所能說服男人相信，留在男人盒子裡不僅是一種責任，更是男人的一種特權。男性信條的規定就像釘子一樣，把他們釘死在棺材似的男性盒子裡，而諸如此類的教條與規訓，經由代代相傳，整個複製歷程就像是傀儡戲般，有父權意識型態在背後加以操弄，所有的人必須按照角色搬演，一旦有掙脫斷線的傀儡，則予以標籤並棄置一旁。

Pittman 認為，無論是男人或是女人都是在一種小心翼翼、審慎的性別角色訓練過程中長大，這個過程有時很殘酷，經常缺乏人性，也剝削我們大部分的本我。而傳統的性別角色束縛了女性，也迫使男性陷入狹隘、侷促不安的生命處境中。而傳統的性別訓練對男人而言，使得男人已被特殊化，被訓練成懂得為男子氣概犧牲情緒、感受，甚至性命，因為他們的責任就是要做個男子漢（楊淑智譯，1995）。

父權社會為男性戴上了一頂「強者形象」的冠冕，男性看似是父權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是社會中的主體，更優先享有資源與分配利益，但是在強者形象背後、在無怨無悔的“蠻牛”精神底下，他們也在某些方面喪失了追求自己生命價值的機會。

第三節 英雄背後的「悲劇」 — 生命事件的衝擊

「中年男人的焦慮感似乎是來自於對自己的逐漸洞澈，這樣的過程就像是篩網裡的細沙經過淘選之後，粗礪的石塊一一浮現一般，你終於在這樣的年紀，面對面地發現那些你自身構成裡隱性卻真實的基本物質。」（陳竟偉，2003）

長久以來男性對社會體制的服膺與臣服，隱隱透露出男性囿於不被其承認的恐懼與慌張。然而，當面對生命中所無法承受之「痛」與「情」時，男人心中那面看似平靜的湖面，又該會激起什麼樣的波瀾？又該會是怎樣的內在現實？在每一位受訪者述說自己的生命過往的同時，在每一道雲淡風輕背後隱隱約約所呈現的是每一個故事的脆弱，也道出了三段不一樣衝擊的人生。

一、彥輝 ～ 離開心更寬！？

傳統社會而言，男性與女性之間有絕然的性別角色分野，男性被歸屬在「公領域」的活動空間，女性則被留守在「私領域」的範圍內。然而性別角色的逆轉與失權的結果，使身為男性的彥輝被社會賦予的權力象徵已被自己的太太所嚴重威脅，太太的強勢與主導權不斷凌駕並挑戰著彥輝在傳統父權意識型態上的優勢，

「我太太是一個很強勢的女人，那她的興趣也都是喜歡到外面跑，所以家裡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不感興趣，所以我也過得相當累啦！她喜歡車子一開在外面玩、在外面花錢。玩、花錢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很喜歡啊，只是，我有家庭觀念，我有家啊！我有經濟壓力，我有工作壓力，不許可啊！她不神經你這一套啊！她心裡想去哪裡玩，她就自己開車去了啊！」（彥輝，3.01）

「我太太從跟我結婚到離開一直都是掌經濟大全的人，重要的決定她都要管啊！譬如：要買車子，這個不是大事嗎？我們本來就有車子了，她嫌那個車子不好，要買什麼什麼樣的車子！我不得不順從她啊！她也不需要照會你啊！她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因為她是掌經濟大全的人啊！我很沒有尊嚴，我不能做主啊！她是一個很強勢的女人啊！強勢的女人對另一半或是其他人，有說話的餘地、有做主

的空間嗎？」(彥輝, 3.01)

Hite 提出,許多男性認為女性對於社會的貢獻時,幾乎都強調的是助人、輔佐的性質,尤其是與家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楊淑智譯,1995)。對於彥輝的妻子而言,她不但違逆了傳統女性所應處於被動的地位,也敢於追求自己的慾望,放棄傳統社會所期待女性所應承擔的責任——照顧全家生活起居,斷然成為孩子成長中長久缺席的母親。然而,相對於彥輝而言,他希望太太能夠是個在家庭中扮演好良母的角色,也期盼太太能夠是在自己事業中協助的賢妻,

彥輝他在經營報社,晚上三更半夜還在發廣告賺錢,晚上3、4點之後還得去拿報紙、派送報員去發。他每天就是這樣工作,他太太就是不會想要幫他。他太太每天睡到中午,也不會想說要料理他的三餐,也不會幫他洗衣服,他太太真的是什麼都不管。(彥輝友人,2005.08)

「太太要去顧家庭當然就是煮個三餐,洗洗衣服啊!那我們自己有在經營事業啊,她要當一個老闆娘的角色幫忙先生打點,這樣就可以了啊。煮個三餐,洗個衣服,那事業方面先生打點不來的或是沒有去注意到的,妳也做個輔助、做個打點,就如此而已啊!但她都做不到!」
(彥輝, 3.01)

倘若以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父權社會裡經常要突顯母親的偉大,作用在於要求女性要為家庭犧牲。相對地,如果一個母親不為她的家犧牲,甚至將個人所欲放至於家庭前面,這個文化對其母親的角色就會偏向負面的批評,太重視個人需求的母親是不容在父權文化之中。縱使在女性主義已崛起多年後的現在,女性與男性在家庭中的關係與地位依舊存在著差異。一旦女性跨越了這道距離,其引發的會是所有在父權社會下害怕權力淪喪的男性之排斥。

縱使,彥輝從小就是在父母親吵吵鬧鬧的生活中成長,他卻看見父母親為了守住這個家,從未考慮要離開彼此、要拆散這個辛苦經營的家,在那個年代裡,離婚對他們而言似乎是一件不被社會所認可的事情,

「他們雖然吵吵鬧鬧，甚至打架什麼的，但是他們也一樣，沒想過要分開，一樣廝守一生，一樣守住這個家，守住小孩，我強調不是只有我的家庭，這個很自然，我的家庭不是另類，農業社會的時代大部分都是一樣。我印象中，不曾聽說或是看過哪一個家庭離婚。不像現代，時時刻刻都聽見、都看見離婚。」（彥輝，5.14）

這樣的想法其實一直深植在彥輝心中，也讓彥輝以為社會中傳統「家庭」就該是如此；他為了符合社會對男性的角色期望，在無法掌控太太的言行下，一方面除了表現對妻子行為的消極排斥外，另一方面，也為了符應社會對完美家庭的形象，縱使彥輝對妻子有再多的不滿，他仍極力維持表面上的婚姻關係，甚至願意忽視夫妻彼此之間最基本的情感相對，就像他爸爸一般…，

「一開始，其實我兄弟姊妹也都…要我離開，但是我都不肯。不肯啊！因為那時候已經生下第一個小孩了。想說孩子要有一個家庭，想說我有工作在做了，幹麻一定要離婚呢？我不是一個善變的人。因為我是一位道道地地農家子弟，我們就是過著那種日昇而起日落而歸的生活，就像我爸爸一樣啊！所以對於離婚的事情我們除了覺得很不喜歡之外，好像也覺得可恥，社會的眼光啊！」（彥輝，3.01）

他曾經為了他太太的事吃農藥，因為他太太要跟別的男人跑，也欠了一屁股債。他太太為了那一個男的一直想要跟彥輝離婚，當時他還跑來跟我說：『我一直跟她說，難道一定要離婚嗎？我一直求她…』，他說他只是想要一個完整的家。（彥輝友人，2005.08）

「即使夫妻的感情再不好，我也不想離婚，因為離婚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啊！那大家感情不好，那在思想觀念上即使有落差，也讓它去落差吧！我就是要求我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上、在家庭的角色扮演上，只要我問心無愧，這個鏡子不是只有在照別人，一樣時時刻刻照著我自己，我只要問心無愧，我也不會在意說那種恩愛夫妻、或者家庭美滿的氣氛我才肯，有才肯那沒有就不肯，我不在意這個、我不計較這個，可能是因為我事業心比較重的關係吧，所以一路走來，她離我婚離我好幾次我都不理她。」（彥輝，3.01）

在以「標準家庭」為主流文化的社會中，大部分的夫妻為了不想背負「離異」後來自於社會的歧視眼光，通常會維持有名無實的「空殼子婚姻」。這些男女們

雖掛著夫妻之名，扮演夫妻的角色，卻不給對方情感上的支持。在這樣的家庭中，夫妻雙方或孩子都有可能更容易經歷到情緒上的傷害、心理上的疏離，或罹患憂鬱、神經衰弱等各種心理症狀（黃曬莉主編，1999）。據統計，男性的自殺率比女性高出四、五倍，也遠超過意外死亡的男性人數。女性或許比男性更容易陷入沮喪的深淵，但是她們往往只是「感覺」沮喪，她們會習慣找人傾訴排解，甚至尋求醫治；從小男性習慣將自我的情緒隱藏，試圖佯裝為一個男子漢的剛強模樣；然而，他們情緒上的痛苦仍未獲減輕，終日的偽裝情緒只會帶來更多的不安、更深的寂寞和孤立。

彥輝長久在太太強勢作風壓力之下，妻子對家庭的放任與妄為，不但拖垮了彥輝長久努力累積的經濟資源，也再再挑戰他身為男性的權力。在物質與精神雙重的壓力之下，情緒的不斷累積也終有爆發的一天，只是每一個人選擇不同的排解方式，而彥輝選擇紓解的方式卻是終結自己的生命，

「我那時候也就是那個當兒一時間想不開。她在外頭都一下子搞這個生意，一下子搞這個投資，都沒有經過我啊！一樣一樣的失敗啊！一直虧空啊！她一做失敗，她人就走掉了，走掉我就是首當其衝啊！我的家庭出了那麼大的問題，我從早做到晚還是沒辦法彌平，我還看見我太太還是依然在外面跟朋友在唱歌，我耐她沒辦法，那種的心境非常非常的懊惱、非常非常的無助，在那種情況之下...但這不是突然的，人家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像這種讓我...讓我沒有辦法承擔...處理的燙手山芋已經無數次了，所以說累積在我心裡面的不平、怨氣，總有一天也是會浮起吧！」（彥輝，3.11）

他太太很會花錢，做很多很多工作、事業，浪費了很多錢。像她有開過禮品社啦、飯團店啦、也做過直銷，不下十種的工作，但是都失敗，浪費了他很多錢。而且他太太都是自己去收帳，但是都沒把錢拿回來給他，不然依他那麼拼的工作，應該是可以存一大筆錢了，結果現在他反而是欠人家一大筆錢，都是因為他太太，他太太真的讓他背負了很多的債。（彥輝友人，2005.08）

「因為我長期都是那麼的憂鬱，不光是過著那麼沒有尊嚴的日子之

外，其實已經都不在意尊嚴不尊嚴的了，看得到的一些事情已經足以讓你沒有辦法過日子的一個經濟壓力了，哪會去在意什麼尊嚴不尊嚴了？所以我想說就死了算吧，我也束手無策啊！我也拿她沒辦法啊！那我每天過著苦日子沒有關係，但是我苦日子不曉得什麼時候才有辦法改善，都不得而知？都遙遙無期啊！讓我完完全全沒有一個目標可以看、可以做一個依據啊！」（彥輝，3.11）

在被員工發現後而順利撿回一條命的彥輝，說起自己當時的衝動，他滿是後悔，而如此的經歷也讓他更加懂得珍惜自己現在的人生，更加懂得該如何去面對眼前的困境，

「我會後悔啊！當初怎麼傻、那麼衝動，我當初要是那條路真的成功了，那另外一個世界又是如何當然不得而知，但是留給兒女那是更加的慘、更加的淒涼...。」（彥輝，3.11）

「在醫院的急診室住了一、二個禮拜左右。那個時候就是智慧沒開、想不開啦！所以說我自從那樣之後，我看到人家的婚姻出了問題、人家在為了錢所苦，我的免疫力都很強了，我都當作沒有什麼，因為我都走過了啊！處理的方法就是勇於去面對而已啊！你不需要在那邊懊惱、鬱卒，甚至特地跑去喝酒、特地去花天酒地，那個都不對，通通都不對。」（彥輝，3.11）

彥輝對於自己終於在二十年後的現在與妻子離異，自有一套說法；社會對男女婚姻之觀念的逐漸轉變，讓他為自己的離婚尋找到一個合理化的答案，

「因為我從事辦報的事業，每一天也都接觸不同層次的人，我發現到處都是離婚的啊！甚至目前來講，好多社會精英他們都選擇不結婚。他們懼怕結婚，擔心結婚的另一半如果跟自己...不管在一般的生活起居、觀念思想，要是出現問題那相當相當的困擾、相當相當的麻煩。要把小孩教育好不是那麼簡單喔！所以他們乾脆就當單身貴族，好自在、好逍遙啊！賺的錢又不需要給另一半花、又不需要給兒女花，完全可以如數進自己的口袋，何樂不為？」（彥輝，3.01）

葉光輝（2004）在其研究中發現，華人崇尚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及多神、普化的宗教信仰等觀念形塑了華人日常生活當中種種多面向的因果思維方式。在面對人生眾多事件時，這些因果的思維方式更會成為人們解釋因果關係的重要依據。

在婚姻關係中，當婚姻出現裂縫時，人們可能就會將其因素歸咎於雙方八字不合、神明降罪，或者是上輩子相互欠債的結果。誠如彥輝對於自己與妻子多年不合的關係所做的解釋：

「那我總認為我們這因緣是惡因緣、是前世因果，所以我一點點都不會埋怨，這是我累世也許虧欠她太多太多，那她這一輩子呢並不是要來做我的賢妻良母的，是要來報復的，因為我之前虧欠她太多...，累世啦！我會講這個話，也許是那麼多那麼多困擾的事情，一直都發生在我身上，我自己的一個感覺吧！因為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做解釋啊！所以就把它解釋成是累世的因果。」（彥輝，03.01）

當彥輝擺脫掉社會對「家庭」層面的召喚後，決然與妻子斷絕多年來的婚姻關係，他卻發現自己突然重拾了男性所享有的主導權，他不必再事事容忍著妻子的潛越與操控，也重新尋回男性原本享有的地位與權勢，

「所以我二十年後的今天，我的婚姻告一段落，我除了不覺得可恥、不光榮、不覺得困擾之外，我煞那間...我覺得...越快樂、越快活，因為我沒有受到任何束縛了，我有尊嚴了，我並不是沒有思想、沒有主觀、沒有智慧的人耶！那我跟我太太相處的這二十年來，我沒有辦法施展我的報復啊！我想什麼、我要做什麼，都不可能啦！阿她想什麼、她要做什麼，我覺得不妥啊！不妥我又沒有辦法阻止她、左右她，妳想，這種日子我會過得快活嗎？（語氣激動）」（彥輝，3.01）

「反而結束這個婚姻之後，我個人總認為是一種解脫，因為我跟我太太結婚的這二十多年來，我過得很沒有尊嚴、很沒有...很不快樂、很不幸福。所以她一離開，反而什麼工作我都可以做主了！」（彥輝，3.01）

「到後來後來也肯定說她是不肯留下來的，所以我一點點遺憾都沒有，我也答應她的離婚請求，我們的婚姻是她不要我，她離我婚的，並不是我離她婚。她其實要求好多次好多次，那我都不理她，因為我不肯離婚啊！我本身也一而再再而三要留她嘛，那也留不住她，我就很灑脫，就蓋給她了，所以這個婚姻就是這麼自然結束。」（彥輝，3.01）

彥輝對於無法接受太太的種種行為之排斥，反映出的正是違反傳統形象的女性角色，對於男性所造成的失權威脅。而其太太的違逆傳統，作為家中主要決策

者、掌握家中經濟大權的角色，甚至不理社會現實的眼光，勇於追求自己的興趣享受的女性；相對於彥輝所呈現出對太太的無可奈何與容忍，彥輝在此不平衡的兩性關係中，原本社會賦予男性的角色期待與權力象徵，在彥輝太太採取主動的角色之後，其角色權力在父權社會中即被給予較低等的階級。

當夫妻雙方皆無法擁有與接受較為平等的相互關係時，此時，離婚可能是件健康的事，因為離婚之後可能有機會以較好的關係取代悲慘的關係。然而，無論夫妻是在哪一種情況下離婚，離婚通常至少有一方可能承受懲罰性後果，如心理上或經濟上的代價（黃曬莉主編，1999）。彥輝在這一場婚姻結束之後，他重新鞏固與維護了自己的男性霸權與自信，他在經濟上也付出了龐大的代價。彥輝真的毫無所憾了嗎？他真的尋回他想要的自由了嗎？研究者以為，彥輝表面上似乎擁有了權力象徵，也享受並接受一個人的生活，然而在某些方面而言卻又掉入了另一道父權意識形態的枷鎖，

「那離婚再結婚不是很麻煩嗎？那肯定對象能夠很 just make 嗎？那也未必啊！」（彥輝，3.01）

離婚後，他老是說現在這樣的生活很好，一身輕，很好、很輕鬆，老是說應該早一點離婚，以前他是一直不肯離婚；現在要介紹別的女孩子給他，他也都不要。（彥輝友人，2005.08）

「那反而結束之後，我的日子過得更灑脫、更自由、更自在，完全完完也沒有什麼壓力、什麼困擾。因為我太太在這個家庭裡面，她都不從事生產，無所謂喔，她想要出去幾天就出去幾天，也無所謂喔，她不在家也無所謂喔，因為她不在家的日子好多好多、好常好常，我已經習慣，有一首歌叫做『我已經過慣一個人的日子』（台）喔？有一首歌好像很多人在哼...『我已經過慣孤單一個人的日子』？所以我一點點都不會覺得困擾或是有不自在怎麼樣的啦！」（彥輝，3.01）

在彥輝輕鬆哼唱『我已經過慣孤單一個人的日子...』的歌聲中，發現了隱隱流竄在其內心中的孤單，那是說不出口的孤單、屬於男性堅持的孤單。

二、保爸 ～ 我的戲夢人生！？

一個男人在經歷什麼樣的創痛，才會願意表露自己深埋在內心長久的情緒？保爸在述說自己生命故事時，承認當年的那一場火災，讓他徹徹底底對人情冷暖深沉的看透，也幽幽嘆出了心中長久的怨嘆與埋怨，

20 年前的一場大火，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為什麼一場不明的火，會發生在我家？使我經歷別人所不能忍受，官司、金錢，及心靈的打擊…。我自認對我家不公平！（保爸手札，2005.01.11）

「這個火災就是我的人生裡面，經過現在 20 年，到現在我仍在陰影下，這 20 年改變我的人生。因為我認為這個火災...完全失去我的...，如果人家說得自閉症，還是憂鬱症，那這個火災是我的主要原因。對我打擊...，因為陳家有 6 個兄弟姊妹，但是沒有人體會到，只有我。」（保爸，5.23）

那天，爸爸怒斥正在看著《火宅之貓》的我，並指著書櫃中的《野火集》無理地要我把它丟掉。是的，我很清楚為什麼龍應台新辣的《野火集》在他的眼中成了滑稽的悲愴！張曼娟的《火宅之貓》傳達的不再是淡淡的無力感，而是血淋淋的恐懼！...是的，我很清楚，十年前的那場大火，燒死了阿公，引起了官司，擊毀了爸爸，他一切重頭，立誓要在鎮上出人頭地，他要人們肯定他，認定他不會被苦難擊倒…。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那一場大火，讓保爸失去了父親，也讓他經歷官司的折磨與親朋好友的離棄，他失去自己辛苦築起的一切，在一片詆毀聲浪中他站得直挺挺的，立誓要讓自己在眾人前重新站起來。然而，在那一場大火裡，奪走的並非只是保爸的父親與事業，它也奪走了保爸對於生命的泰然。三女兒手中的書籍彷彿再再提醒他火災的當日，也觸動他內心深處隱隱的不安；火，成為家中的禁忌，也是不願意去觸碰的傷口。

這麼多年來，記憶的百寶箱早已蒙上一層灰，我們搬到鎮上的另一條街。偶而經過老家舊址時，已不曾有人會抬頭望望老家舊址上座落的

那棟房子，好似大家約好了不去剝開那結痂的傷口。直到那天，在爸爸的怒斥聲中，我再次看到爸爸深藏在內心深處的傷口…。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家，是保爸在經歷火災的打擊後，第一個想要努力保護的地方，是一個男人在遭受挫折之後，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也是一個內在最終的歸屬感，

「我一直對鄰居和藹可親，我在當時也是那樣啊，結果一發生火災大家竟然完全靠邊站，你會不會怨嘆？我們一點人脈都沒有，經過這些事情，又一直告，只有我一個人耶...承擔那麼多的重任，我真的...沒有一個人幫我，連續這樣告了四、五年，我真的精疲力盡，到最後就想說吃壞一點沒關係，只要好好顧著店，小孩子照顧好長大，所以當時我就比較關注小孩子的教育。」（保爸，5.23）

「火災之後我變得很沉淪，我不想再跟外面接觸，我只想好好守住家。」（保爸，5.23）

爸爸對於子女深切的期望，亦是為了延續他誓言的完整…。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在精疲力倦之後，他轉而更加關注子女的教育與生活，深切的期望與望子成龍成鳳的心態，讓保爸加諸在子女身上的盼望也益於嚴苛，

小時後，我就生活在上面優秀姐姐的陰影下，個性散漫的我常常達不到爸爸的要求…。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在嚴格要求底下，隱隱透露的是保爸不肯服輸的精神與不願意讓他人瞧不起的心態，「難道我的孩子就會比別人差嗎？」（保爸，5.23）

父權並非是由一種集中式的權力，只能向下或向外擴散，而是一種隨處可見、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當中、不斷延伸的主導與被主導關係，主導的一方並非能長久擁有權力，他的權力來源也並非是天生賦予。所以當我們探究父權在社會上所處的優勢地位，在兩性方面，看到的是男性凌駕女性的種種社會現況，當回頭對男性權力進行深入檢視時，卻發現在父權文化的場域中，男性特質展現與內

在個人之間總是存在著矛盾。林仁廷（2001）在書寫自己的生命樣貌時，清楚地呈現出「男性形象所允許的」與「自我的情感需求」之間的衝突，身上的男性責任常常讓他沒有自我的選擇空間，背負的是一種無所適從的無力感。相同地，在保爸身上，在面臨生命中所需承擔的責任時，他沒有任何資格可以讓自己推卸責任，即使在自己的生命面臨到威脅，

「現在我對我的身體完全無可奈何，這是我的病，到現在我沒辦法...去控制，醫學也沒有辦法，我不做又不行，其實像我現在的年紀，8年前發現的應該就是休息，但是我天天還要工作，我不做也不行，要做又覺得力不從心，沒有辦法拿粗重的工作，一吃力肝就負荷不了，沒力、疲勞、晚上睡不著，但是我沒有辦法。」（保爸，5.30）

多年以來，爸爸努力工作，以至於忽視對自己身體的照顧，近年來不幸染上C型肝炎，身體無法負擔沉重的工作。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保爸的無可奈何與力不從心漸漸淡化為一家之主所需展現的堅毅，身上莫大的責任讓他無法思考自己未來該有的人生，也沒有讓他有停下腳步怨天尤人的機會，而唯一展現的情緒竟也只是為了自己無法勝任一家之主的恐懼，

「為什麼我會覺得怕？我不是怕死，我是一家之主，我不能為了我的病怨天怨地，為了我的病不能好，為了不能做工作，我也很擔心，我的健康就是家庭的幸福，不論是小孩子的前途或家產、事業、我的老婆，如果我倒下誰來支撐這個家？我為了我自己的身體不能痊癒，又不能放得下，我也很擔心...。我又能做多久？我也知道我可能會沒剩多久時間，但是我倒下這些小孩怎麼辦？我有責任，你叫我放得下嗎？我能怎麼辦...？」（保爸，5.30）

父權體制賦予男性的責任，讓許多男性看不見自己的身處在角色壓力下的困境，在一家之主的形象底下，他只能是一個「男人」，而不是一個「人」。在保爸道出『我能怎麼辦...？』無奈的同時，傳達的是身為男性的枷制，道出的更是內在不為人知的恐懼與無聲的求助。

那天，爸爸和我們談天，語氣中充滿了無力感，突然悲從中來，哽

咽地哭出來。那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爸爸哭泣，也是從那一次起，我發現他的頭髮已經半白，眼神不再炯炯有神。他顫抖的肩膀透露出他沉重的包袱壓得他喘不過氣，無言地向我們伸出求救的雙臂…。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 10）

走過生命的風暴，傳統中看似無所畏懼的男性角色，在火災後失去了一切權利的象徵，在面臨生命逐漸消失的同時，也逐漸卸下長久以來的偽裝…，身體因極度恐慌而抑制不住顫抖下的情緒釋放。對於保爸與整個傳統體制而言，在他承載社會文化與角色壓力的同時，在他暴露壓抑不住的情緒背後，其所傳達的該是什麼樣的男性圖像？社會中所規範的女性特質或許限制了許多女性的活動及作為；反之，男性特質也限制了男人的情感及生存，男人必須壓抑許多足以暴露其脆弱的情緒，以換取男性的特權。所謂的「男兒本色」縱使讓男人成為一名奮勇向前的鬥士，使他獲得力量和特權，然而男人所付出的代價也讓他失去了健康、同理心及情感的表達，也使得男人變得疏離而孤獨（孫柯譯，1994）。

我年紀大了，我怕了，我其實有很大的失落感，眼前是一片空白…。身體狀況越來越差，肝的硬化，每天就像吃了感冒藥，全身無力，但只能天天吃藥。我其實很怨，為什麼肝病有那麼多種，偏偏我得的是無藥可醫的…？像是一盞漸枯的油燈，怕一陣風來吹熄它，剩下的是無望的世界，無彩色的人生…。

（保爸手稿，2005. 01. 11）

對於生命不知何時消失的恐懼，讓保爸終將願意表達深埋在心中說不出口的情感與孤單，他擔心突如其來的陣風不知何時會將自己剩餘的孱弱吹熄，剩下的世界將是無望、無彩色的人生…。這些孩子又該怎麼辦呢？

「其實如果我倒下去，在天之靈我也只能看看這些孩子，也不能講什麼話…，只能看孩子自己的造化，我沒辦法再為他們出什麼力，想起來…很傷感啦…有緣來相處，我對這些孩子也是希望他們能更好。」

（保爸，5.30）

人生總是十之八九不為人願，我不怨天、不怨地，這是戲夢人

生…。過了快樂、痛苦、歡笑、奮鬥的人生，終歸於平淡…。

（保爸手稿，2005.01.10）

將記憶拉到 16 年前，四歲的我站在街頭，木然地注視那無情的火
燄，不時地吞噬著它所能觸及的一切。爸爸腳上穿著那雙曾讓我玩家家
酒的大雨鞋，衝進熊熊大火中，隨即又被大火逼退…。那場大火帶走了
阿公，毀掉了我們的家…。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在保爸與他三女兒手稿的呈現中，看見的是人生喧囂對保爸的諷刺與烙印，
透露的是女兒對父親隱隱流動的不捨情感。長久的不習於說出口的苦楚，讓保爸
在默默挑起責任的背後，在頓時顯現自己脆弱的樣貌，在痛哭失聲的同時，也嚴
然對社會父權體制傳達聲嘶力竭的控訴！

Gratch 在對男性從事諮商的過程中發現，女性較能坦承自己的感受，男性多
半是難以啓齒，而一旦男性願意開口，洩漏的往往是一個個無比脆弱的內在自
我，流露的往往是一道道的內在深沈與無奈（張美惠譯，2001）。當一個男性願
意尋求心理諮商或治療時，通常都是遇到相當大的困難，他們多半正處於事業上
的危機，或是對自我生命感到茫然，有些人對自己追求成功的永不滿足感到駭
異，有些則為成功付出了過高的代價，包括家人情感的疏離抑或是缺少個人的自
我實現，而光是一種挫敗感就足以引發生命的危機（Reddin & Sonn，2003）。
在保爸身上，研究者同樣看見了一個男人承受了事業的打擊與生命的威脅，種種
無法掌控的未知及長期情緒深埋與壓抑，讓他願意在兒女面前卸下自己的堅強、
表達自己的脆弱…，也是他終究希冀在兒女身上尋求慰藉與支持的傳達。

三、文叔 ～ 孤獨男人心

爸爸的故事很長也很糟糕，裡頭的人事物，都不是我們希望遇到
的，但的確在我爸的生命中出現，且一直持續影響著他一貧窮、自卑、
軟弱。

（文叔大女兒札記，2004.07）

在文叔的生命當中，沒有類似彥輝與保爸生命中突發的事件衝擊，然而自小就面對的窮困生活，卻一直影響著他往後的人生，是積極向上爬升的堅持，是急欲擺脫過往陰影的迫切，亦是心底長久隱瞞的自卑情結，

爸爸給人一種「文質彬彬」的感覺，大概是家族遺傳的吧！他很清楚，也很積極突破，因為這之中帶著許多的「軟弱」。然而童年時候的貧窮經驗給他的不安全感，所造成的自卑心理，即使他成家立業了，還是擺脫不了！
(文叔大女兒札記，2004.07)

「我童年時代的環境就是在這種環境，那時候就是自卑的心態，是對我一生影響當中最深刻的，那時候我講話還會口吃，自卑...一講就緊張了。因為在幼年時代生活很痛苦、很不理想的狀況，產生我後來的心態。所以求學過程就是給我心理潛伏的一種自卑心理，而且引發我以後發憤圖強的原因。」(文叔，3.06)

我記得，爸爸總不敢提起他的學歷，連我的聯絡簿上都勾選『高中職』。
(文叔大女兒札記，2004.07)

從小家中的經濟拮据讓文叔沒有繼續向學的機會，縱使自己現在已在業界闖出一片天，「學歷」卻是他無法大方說出口的一道防線，

「因為總是斷斷續續牽涉到家庭背景和學歷和專業能力，其實都是不足的，在哪一個點上都沒有立足點，無法提出去和人家去作一個討論和安定下來的基礎。」(文叔，3.20)

「我的膽識可能不夠，學歷若可以支撐，我講話可能又更敢，更大方。我的感覺學歷是我的絆腳石。以前年輕的時候，人家都問我，哪一個畢業？我都說專科，普通專科，不敢說專門什麼之類的。」
(文叔，3.20)

學歷，是文叔最深感不足的地方，亦是牽絆自己向上提升的現實，在急欲隱藏的背後，道出的是文叔心底最深的自卑。

然而，不同的成長歷程相對的形塑出不同的觀念與態度。從小就深深體會自己樣樣皆不如人的文叔，沒有良好的生活背景及一路上創業的艱辛，卻也致使他

堅持一定要給孩子無憂無慮的成長環境，

爸爸沒讓我吃過苦或煩惱過錢的事，我們常去畫廊看畫；不太去夜市，會到處吃餐館；我從小就穿的漂漂亮亮的洋裝學鋼琴，逛百貨公司、買書，家裡還有一堆「郵票」等等。爸爸沒有讓我們苦過！這大概就是他結婚時的承諾：不想我們跟他過一樣悲慘的童年！

（文叔大女兒札記，2004.07）

「我從小在那樣的環境長大，我的歷程很艱辛、很難過，所以我立志願就是讓我的下一代不要感受這種生活上的壓力跟痛苦，要給小孩很美好的空間，以前的事怎樣多苦，我都不談。我們完全是沒有的背景，是在這樣困苦的成长，但我完全沒有讓我的小孩感覺日子過得很難過，這就是我自我要求不要讓小孩子有這種感受，為了要讓小孩子生活的很好。」（文叔，4.02）

文叔深刻明瞭從小生活環境在他身上所留下的刻畫，是一道難以抹平的深刻痕跡，是不斷鼓舞他要推翻現狀的力量，

「我從小便當開始就差人家，差到現在老了還是差，這是一種很宿命的，你不突破就永遠都是這樣。我就不喜歡這樣，我知道自己要怎麼做，我知道我要突變，才這樣做。長期就是累積這些，才有辦法這樣一直在奮鬥。」（文叔，3.20）

「我們是從無到有，如何弄出一個家庭，其中必然一定有很多波折折，這不是局外人能體會的，我不講的話誰知道。就像人風光的背後，他付出什麼誰知道？」（文叔，3.20）

誠如文叔道出的：『就像人風光的背後，他付出什麼誰知道？』，在父權體制中有多少人會站在相同的位置上，看待文叔或一位男人在一路創業過程中，所需承載來自社會、家庭與自我各方面的壓力與期許？這其中的不為人知，豈是三言兩語能簡單道盡？

風光的背後，是文叔不欲人知的軟弱，但他想辦法讓自己在人前自信地站起來；然而，父親的遽然離去，卻讓文叔只能束手無策...

我知道爸爸最大遺憾是阿公的過世，一直以來他也不敢說出口。我印象很深刻，阿公是在爸爸的車上心肌梗塞的去世的。阿公對爸爸很信

任，很喜歡跟爸爸討論事情，很欣賞爸爸出外打拼能有點成就，爸爸也很高興父親很看重自己。（文叔大女兒札記，2004.07）

「他是在我車上死掉的，那時候我笨笨的，不知道就近醫療，我是直覺想說他是在長庚就醫，我認為送去那邊比較方便，結果就已經來不及了。覺得爸爸在我旁邊死掉是感覺很大遺憾，我就不敢講我內心遺憾的事...。那時候應該決定就近，救護車他堅持送，我不要，我自己送這是一個錯誤，我自己的錯誤，我自己開車開不快，這是錯誤，真的...。」（文叔，3.20）

「他快死的時候，我喊他，感覺他還知道，他不會講而已，他知道我在喊他，但他沒辦法反應，覺得很遺憾...。當然剛過世一、兩年時間，很不習慣的感覺...，那種感覺...。」（文叔，3.20）

父親在自己眼前過世，一直是文叔心底對自我的譴責，也是自己道不出口的遺憾。除了遺憾與剛開始的不習慣，文叔不多談論自己內心對父親過世的其他感覺；道不出口，也不敢講，傳達的是文叔自己對父親逝去的無能為力，透露的也是文叔對情感表達的陌生。也許男性情緒的表達在我們的文化中被視為禁忌，在男性從小就藉由與父親的相處來達到自我認同的情形下，父親不在自己身邊與情感表達的不被允許等因素，使得男性對於失去父親的感受存有更多的不安，以及難以傳達的失落。

然而，提到自己以往與父親相處的情況，文叔滿滿的驕傲，為自己與父親的相處模式，也為自己在父親心中的表現，

「我跟我爸爸相處其實算是不錯。像我一個朋友就很羨慕我跟我爸爸這種互動方式，他嫌他父親就是很威嚴，什麼話都不敢講。我就是不會啊！我就是什麼事情、吹牛都跟我爸爸講。我爸爸他都以我為榮，他都說這個兒子很能幹，我算是表現好的，無形中就是比較感覺上貼心。你要讓他感覺貼心，你就要表現給他看啊，表現出來啊！」（文叔，4.02）

在一個男性角色的生成過程中，無論父親是否在身邊，男人很難將自己的父親摒除於男性體系之外，在藉由與父親的相處間接為男性型塑了一個男性該有的圖像。然而，傳統父親背負工具性角色的枷鎖，使得父親形象只能是不苟言笑的

「嚴父」，他永遠是為家庭、為子女而默默付出的一個；相對地，在表現對孩子的愛與關懷也趨向以物質方面的提供與滿足取而代之。Floyd 和 Morman（2003）認為父子之間常常藉由支持性的活動來傳達委婉務實的情感；陳安琪（2004）在其研究中也發現，工具性的父愛表現常常是來自父親對於兒子工作能力與成就方面的肯定，而父子之間情感的交流往往是出自於對彼此能力的讚賞與肯定。但對於文叔而言，父親對他口頭上言語的鼓勵與支持，以及他與父親之間如父如友般的相待，父親雖未明白表達對文叔真切的情感，但「父親角色」對文叔而言早已不再是所謂不苟言笑的嚴父，而是可以紓解情緒與肯定自己的來源。

與父親之間少了「嚴父」的距離，文叔從父親身上學習到一位父親與子女之間所應該存有的微妙互動關係，這也讓他積極地期盼自己的孩子同樣地能主動與自己建立關係，

「我爸爸跟我講話比較 open，沒有什麼要求，我對他什麼話都講。所以我發現父子、父女之間一定要關懷、要互動，尤其年紀大還是需要噓寒問暖的，要去互動，了解他們（父母親）想什麼。」（文叔，4.02）

「像你們現在年紀比較大了，要面臨出社會了，也都比較成年了，其實一般父母親他年紀大了，他都希望子女有一些多餘的心或是多餘的時間去跟父母親聊聊天，以前是關心你們，現在也希望你們稍微去關心他們一下，噓寒問暖一下。」（文叔，4.02）

另一方面，體認到自己年紀已經逐年增加，孩子相對地也一個個離開自己的羽翼往外發展，這逐漸拉遠的距離，讓文叔更渴望孩子的親近與關懷。李良哲（1997）在其研究中發現，男性到了中年之後，在外面闖蕩了許久之後，發現在各方面都不如自己想像中的能夠讓他覺得有親密感。於是，中年男性開始想要回歸家庭，想回到家庭裡多花點時間跟子女互動。但卻發現孩子長大了，開始想要向外追尋自我。

中年男性在面對社會的變遷、家庭，以及心理三方面的衝擊，身心內外在此的壓力，讓文叔緩緩道出自己的孤獨，一種父親角色的孤獨，亦是一種渴望來自孩

子的關懷與陪伴未能獲得滿足的孤獨，

「其實男人的心也是很孤獨的，他老是跟老婆講，有的太太比較包容性不大的，他懶得跟老婆講，有的事會找對象，他朋友...現在已經很老了，有一些也比較不方便跟人家講。像是內心的感受啊、一些比較新的感受啊，你總不能碰到人就講啊！」（文叔 4.02）

「他也是很孤獨的，你不要說小孩子他很有成就父母親就會很快樂，也不見得，他要求的是什麼？孩子的多一份關懷而已。像現在很多醫生他忙死了，他連一句話都很少在跟自己的爸爸說的，也有啊！」

（文叔，4.02）

文叔從孩子身上所要的是種很簡單、單純的快樂，往往孩子的一、二句關心的話語或是不經意的貼心舉動，就會讓自己所有的付出覺得值得，也平添更多生活點滴的樂趣，

「父母親是很容易得到一種子女兒來的快樂。就是嘴巴而已，其實也沒什麼，他嘴巴稍微貼心一下，就 OK 了，就是那麼簡單，你就不要變壞，你自己有打拼在用功，這樣我就很快樂；父母親就是這樣，就是很簡單。」（文叔，4.02）

「你看我三女兒跟我講她的事，我當父母親的人，這就是生活上的點滴，家庭樂趣其實也是這樣來的。有時候父母親沒辦法分那麼多的心，還是太忙碌他沒辦法記，其實小孩子可以點點綴一下，我不會覺得是一種累贅。這個就是在生活當中，孩子可以帶給我一些驚奇的旋律！」

（文叔，4.02）

Wetherell（洪惠芬等譯，2003）指出，很多男性依賴著他們的家庭，然而這種依賴也產生了無權的範域。父親被視為一家之主的角色，卻也常常會有某種被排除於家庭關係之外的感受，而感到無助孤立。因為男性經常因為他們在家中的家務無能與缺乏技巧，或是需在外掙錢養家活口的理由，而減少投入照顧孩子與家事的機會，但這也相對剝奪了男性與孩子建立親密關係的許多機會。誠如文叔，工作的忙碌造成他不得不忽視孩子的生活，而這之間存在的空隙是文叔極力期盼孩子能主動來向自己拉近，在為工作而生活的當下，孩子其實是生活當中最鼓勵自己繼續努力下去的原動力。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在電影《多桑》中，片中父親角色，多桑，因為長年在礦坑工作所造成的肺病宿疾發作，在醫院終因不堪病痛折磨，更不願在子孫前看到自己衰老病危的情況，最後他選擇以跳樓作為生命的結束...；在眾人一片慌亂之際，彷彿看見多桑一個人唱著：「可憐的我的青春，悲哀的命運…」在月光下逐漸拉長的身影...。在多桑生命的盡頭之際，他選擇了不讓最親近的人看見自己脆弱的樣貌...。看著多桑的生命，驀然湧起多桑最終衰弱的形象與保爸在其手稿中類似的情緒交疊：

「可憐的我的青春，悲哀的命運…」(吳念真，1994)

是一盞漸枯的油燈，怕一陣風來即吹襲它？剩下的是無望的世界、
無彩色的人生... (保爸手稿，2005.1.11)

男人是強者嗎？在多桑與保爸身上，研究者觸碰了中年男人內心最深處的無奈與恐懼，而這樣的柔弱卻是他們始終難以道出的情感。他們也需要如同女性一般被疼惜與傾聽，只是在他們喊出聲音之前，社會的壓迫便將他們陷入男性表徵的掙扎之中。他們原本有能力描述自己的情感世界，但是現在這些能力卻消失了，甚至連過問情感都是不成體統的事情。因為情感會迫使人將目光投向內心世界，而在內心深處蟄伏著一個情感洪流，隨時會將從小建築的男性認同瓦解得一乾二淨（劉海甯譯，2003）。社會所建構的男性角色是否真的符合男性真正的自己？男性在拼命獲得社會接受與認同以爭取相對的權力時，他們同時又犧牲了什麼？而他們又為週遭親近的他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本研究以研究者身為女性及女兒的角度出發，透過三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探討在社會文化脈絡影響下的中年男性（父親）角色形塑，與其所需承載的角色壓力與期許，包括：外在的家庭責任、事業成就，以及內在的情緒張力表現，其

中主要關注於中年男性在歷經生命中難以承受之痛、難以承受之重時，他們所展現的是何等不同的男性樣貌，在他們各自的生命中又產生了何等重量？

一、原生家庭與社會文化是性別角色再製的主要推手：

家庭是性別刻板再製最早的場域，傳統家庭中男女角色定位——男主外、女主內，男性是家庭經濟支柱，為家庭的主要決策者；女性則是家庭照顧者，依附於男性之下。在本研究中發現，中年男性仍存有濃厚性別角色分工的刻板印象；「男有份、女有歸」的性別角色歸屬是上一代父母親傳統的延續，亦深深固著於參與研究的中年男性身上。在中年男性身上，因從小困苦的成長環境讓他們深刻體悟到父母親持家的艱苦與不易，父親的沉默付出與母親的默默務家是家中常見的場景，而這樣的父母親形象深植在他們心中，也再次刻畫下父權文化所傳遞的性別角色。

此外，本研究也顯示出傳統男性角色形象在社會文化期待下的不可挑戰與跨越性。中年男性透過社會化的過程中，除了自小成長環境中受到父母角色楷模的影響，而表現男女有別的角色分工之外，同儕、媒體以及各種社會團體或社會制度，也都在有意無意間影響男性的角色形塑，使得男性在成長環境中即逐漸學習並內化自己所該表現的男性形象與角色責任，而這其中包括了：外在男性氣質的裝扮、事業的成就，以及家庭經濟與供養的責任。

所以，本研究發現早期原生家庭的經驗與社會文化對性別角色的期待，是男性性別角色意識形態再製的主要因素，男性在社會化過程當中，無形中即逐漸內化父權文化的規準與信仰，男性角色的權力與義務不僅是與生俱來，且是不容置喙的。

參與研究的中年男性由於深受到過去傳統父權文化的箝制，男性氣概的服膺是他們長久以來幾乎堅信不移的規訓。即使現今社會不斷強調性別平等的概念，女性已可以走出家庭參與勞動，男性則被鼓勵多參與家中育兒責任，然而中年男

性心中的傳統父權文化思想仍是普遍存在。吳寶嘉（2004）在其研究中提及：

「令我百思不解的是，從主計處(2001)對於台灣婦女勞動參與率的調查指出，1978 年的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已達 31.94%，而在短短的廿載之後，婦女的參與率也已高達 42.52%。顯示台灣在家庭經濟結構上已是雙薪化了…。那麼何以男性在生涯發展上，對於養家活口還有那麼『深沉』的壓力？男人究竟在和什麼『過不去』？我想這種現象或許與社會文化或男人，一直『去現實』的否認女性在家庭和經濟層面的貢獻，以及男性可能被持續施以主外責任的壓力有關。」

雖然婦女運動在促進性別平等已略有所獲，開始鬆動了長久以來傳統的兩性分工刻板印象；但若是進一步檢視就業婦女在家中被期待扮演的照顧者角色與隨之而來的衝突，則可發現男性的實際行為、經驗能力與整個社會文化仍尚未有所跟著調整。女性即使是出外工作，也多是補貼家用的性質，在經濟層面上依然是附屬、依賴的地位，男性的養家角色仍然佔主要，而父親角色也相對的被定位在工具性、養家與保護者的功能上，儘管現代對於新好男人的要求可能影響到父親角色在功能上的界定，但是基本上男性還是受制於傳統社會對於男性角色的期許（王舒芸、余漢儀，1997；邱珍琬，2004）。

本研究的三位案例顯示出，中年男性的性別角色因早期原生家庭的經驗與社會文化的期待，即使在社會變遷與文化流轉之下，仍無法全然拋開傳統父權文化對男性角色的箝制。

雖然，同樣是在原生家庭與社會文化背負的性別角色壓力之下成長，但從小生長在純樸農村的彥輝、居住在客家村的外省籍文叔與從農村搬進鎮上的保爸，不同的生長環境讓他們對生命有著不同的想法與觀點。對於彥輝而言，單純簡單的農村子弟背景，在保守傳統的農村子弟血液底下流動的是辛勤與節儉，從小他便體會到認真工作以換取安定物質生活的重要性，相對地，也讓他如同自己父親一般無心去關注到孩子的教育問題，更甚者是對孩子的生活上的關懷與陪伴。然而，從小便在受他人排擠與跟著部隊遷徙下困苦成長的文叔，他深刻明瞭父親對

於改變生活的無能為力，憑斥著不願意延續父親那時代無法突破的環境和性格，他堅持要憑著自己的雙手給孩子一個完美無缺的成長與生活環境。此外，因為父母無法提供多餘的教育支出，讓文叔在創業過程當中深受學歷低的困窘與內心無法填滿的遺憾，相對地轉而期盼兒女在教育上的成就提升。對於保爸而言，父親為了維持家庭經濟而舉家從鄉下遷入鄰近鎮上，從小便看見殘疾的父親靠著一家小小的腳踏車店，默默地為了全家的生計來源而努力工作著，而父親對於勞動階層辛苦的體悟，讓保爸的父親願意付出更多的辛勞以換取兒女的成就，而這樣的堅持同樣地延續在保爸對自己孩子的要求與期盼上。然而，在保爸對於子女殷切的期待當中，透露的亦是子女沒有機會選擇與發現自我的空間：

…而爸爸對子女們深切的期許，亦是為了延續他誓言的完整。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小時候我一直生活在兩位優秀姊姊的陰影下，因為個性散慢的我常常達不到爸爸的要求。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誠如余德慧（1990）所提及的，家族主義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根，而家庭提供家人彼此無條件的支持是中國文化長久以來所立基的家族主義的假設，但是在這樣無悔的支持底下，每個人卻又必須為彼此所控制。當父母親在完全犧牲個人，以辛勞來提供子女生活與教育支出時，父母也同時意識到他們有完全控制子女的權利。當身為家庭經濟提供者的父親角色，無怨無悔地提供子女所有的資源時，相對地，他同時也期盼在子女身上看見自我的理想實現，且是不容反駁的。保爸是如此，文叔亦然。

二、男性是社會制度下的犧牲品：

本研究發現，三位個案男性因必須承擔起家中經濟的提供者與同時期許自我工作上有所成就，長期辛苦地將自己框限在社會角色的期待當中，也無形中加重

了許多的壓力與責任，甚至放棄實現自我夢想與價值的可能，當自我的角色責任與興趣相衝突時，他們選擇放棄自我的利益，因為在他們的男性角色底下更多的是承擔他人幸福的責任。這樣的責任是來自於父權文化的傳承，是來自於上一代父親角色的圖像，也是社會文化的期許。Fiske（1987）認為在父權資本建構的場域中，男性特質的展現在權力、服務、自由以及規訓，然而權力總是伴隨著責任以及服務而來，在展現權力的背後背負的亦是更多的社會期許與壓力（引自陳佩君，2004）。

再者，中年男性多傾向否認自己有情緒上的困擾，縱使曾試著找他人表達與求助，也因隨後而來的困窘情緒而關閉起自我的情感，甚至乾脆寄情於工作當中，逐漸將內心的任何情緒波動抽離。此外，為了掩飾內心自我的脆弱，他們將其轉化為憤怒，裝飾自己的脆弱，也保護外在的男性形象，而這所傳達的卻是男性們深怕被貶為弱者或是娘娘腔的恐懼。

本研究也發現，由於男性情緒的長期壓抑與累積，讓他們在面對工作、事業，或是突如其來的挫折時，終究也會有展現自己情緒潰堤的時候，但這樣的情緒他們卻未曾對自己最親近的人訴說。當父權文化將男性推至社會階層的優勢地位時，表面上坐擁資源與利益的主導權，實則同樣被禁錮於僵化的性別框架，表面上，男性的優勢地位相對亦指更高規格的社會期待與教條規範。而這樣的期待與教條也讓男性喪失了表達自我內心世界的可能，甚至讓他們在自己最親近的人也不願意表達自我的軟弱。

由三位個案身上，研究者覺察到，在整個社會制度有意的安排下，中年男性不但因背負的責任而喪失實現自我價值的可能，同時喪失表達自我內在情緒的能力，而甚至面對自己身旁最親近的人，都不知如何渲洩自己的情緒。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社會制度是父權體制的展現，男性相對而言掌握有大多數的權力與特權，透過社會的性別角色再製與延續，男性自然可以得到較為高階層的生活型態（Lindsey，1994）。然而，父權文化在給予男性角色權力時，也讓他們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三、男性盔甲底下存有陰性的柔弱：

本研究發現，中年男性長期以來受制於父權文化符碼的召喚，衍生出他們不得不表現所謂一家之主所應展現的形象：理性、剛強、強勢與負責。然而，當面臨生命中所無法承受之重量時，他們流漏於外的卻是一段段難以負荷的脆弱。

對於妻子的無能為力與種種隨之來的壓力而選擇意欲放棄生命的彥輝、對於生命的茫然而在兒女面前遽然大哭的保爸，以及對於父親的離去而束手無策的文叔，生命中的無能為力讓他們有時必須摘下男性強硬的盔甲，將深埋於男性角色下的脆弱與隱晦出土。

彥輝，因太太的違逆傳統女性角色，不但顛覆了傳統的性別意識型態，更同時撼動了男性在權力關係中居於掌權者的地位。然而，結束這段婚姻與走過自殺低潮的彥輝，表面上似乎尋回男性所擁有的男性權力象徵，卻相對掉入父權意識的束縛。保爸，在火災之後喪失了所有的權力象徵，以及面臨生命的逐漸消失，抑制不注的情緒釋放，透露的是男性特權背後的代價與諷刺。而文叔失去父親的遺憾與道不出口，傳達出男性對於父親情感的失落，也呈現出父親角色對於男性的重要，更傳達出文叔盼望拉近與子女間距離的渴望。

然而，當同時面臨生命中所難以承受的負荷時，彥輝與保爸用不同的態度面對之。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之中，努力去安排一套熟悉的系統是傳統農業社會的特徵，而這熟悉的系統源自於中國人保守、講求安定與完整的心理。這樣的心理放置在家族中即是對於擁有一個安定家庭的渴望。一旦形塑完整家庭所需的基本的婚姻關係出現決裂時，必然會衝擊中國家族長久以來所強調的家庭、家族、社會關係，甚至是傳統的倫理道德（顧瑜君等，1992）。彥輝長期處在妻子對其男性權力的逾越，龐大的負債壓力以及妻子的不斷逼迫離婚的壓力之下，讓他在無能為力的挫敗情緒下選擇意欲結束自我的生命。對於彥輝而言，離婚對於男性與其原生家庭價值觀的衝擊更是可想而知，這種挑戰傳統中國農業社會中的道德習俗：要求婚姻的完整與永恆以及從父母親身上所延續的「夫妻以和為貴」的價值

觀，早在夫妻雙方一方決定選擇離婚一途時就會面臨到種種無形的壓力，更甚者是對於背負中國傳統期待、較高社會角色要求與責任的男性而言；於是，當這樣的壓力壓在彥輝肩上時，也讓他頓時看不見了身旁其他最重要的親人，而選擇想要讓生命終結。

在保爸身上，同樣地也輕易看見了傳統中國文化烙印在男性角色的家族責任，只是當這樣的責任放置在保爸身上時，展現在他身上的卻是對於生命的死命堅持，而這樣的堅持卻是源自於他對於身旁親人的無法放下。母親、妻小的養護責任、家中經濟的提供，以及對於孩子未來的擔憂，長久家族的重擔與傳統的使命，讓保爸只能將對於未知生命的恐慌化為支撐自己努力下去的動力。傳統文化對於男性角色的責任往往也讓男性喪失看見自己的權利。

本研究中的三位個案，傳達出中年男性在處於生命流轉的過程中，包覆於陽剛外表下的多愁善感與柔性靈魂，這樣的情緒壓迫是來自於社會，也來自於長久極力隱藏的另一個自己。彥輝、文叔與保爸的故事，正是三個真實中年男性人生中所確實遭遇到的課題，其所真實呈現的是社會傳統意識型態對男性角色所進行的召喚與箝制。本研究所突顯出的正是，男性角色在父權文化下所實際存有的痛苦與無助，及其被傳統性別期待控制的無言悲哀。

第二節 建議

主體與客體間的彼此「看見」

紐則誠（2003）曾言：「細細說出我的小歷史與大脈絡之間的反覆糾纏，以及我又如何在說我的故事中，開顯出了我的生命故事。……真正的改變是在說故事與聽故事時，主體性與互為主體性展露了，說故事的主人才會真正做自己生命故事的主人，真正的改變也才會發生。」，說明了說者與聽者、主體與客體間在說與聽的歷程之中產生互為主體的感觸與理解。透過生命故事的敘說，聽者與說者產生了彼此「看見」的可能性，是一種心境的轉動，更是一種彼此生命的觸發與感通。

透過生命故事的敘說、再現與詮釋，研究者對於父親、彥輝及文叔，三位中年男性的生命經驗，有著過往未曾有的體驗與對男性角色的新理解。透過生命經驗的交流，提供研究者對於父親、中年男性的社會壓力與心理虛空，有因理解而產生體諒與尊重的態度。丁興祥教授在研究者學位口試上提及：「...人的生命其實就是敘事，敘事的文本就是生命的重現，經由生命的重現，彼此雙方也在過程當中產生了轉化」，對於研究者而言，生命史研究提供了一種救贖的管道、提供了生命治療的可能、提供家族成員間關係重構的機會。

從研究歷程中累積的能量，研究者發現生命史研究的聆聽與書寫是最能改變個人心靈的部分，在當前道德感低落，家庭倫理漸漸脫序的時空，教育工作者可以思考以生命史研究為教學工具，引導學生進入長者的生命歷程，透過對他人生命經驗的傾聽、透過故事的書寫，不僅看見他人、看見自己，進而能對生命的意義有所體認與正確的人生觀，同時是生命教育落實於自我體認的一種教育體驗。

生命史研究，是一種發現生命、看見生命、看見多元世界中存有的「真實本質」的方法。研究者邀請您一同進入生命史研究的世界，看見自己的渺小與不足，看見他人的豐富與偉大。

第七章 省思

著有【爸爸沒殺人】一書作者，Fournier（吳美慧譯，1998），模擬十歲小孩的語氣寫出了對自己父親的景仰、不解與懼怕，一直到他長大成人，直到他也活過父親的一生，他才明瞭生存不易，才發現心中不捨的竟是父親的脆弱，

「我的父親死於四十三歲，當時我十五歲。如今，我比他還老。我很遺憾對他認識不夠多。我並不怨他。現在，我長大了，我知道生活並不容易，我也知道，對於某些較脆弱的人用不好的方式承受無法承受的事，也不該嚴加苛求…」。

Fournier 一直到走過如他父親相同的歲月，終能理解並諒解當年的父親，心中唯一仍存有的遺憾是未曾真正認識自己的父親。而我，未曾走過父親的歲月，只能透過父親生命的書寫來了解他的背後人生。也透過父親的故事，我學著坦然面對父親，面對自己，也面對長期缺席的父親情感。

我從來未曾想過會書寫自己的父親，因為父親對我而言除了嚴父之外，更是在成長過程中內心最深刻的陰影。只是一旦開始書寫，我就明瞭自己無法再拒絕父親與我之間長期的距離。一個深夜，我敲打著電腦鍵盤，書寫著父親也書寫著自己…，我的思緒如此飛快的轉著…，我沒辦法再假裝對父親的視而不見，甚至漠不關心…。心中的那塊極力掩飾的陰影彷彿再度被撕裂開來…，逼得我正視自己與父親的關係…，

「我相信我的父親得了嚴重的憂鬱症…，從他眼中看出去的世界經常是充滿灰暗，他對這個世界總是有太多的不滿，他經常以嚴苛的眼光來看待這個社會，對於我的母親、我們幾個小孩…他有太多覺得不滿意的地方，而我們似乎總是達不到他的要求，在他聲聲的嚴厲斥責下，我相信…也許我真的就如父親所說的這麼差勁…。

我想像陳玉慧在《海神家族》中，在幻想中殺了自己父親的心境…。父親在八年前得到了 C 型肝炎，瞬間…他失去了對於他未知生命的掌握，那時候他的心裡在想什麼，他會感到訝然、驚慌嗎？他會怨嗎…？

從來，我就沒有仔細去貼近他的心情。我訝異當時自己並沒有想像中的難過，我甚至曾經希望，或許…父親的離去對於母親、自己，甚至是對父親自己而言，都是一種解脫…，對於有這種想法的自己，我不禁感到害怕、驚慌…甚至討厭這樣的自己，我不敢告訴任何人，沒有人會允許自己有這樣的念頭存在，他是父親呀…，從小他就將妳捧在手心呵護長大的父親呀…，妳應該愛他的呀…，只是，為什麼在我長大之後，現在的這個父親，他憂傷、易怒，甚至蠻橫，他不再將我擁在懷中輕聲細語、不再體貼母親和顏悅色…，而且，有時候還令我感到害怕？我小時候記憶中的父親，他到哪兒去了？

我不知道什麼是溫馨和樂的家庭，那似乎是記憶中遙遠的事…。一場火災，徹底改變了父親，他失去了他尊敬的父親、事業，他一手打造出來的家及歸屬感，也失去了對他人的信任感；他將自己固守在家裡，將所有的心力全放在這個家，父親說他看透了人生，他只想好好照顧這個好不容易再次築起的家。父親變得悲觀、暴躁，甚至嚴厲，對於我們的不小心犯錯，他總是感到不耐煩，他不允許我們老是漫不經心，他也擔憂我們太過軟弱無法與社會上的人相處，於是他不斷叮嚀、重複地告誡我們，他說他的父親以前從未在他身邊督導他，所以他做錯了許多事，也失敗了很多次，他對我們總是有太多的不放心。

我不知道父親跟母親是否真的愛對方，他們對於彼此總是有太多的不滿，但是大部分的時候都是父親對母親惡言相待，而母親只能忍氣吞聲，因為在她的世界中只有父親，而她的生命終究只能隨著他而轉動。父親說自己是一個盡責任的丈夫，他不喝酒、也不賭博，他為這個家盡心盡力，但他卻不明白母親要的並不只是這些，她要的只是一個能體貼她的丈夫。我想像過沒有父親的生活，也渴望他們能夠離婚，這樣或許對他們彼此都好，我不想再看見他們彼此折磨，也不想再生活在一個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又會發怒的家庭。母親之前檢驗出子宮出現一顆瘤，得知消息後，我全身不斷發抖，情緒激動地無法克制住不斷流出的眼淚，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想失去她，也不知道失去她的我是否還能完整？我知道我深愛我的母親，願意為她做任何事，甚至與她擁抱告訴她我愛她，但我卻始終不知道我到底愛不愛我的父親？

父親經常在發怒。所以，我總是小心翼翼地盡量不去觸動他的情

緒，不去與他交談、與他同桌吃飯，長久下來，我敏感地知道什麼時候該準時回家、什麼時候該上床睡覺。我尊敬他，因為他是我的父親，他總是不求回報地照顧我們的生活、提供我們充足的物質享受；但我也懼怕他、甚至怨他，怕他突如其來的發怒、也怨他從來不了解我想要的是什麼；多少次，我在內心裡對他狂吼，告訴他我討厭他總是如此固執己見、也怨他總是如此擅自安排我的人生。父親發病後，身體越來越差，脾氣有時候也越來越暴怒，但有時他又會溫柔地問問我最近學校的生活，甚至買我喜歡吃的東西塞給我，只有這時候我才敢坐在他身邊跟他說上幾句話，我了解在他嚴厲的外表下，其實隱藏了一顆溫柔敏感的心，也了解他一直努力想扮演好一位父親的角色，只是我從來學不會該如何跟他相處，我一直小心翼翼。

我見過父親因為病痛折磨而憔悴的樣子，他既睡不著也吃不好，但我的心情卻沒有這一次如此的無助、慌張…。大四那一年，父親第一次對我坦露他內心的恐懼，他斷斷續續地訴說，訴說著他的無能為力與無奈…這個家、我們這幾個孩子、以及他無法探知的未來…，我不知道父親會這樣像個孩子般聲嘶力竭的哭，哭得全身都在顫抖…。那一刻，我衝動地想像擁抱母親一般那樣自然地抱著他，安慰他不要哭，告訴他我再也不會假裝對他視而不見，不會再讓他感到如此寂寞，我會坐在他身邊聽他說說話，如果可以，我會學著讓自己愛他，只是…我卻只能呆站在他身旁，徒然地看著他不斷抽搐的肩膀…，第一次…我感到對於自己的父親如此心慌，也感到心疼…。是什麼樣的傷痛，讓父親願意卸下他武裝的堅強？

我不知道在父親剩餘的生命裡，自己究竟還能陪伴他走多久？在不知不覺中，我漸漸學會靜靜坐在他身邊，試著聽他述說過往，也分享他的心情。」
(研究者札記，2005.3.9)

我想，我是在為自己尋找一道出口。我曾經懷疑自己此篇研究論文的動機，自己終究是希望它走向何方呢？究竟，我想了解的是社會加諸於中年男性的責任與壓抑，抑或我想了解的其實只是屬於我父親的抑鬱呢？如果是，為何我不單純的只是書寫自己的父親？

長久，我試圖抗拒父親的人生，擔憂自己是否也會如父親一般默入陰鬱、一般陷入瘋狂...，是否，我終究會隨著他的腳步、他的人生？指導教授曾問我：「妳其實也是在為自己做治療，是嗎？」，是啊！我其實是盼望透過彥輝與文叔身上的故事來認識我所不曾認識的父親，跳脫一個女兒的角色，以一個研究者的心態來看待這社會中的中年男性、來了解屬於他們身上的枷鎖，知道在這樣的社會體制之下，我的父親是如何在其中的過程中塑造成今日的他，而我又該以什麼心態去接受這樣一路走來的父親？

有將近十年的時間，我一直都在外地求學，也讓自己找到可以長期不在家的合理藉口，家中隱隱爆發的怒氣氛圍總讓我急欲逃離。久久回一次家，母親總是再三叮嚀我得主動向父親問好、同他講話，母親的急切我是了解的，她不希望家中任何人因為不小心，而讓好不容易平靜的家庭又再次掀起波瀾。

父親是疼我的，他對我的愛溺與關懷總是讓家中其他人輕易看在眼底。我相信自己一直做得很好，我努力符合父親的期望，也一直是父親心中乖巧又柔順的孩子。只是，父親的怒氣並不會因為我的乖順而倖免於我，更甚者是其他的家人。我懼怕父親突如其來的怒氣，也懼怕母親的眼淚。

我明白開口可能會得不到回應，卻了解這樣簡單一句久久的關懷問候能讓父親臉上線條就此放鬆。父親和我之間的關係經常是如此僵持著...，父親的不語，是因為不知該如何表現他內心的情感，也為了他堅持的父親威嚴；我的不語，是因為長久以來父親在我心中深植的恐懼，也因為他對母親的相應不理。這樣沉默的關係是隱晦存在於父親與我之間，他不懂我對他的埋怨，而我也看不見深埋在他心中的寂寞。

我和父親之間共經歷過五次的訪談，每一次的訪談總是在父親工作過後，他會將自己工作一天後的汗水梳洗乾淨後，才走到書房的沙發上開始與我的訪談。我們經常是從晚上九點一直談到深夜一、二點，有幾次，我以為父親快睡著了，他卻又撐著眼繼續笑著敘說自己的故事，有時講到成長的趣事而眉飛色舞比畫起

來，而這樣的父親是我未曾真正用心去看過的，此時的他是沉溺於屬於父親與女兒的空間裡。看著這樣的父親，我認真的以為在他身上其實未曾有任何的傷痛，他只是暫時被一些苦惱所困住，我真的這樣以為。只是，談及火災的過往與對於自己生命的無可奈何，依然讓父親漸漸收起笑容，他的突然沉默與眼底傳來的悲傷，讓眼前的父親彷彿瞬間老了好幾歲.....，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的不甘與不願，而這樣的不甘與不願卻同時困綁著父親與我...。

訪談過程中，我曾問他說：「為了這個家與幾個孩子付出這麼多，你有曾經想過為自己做些什麼嗎？」，父親笑了，他說不是不曾想過，只是現在的他只能想著這個家以及我們這些孩子。這時候的父親，溫和地說著他的責任與心甘情願，他的手指觸碰著自己臉上剛毅的線條，他說這是他自己害怕去見到的一張臉，歲月與愁苦在他臉上輕易地刻下痕跡...。

太久沒回家了，父親撥來電話訴說家裡一切都好，直叮嚀在外一切都得小心，他不說想念，只叫我任何事都可以打回家，他說：「你要每天快快樂樂的，不要擔心我。」，只是我，說不出任何一句的掛念的話語，卻突然明瞭父親的孤獨...，而這樣的明瞭卻是在訪談父親過程中也不曾體會的...。

我一直清楚社會對男性的角色期許加諸在父親身上所造成的壓迫，這樣的壓迫其實不但牽制的父親，也傷害了在他身邊的每一個人。而我，未曾想像過在父親看似堅強的盔甲底下，深埋的竟是這樣令人不忍碰觸的血淋淋傷口。只是盔甲早已將他壓得扭曲變形，在他不經意洩漏自己的軟弱之後，他又快速地將自己隱藏在盔甲底下，再度扮演起他心中堅持的男性角色威嚴。

然而，在整個訪談結束之後，我相信在某方面我與父親的距離正在產生了改變，我學習著以一位女性、女兒，更甚者是父親的角度去看待我與父親之見的關係，讓自己以更寬容、更體諒、更包容的心去接觸父親，去體會他身上的無可奈何與徬徨。只是，我清楚地知道，我能看見的也只是父親的一部分，我能做的也只是不要讓父親與我之間的距離拉遠。我不禁問自己，我真的了解我的父親了嗎？我沒有全然把握...。但我原諒了父親生命中的一部分，原諒這一切加諸於他

身上的種種，以及父親與我生命中相互的牽制。

我其實是在爲自己尋找出口、喘息的機會，我想看到的不只是屬於我父親身上的人生，或許是更多數中年男性的人生，如此，我才能看見我的父親，不再單純以我的雙眼去看我的父親，才能不再讓自己對他如此怨懟，才能看見...原來他早已因身上擔負的責任流放他的人生。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王行（1998）。**解放男人－男性的自覺與成長**。台北：探索文化。
- 王浩威（1999）。**台灣查甫人**。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 王雅各（1996）。男性研究：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41**，1-6。
- 王雅各（2003）。男性研究。**應用心理研究**，**17**，45-50。
- 王舒芸、余漢儀（1997）。奶爸難為：雙薪家庭之父職角色初探。**婦女與兩性學刊**，**8**，115-145。
- 王瑞香等（譯）（2002）。Frykman, J. 等（著）。**瑞典查甫人：八個瑞典男人談平等、男性氣質與親職**。台北：女書文化。
- 朱慧蘭（2002）。**男性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形成與鬆動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青蓉（2003）。橫看成嶺側成峰：「主體性」是什麼？。**應用心理研究**，**17**，25-27。
- 何春蕤（1998）。教改理念下的性／別教育。**性／別教育通訊**，**2**，4-13
- 宋文偉、張慧芝（譯）（2003）。Millet, K.（著）。**性政治**。台北：桂冠。
- 宋踐（譯）（1993）。Mead, M.（著）。**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台北：遠流。
- 利翠珊、陳富美（2002）。**配偶親職角色的支持與分工對華人夫妻恩情的影響**。「泛華心理學研究的切磋與交流——第四屆華人心理學家學術研討會暨第六屆華人心理與行為科學學術研討會」（台北）。
- 林仁廷（2001）。**尋與逃：一個失聲男性對情與力的辨證**。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 林娟芬（2000）。**敘說分析與生命主題**。2004年12月22日，取自
<http://www.ttcs.org.tw/church/25.2/09.htm>
- 林瑞廷（譯）（1995）。Hitey, S.（著）。**海蒂報告：男性氣概**。台北：張老師文化。
- 李良哲（1997）。**成人中年期生活經驗之探討研究**。（國科會專案報告，計畫編號：

NSC85-2413-H004 -004)。

- 李雪莉 (2005)。父親，別在孩子生命中缺席。**天下雜誌**，**335**，234-237。
- 但唐謨 (譯) (2001)。Pope, H. G. 等 (著)。猛男情結：男性的美麗與哀愁。台北：性林文化。
- 何琦瑜 (2005)。台灣父母做得好嗎？**天下雜誌**，**335**，120-127。
- 余德慧 (1990)。中國人心底的故事。刊載於張老師月刊編輯部編之**中國男人生涯觀—戰將與黑卒**。台北：張老師文化。
- 邱珍琬 (2004)。大學生眼中的父親形象：以一次焦點團體討論為例。**教育與社會研究**，**6**，69-108。
- 吳念真 (1994)。多桑：吳念真電影劇本。台北：麥田文學。
- 吳美慧 (譯) (1998)。Fournier, J. L. (著)。爸爸沒殺人。台北：天下遠見。
- 吳書榆 (譯) (2000)。Kindlon, D., & Thompson, M. (著)。該隱的封印：揭開男孩世界的殘忍文化。台北：商周出版。
- 吳寶嘉 (2004)。萬紅叢中幾許綠：男性諮商員專業發展之性別經驗分析。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
- 竺瑞娟 (2004 年 9 月 29 日)。無爸爸家庭，叫美國第一名。**自由日報**。2004 年 12 月 26 日，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sep/29/life/family-1.htm>
- 周慧菁 (1999)。男人本色？走過父親從前。**康健雜誌**，**7**，186-190。
- 洪久賢 (2003)。從家庭發展男性的性別平等意識。**應用心理研究**，**18**，30-33。
- 洪文龍 (2004 年 8 月 2 日)。推嬰兒車的男人很可愛—前進瑞典、學習性別。**網氏／岡市女性電子報**，168。2004 年 11 月 25 日，取自
<http://forum.yam.org.tw/bongchhi/old/tv/tv167.htm>
- 洪文龍 (2004)。瑞典男性危機處理中心 — 協助男性看見自己。**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7**，59-62。
- 洪惠芬、胡志強、陳素秋 (譯) (2003)，Wetherell, M. (著)。社會結構、意識型

態與家庭動力學：以親職為例。台北：韋伯文化。

胡幼慧（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與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出版社。

孫柯（譯）（1994）。Allen, M.（著）。與男性為伍：如何了解身旁男人的內心世界。台北：遠流。

紐則誠（2003）。我的哲學生活故事：主體性的反思與建構。應用心理研究，17，5-18。

陳玉慧（2004）。海神家族。台北：印刻。

陳安琪（2004）。以批判女性主義觀點探討中年父親父職角色實踐與父子關係之跨世代影響。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佑任（2002）。他們的故事：三位國小男性教育人員的生命史研究。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佩君（2004）。描繪男人形象：從「橘子紅了」看男性權力關係與兩性性別替代。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主辦「性別、媒體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

陳信昭、崔秀倩（譯）（2002）。Erickson, B. M.（著）。渴望父愛－失去父親及其影響。台北：五南出版社。

陳龍偉（2003）。存在的姿態－關於《出口》。印刻文學生活誌，2，137-139。

陳健志（2000）。台灣地區科系、職業性別隔離與收入性別差異之變遷。教育心理研究，23，559-593。

陳健志（2002）。人力資本差異或性別歧視？就業市場性別階層化之探討。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4（3），363-407。

莊明貞（2005）。重大議題能力指標重點意涵與教學示例－性別平等教育議題。（國科會專案報告，計畫編號：NAER-93-06-A-1-06-02-2-34）。

許智香（2002）。性別分類意涵與兩性教育實踐之反省。教育資料與研究，49，45-49。

康靜文（2002）。【美國心玫瑰情】與【鬥陣俱樂部】的男性主體之死。國立成功

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光輝（2004）。現代華人家人的互動關係及其心理歷程。**本土心理學研究**，**22**，81-119。

葉明華（1990）。中國人的家族主義及其變遷。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鄧明宇（2000）。獻身與沉淪：一個男性的自我生成與發展。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游美惠（2002）。父權體制。**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7**，111-113。

畢恆達（2000）。走入歧途的男性氣概養成過程。**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2**，44-46。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17**，51-84。

畢恆達（2004）。男人究竟能不能成為女性主義思想的主體。台大婦女研究室主辦「男性研究與女性主義：揭露好男人與壞男人的共謀」（台北）。

黃秀媛（譯）（1999）。Sheehy, G.（著）。男人新中年主張。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

黃瑞琴（1999）。質的教育研究方法。台北：心理出版社。

黃曬莉（主編）（1999）。跳脫性別的框框。台北：女書文化。

黃曬莉（2000）。是盟友還是對手？男性研究 vs. 女性主義。**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2**，25-27。

黃馨慧等（2003）。性別與溝通 — 兩性差異與溝通。刊載於潘慧玲編之**性別議題導論**。台北：高等教育。

張天韻（2003）。男性的月經文化：建構與行動。**應用心理研究**，**17**，157-186。

張美惠（譯）（2001）。Gratch, A.（著）。這就是男人。台北：張老師文化。

楊佳羚、林昱貞、陳玉蔚（2004）。學校改進部門 — 落實平等、尊重多元。**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7**，33-37。

葉明昇（1998）。男性社會工作者之職業選擇歷程。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楊淑智（譯）（1995）。Pittman, F.（著）。**新男性—掙脫男子氣概的枷鎖**。台北：牛頓出版社。
- 詹朝旭（2003）。**爐火炙身與重生：一個成男男子的自我敘說**。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
- 廖子淇（2002）。**鐵漢柔情：中產階級新岳父大人的心路歷程**。國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熊瑞梅、周顏玲（2000）。兩性在家庭與工作上的不平等。**21世紀家庭生態趨勢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師範大學。
- 劉建台（譯）（2003）。Clatterbaugh, K.（著）。**男性氣概的當代觀點**。台北：女書文化。
- 劉惠琴（2000）。母女關係的社會建構。**應用心理研究**，6，97-130。
- 劉惠琴（2003）。進步男性雖多，女性仍須多努力。**應用心理研究**，18，35-37。
- 劉默君（2004）。性別角色標準化的改變。**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41。
- 蔡篤堅（2000）。由文化變遷的觀點談男性研究。**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2，16-19。
- 劉文成、王軍（譯）（1998）。Cloeman, A., & Coleman, L.（著）。**父親：神話與角色的變換**。北京：東方出版社。
- 劉泗漢（譯）（2004）。Connell, R. W.（著）。**性 / 別 — 多元時代的性別角色**。台北：書林出版社。
- 劉相吟（2004）。**風中的波斯菊—林媽利的生命故事**。台北：圓神出版社。
- 劉海甯（譯）（2003）。**男人是不完美的女人**。台北：商周出版。
- 盧茹彩（2005）。**解放男人**。2005年8月3日，取自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li/qkjc/929511.htm>
- 穆景南（2004）。**男人，嘍《一》啊！**。台北：遠流出版社。
- 謝臥龍（主編）（2002）。**性別：解讀與跨越**。台北：五南。
- 藍懷恩（2004年3月4日）。談談解放男人。**南方週末**。2004，8月9日，取自
<http://www1.nanfangdaily.com.cn/b5/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0304/x>

簡成熙 (2003)。男性研究應是男性壓迫的自省？還是壓迫男性的解構？。應用心理研究，18，3-8。

簡成熙 (2000)。男性研究在性/別研究及教育上的價值。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2，20-24。

譚智華 (譯) (1996)。Bly, R. (著)。鐵約翰。台北：張老師文化。

羅融 (2005)。不只是爲了性，也爲了「作性別」—以寫真圖片的男性讀者爲例。台北大學社會系主辦「社會學與台灣社會的反思」(台北)。

顧瑜君等 (1992)。中國人的婚戀觀—允諾與嫁娶。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二、英文部分：

Amato, P. R. (1994). Father-child relations, mother-child relations, and offspr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 56, 1031-1042.

Chase, S. E. (1995). Taking narrative seriously: Consequences for method and theory in interview studies.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pp.1-26).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05-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Floyd, K. & Morman, M. T. (2003). Human affection exchange: affectionate communication in father-son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3, 599-612.

Gough, B. (2004). Psychoanalysis as a resource for understanding emotional ruptures in the text: The case of defensive masculin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3, 245-267.

Josselson, R., & Lieblich, A. (1995). Imaging the real empathy, narrative, and the

- dialogic self.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pp. 27-4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nox, D. & Schacht, C. (1994). *Choices in relationships: An introduction to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MN: West.
- Lee, T. (2003) . It made me think, seeing myself like that: Affectiv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ferior masculine self, or good-bye, Billy Pilgrim.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1 (2) ,175-188.
- Lessing, D. (2001) . Sometimes it's hard to be a man. *Economist* , 361 , 32-34.
- Levant, R. F. (1992) . To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5, 379-402.
- Lindsey, L. L. (1994) . *Gender role :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N.J. : Prentice Hall.
- Reddin, J. A. & Sonn, C. C. (2003) . Masculinity, social support, and sense of community: The men's group experience in western Australia.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1 (2) , 207-223.
- Reeves, R (2004) . Men remain stuck in cages of their own creation. *Newstatesman*, 133, 19-21.
- Rowan, J. (2004) . Counselling with man. *Counselling & Psychotherapy Journal*, 15 (5) , 17-20.
- Wade, J. C. (1994) .African american fathers and sons: Social,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amilies in Society*, 75, 561-570.
- Watts, R. H., & Borders, L. D. (2005) . Boys' perceptions of the male role: understanding gender role conflict in adolescent males.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13 (2) , 267-280.

附錄

附錄一：訪談大綱

1. 受訪者的基本背景基料
2. 家人相處的方式、父母親的教育方式與期待？
 - (1) 是什麼特質使男人之所以成爲一個男人？（你會羨慕一個男人的哪一種特質？）
 - (2) 認爲所謂理想的父親應該具備哪些條件？一個「父親」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爲何？
3.
 - (1) 自己在成長過程中，所謂理想的「男性樣貌」是否有受到父母、同伴關係或是媒體的影響？
 - (2) 對於所謂理想的父親角色之認知受到什麼影響最大？(例如自己父親、同伴關係或大眾傳播媒體，你的父親有沒有告訴過你該怎麼成爲一個男人？)
 - (3) 當你覺得受傷或是沮喪的時候，會不會表現出來？
 - (4) 你有沒有被人形容「娘娘腔」？或是被要求「像個男人」？那是什麼情況？當時你覺得怎麼樣？
5. 對於自己小孩的教育方式是如何？覺得在對待小孩的教育方式上是否有受到自己父母親的影響？
6. 對於理想男性（父親）的認知有何感受？是否有造成對於自己角色上的壓力？
7. 身爲男性，是否會覺得受到社會肯定比認同自己重要？（是否會爲了達到社會上的肯定而忽略自己的內心感受？）
8. 覺得親友或是社會大眾對於男性（或是父親）角色上是否有過多或不切實際的想像與期待？或是覺得沒有太多感受？
9. 家庭生活對你而言，有多重要？你心中所認爲的「家」應該是如何的？家對於一個男人有何意義？

附錄二：重要關係人之文本資料

（一）文叔大女兒札記：

我不知道別人的爸爸都怎麼當的。爸爸在我心目中是良師益友，我們常常談很多事情。

我們對話的內容，隨著我日漸長大、外出求學，而越來越多且嚴肅，多半是該如何在就業市場「混」，例如，我該如何「做廣告」（因為大學念廣告系）。他很怕我這個軟弱的個性，出社會怎麼跟別人競爭？每當我遇到任何困難，他總是給我一番大道理。而我也聽的津津有味，非常認同！

我想我是崇拜我爸的，這不是平白無故的，他真的有一番「有遠見、有哲理」的分析和見解。他唯一自信的也就是這個，連我媽都很佩服他這點。他這個優點，沒人教他，他書讀的不多，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對他的生意發揮極大的好處。我很小就知道「工作」這件事情在爸爸人生裡頭的重要，連我都受他影響，想要在職場上闖出個名堂！

爸爸很愛漂亮，每天出門，他總是得意的秀一下他今天的造型：「你看吧！我怎麼穿都漂亮！什麼場合穿什麼衣服，看！都搭配的很好！」這時候，我接收到他的眼神就是：你怎麼穿都沒有個味道？！這和他的工作有關係，或許應該說和他天生下來的「氣質」有關——愛漂亮，天生擁有浪漫的性格，但事實上，裝扮的衣服下，卻隱藏一顆自卑的心。

爸爸的給人一種「文質彬彬」的感覺，大概是家族遺傳的吧！他很清楚，也很積極突破，因為這之中帶著許多的「軟弱」。然而童年時候的貧窮經驗給他的不安全感，所造成的自卑心理，即使他成家立業了，還是擺脫不了！

爸爸一直認為家庭背景因素影響極大。阿公民 38 年變賣家產戴著一家老小來台灣，舉目無親，生活一度三餐不濟，身分是所謂「外省人」，加上家庭困苦，和土身土長的本地人格格不入，時常被欺侮、被比較。阿公就靠著做豆腐掙得一點微薄的錢養一家八口人。阿公晚上做豆腐，白天睡大頭覺不拿去賣的，都是小孩在賣，也賣不了什麼錢，所以通常是賒欠過日的。阿公對這樣的窩囊日子也無能為力，更何教育子女？爸爸的兄妹們，書讀的都不高，國小畢業後就各自離家工作。加上父母對孩子管教鬆散，也影響到孩子日後成人的婚姻生活與子女教養，也讓家族社會流動的力量無法彰顯。或許說是「認命」，窮人家的小孩總是被犧牲的一群。然而在教育方面，爸爸是幸運的，至少唸到了初中，還是隔壁老兵主動借錢給爸爸念的。也就在這年少輕狂的時期，讓他深深地感受到「城市和鄉下」、「有錢和沒錢」的差別。

國中畢業那年，從鄉下到城市做工，需要一筆盤纏，但是阿公沒有錢給爸爸，他就到附近的台糖採甘蔗，做了兩個多月。他的同學們都很驚訝：「怎會去做工？！」那時候心理很不平衡，但為了賺盤纏，還是得做。過去苦日子，沒想到會影響爸爸一生的信念。他極力想突破環境所給的困境，認為要創造自己的生涯，爸爸說：「我要爭取自己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爸爸非常地得意自己很年輕(約 28 歲左右)就當老闆、還買跑車、房子，儼然是個「瀟灑少年家」！不論成敗如何，他是憑著本事與環境爭鬥，欲開創白手起家的事業前途。但是機運和個性使然，剛開始設定的路線——「廣告設計」，影響了一生的走向。從事廣告的工作，創意和流行脈動息息相關，不斷追求變化和快速，長久以來，有許多的樂趣和成就感，但無形的緊張壓力也是從沒消除過。爸爸非常的要求自己、注重形象、以極大的耐力維持工作品質、不斷突破創新。這種精神，年輕人都不比不上，也反映他內心自卑，靠工作的自信和外表的包裝來滿足。

爸爸的生命價值觀在結婚後更加確定：追求家庭幸福、生活有品質、工作肯定自我價值、受人尊重。「成功男人的背後總有一個重要的女人」，這句話一點也不錯。爸爸自己也說，如果他取到一個很糟糕的老婆，他的人生就會重蹈上一代覆轍，就不會攀上人生的高峰，超越他應該能力所能及的地步。

爸爸對家庭生活平衡安定的安排認為很重要，可以提供優裕經濟的家庭環境，作為自己對家庭盡最大責任的表徵。他值得安慰的是：帶給家庭更好的生活品質。

爸爸花許多經歷和時間於工作上，重視外在賺錢的能力，認為這是對家庭的保證。如果這個月生意不好，他會很焦慮、煩擾。總是怕好景不常，這個月能賺，下個月不知道還能不能賺那麼多。他的心理壓力很大，唯一家庭感情支持與舒適感可以紓解一點壓力。他所有的努力不為了什麼，而是為了我們這個家，爸爸希望全家人可以分享他的成就，就連他的兄妹們也是，兄妹們有困難，他都傾全力而出。

人生總會有一些可惜的事。爸爸總是為家族是在煩惱，但紛紛擾擾之後，還是落得心裡空蕩蕩的感受。他希望家族一掃過往陰霾，每個家庭和樂美滿，讓黃家可以茁壯。但是妹妹們婚姻不是太幸福、小孩不爭氣，讓這個家族越形沒落。他很想幫忙，但總是反效果。大概是爸爸脾氣太壞、口氣太兇了，姑姑們不大領情。爸爸都歸因於兄妹們的教育程度低落，每個人都是自卑又軟弱的，溝通不良所致。

爸爸最近也管不了了，他現在只希望我們家的小孩發展很好、婚姻幸福。因為小孩都是女孩子，祖先牌位、香火延續等家族事也不是爸爸的責

任，他最後看開了，以一種和平相處的方式，延續家族間脆弱的關係。

我知道爸爸最大遺憾是阿公的過世，一直以來他也不敢說出口。我印象很深刻，阿公是在爸爸的車上心肌梗塞的去世的。阿公對爸爸很信任，很喜歡跟爸爸討論事情，很欣賞爸爸出外打拼能有點成就，爸爸也很高興父親很看重自己。

理論上以生命歷程來看，國中畢業後是不是繼續唸，決定了生涯何時進入高原期。爸爸事後回想，若不是本身的自覺，以他的學歷不可能做到目前這般成果。他也認為自己的生命也算可以交代了，他沒有任何金錢取得、名望、地位等背景，完全靠個人創造力的取得。他似乎是扭轉了「教育成就影響職業取得」這個論調。

爸爸還是不免抱怨：如果學歷夠，或許我可以繼續進修，心態可以更開放、更好，讓人家知道我這號人物。我記得，爸爸總不敢提起他的學歷，連我的聯絡簿上都勾選「高中職」。

爸爸總是有意無意地說：原本我們可以更優渥的過日子，但是最大敗筆就是亂投資！不過我們小孩不以為意，因為爸爸沒讓我吃過苦或煩惱過錢的事，我們常去畫廊看畫，家中牆壁也掛滿了「名畫」；不太去夜市，會到處吃餐館；我從小就穿的漂漂亮亮的洋裝學鋼琴，逛百貨公司，買書，家裡還有一堆「郵票」等等。爸爸沒有讓我們苦過！這大概就是 he 結婚時的承諾：不想我們跟他過的一樣悲慘的童年！

他在工作態度上，不斷更新和提昇。對自己的生活要求小而美、豐富，生活的重心就是工作和家庭，如此地單純。雖然生命中仍有覺得可惜的事情，家族沒有提昇、自己學歷低、投資理財失敗，但不改他打破宿命的決心。爸爸最愛提醒和管教我們，壓力雖然很大，但比起沒人管的小孩，我們是很幸福的。

最重要的事，他的生命中重複、不變動的生活狀態目前還看不到，爸爸的生涯仍是活生生的！

故事很長也很糟糕，裡頭的人事物，都不是我們希望遇到的，但的確在我爸的生命中出現，且一直持續影響著他一貧窮、自卑、軟弱。

如果沒有愛，爸爸不會想要撐起一個家，並且想要扭轉局勢，不論他原生的家還是他和媽媽共築的家，爸爸都做的很好。即使天不從人願，家族沒有因此團結或是發達，但他也不會對不起自己。如果他不努力，他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功。有家世背景的人，成功顯得理所當然，像爸爸 he 從社會底層出發的人，有所成就必然有道理。沒有努力的心的話，家族紛紛擾擾，他也不會一直管了；工作轉折處處，他也無法變通生存。

我的爸爸給我很好的環境，讓我成長，不愁吃穿，不識愁滋味，都是因為它的愛和努力呀！我如果沒有跟他一樣的成就甚至更好的話，真是枉費為人了！正如同爸爸所說，我們有更好的本錢和實力，應該看得更遠，追得更高才是。

爸爸一直以來，想讓整個家族向上提昇、要求我們進步、希望家庭和樂、事業順利。我以為爸爸要求我很多，必須得做到爸爸期望的那個樣子。但聽完整個故事之後，我認為爸爸要求我們的很簡單，不過就是人生中的重要幾件事：工作、婚姻、家族和自己。事實上要每件做到好，很難。但是我覺得我應該做的，就是「勇敢表現出自己」，那就是對爸爸及自己的人生最好的交代了。

(文叔大女兒札記，2004.07)



（二）保爸三女兒手稿：

將記憶拉到 16 年前，四歲的我站在街頭，木然地注視那無情的火焰，不時地吞噬著所有它所能觸及的一切。我看見母親在家門口與人拉扯，而爸爸腳上穿著那雙曾讓我玩家家酒的大雨鞋，衝進熊熊的大火中，隨即又被大火逼退…那場大火帶走了阿公，毀掉了我們的家，更引起了一場至今仍無法定案的官司，以及爸爸對人心冷暖深沉的體悟。

這麼多年來，記憶的百寶箱早已蒙上一層灰塵，我們搬到鎮上的另一條街。偶而經過老家舊址時，已不曾有人會抬頭望望老家舊址上座落的那棟房子，好似大家約好了不再去剝開那結痂的傷口。直到那天，阿爸的怒斥聲中，我再次看到爸爸深藏在內心身處的傷口…。

那天，爸爸怒斥正在看『火宅之貓』的我，並指著書櫃中的『野火集』無理的要我把它丟掉。滿腔憤怒，我在紙上寫著：連我看什麼樣的書都要干涉，文學的因子成為你們桎梏下血淋淋的祭品！懷著期待受撫慰的心情打了通電話給外宿的姊姊，竟然被她的話很狠的打了一個耳光！我哭了…。

她要我站在爸爸的角度想一想，就知道爸爸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她說：「我想你應該很清楚！」。是的，我很清楚。十幾年前的那場大火，燒死了阿公，引起了官司，擊垮了爸爸。他一切重頭，在一片詆毀聲浪中站的直挺挺的，立誓要在鎮上出人頭地，他要人們肯定他，他認定他不會被苦難擊倒…。所以，是的，我很清楚為什麼龍應台辛辣的野火在爸爸的眼裡成了滑稽的悲愴！張曼娟的『火宅之貓』傳達的不再是淡淡的無力感，而是血淋淋的恐懼。而爸爸對子女們深切的期許，亦是為了延續他誓言的完整。

這麼多年來，幸運之神似乎一直未能眷顧爸爸。在好不容易建立起一番事業之後，爸爸總是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盡力的幫助他人。就在一次抵押房子借款給姑姑之後，因姑姑的惡性倒閉後，一切又回到原點。所幸，爸爸有些置產，還能挺起胸膛再站起來。

爸爸是一個十分重視孩子教育的人，至今我對小時爸爸陪伴我們念書的記憶猶新，爸爸要求我們寫字務必工整，簿子的角絕對不能有摺角，他認為連保持作業簿的整齊都做不到，根本就不可能念好書。小時候我一直生活在兩位優秀姊姊的陰影下，因為個性散慢的我常常達不到爸爸的要求，也因此，爸爸對我從未放棄施以鼓勵的方式。爸爸時常以他優異的在

學成績勉勵我們。他常提起他的唸書時代，每天清晨奶奶起床燒材煮粥時，就會將他喊醒，他就利用這段時背誦，稍有分心即塞耳強記，造就全校第 22 名的佳績。也因此，爸爸從不覺得我們成績不佳是因為腦子不好，而是我們沒有使出決心跟毅力，他認為我們永遠努力不夠。

爸爸辛勞一輩子，無時無刻心中就是充滿著一股強硬的信念，縱然上天總是對他關起大門，他亦不放棄希望，勇敢地挺起胸膛面對一切苦難。在我心中，爸爸是一個永遠不會倒下的巨人，強韌地足以抵擋任何外侮。直到那一天…。十九年來，爸爸第一次在我們面前卸下裝備。

多年以來，爸爸努力工作，以至於忽視對自己身體的照顧，近年來不幸染上了 C 行肝炎，身體無法負擔沈重的工作。再加上經濟不景氣，生意每下愈況，家中又要支付四個孩子沈重的學費…。爸爸一個人扛起一切，將希望寄託在獨子身上，然而弟弟又正值叛逆期，一切行為讓爸爸傷透了腦筋。那天，爸爸跟我們談天，語氣中充滿著無力感，突然悲從中來，哽咽地哭出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哭泣，也是那一次起，我發現爸爸的頭髮已半白，眼神不在炯炯有神。他抖動的肩頭透露出他沈重的包袱壓得喘不過氣來，無言地向我們伸出求救的雙臂……

(保爸三女兒手稿，1999.10)

（三）彥輝友人：

他是一個算是很開朗的人、也很認真工作。以前他在我這邊工作的時候，雖然他不太懂，但是他也是很認真的去招呼客人，他算是一個很會交際的人啦！他只是缺人給他提拔，他真的很會講話，外交很好。他真的很認真、很節儉、也很拼的人。他現在除了自己開報社之外，也有在做仲介，介紹房子買賣。他算是很樂觀的人啦！不然遇到他太太這種事…。

他很節儉，不會亂花錢。他在自己家裡沒什麼東西吃，到我這裡工作的時候，我有提供他吃三餐，他老是拼命一直吃，很節儉啦！每次我媽媽煮兩餐要吃的，他都一餐就把他吃光光。我還記得他要娶太太前一天，還跟我去外面收帳受到三更半夜。

其實是他太太主動追他的，不然其實本來並沒有很喜歡她。還沒結婚之前，他太太對他很好、很乖順。但是結婚之後就不一樣，亂七八糟。他太太很會唱歌，也很愛唱歌，都有到外面去比賽得獎。但是很會花錢，做很多很多工作、事業，浪費了很多錢。像她有開過禮品社啦、飯團店啦、也做過直銷，不下十種的工作，但是都失敗，浪費了他很多錢。而且他太太都是自己去收帳，但是都沒把錢拿回來給他，不然依他那麼拼的工作，應該是可以存一大筆錢了，結果現在他反而是欠人家一大筆錢，都是因為他太太，他太太真的讓他背負了很多的債。

他太太現在是跟別人跑了，留下那幾個孩子讓他養。他在經營報社，晚上三更半夜還在發廣告賺錢，晚上 3、4 點之後還得去拿報紙、派報童去發。他每天就是這樣工作，他太太就是不會想要幫他。他太太每天睡到中午，也不會想說要料理他的三餐，也不會幫他洗衣服，他太太真的是什麼都不管，但是他真的對他太太很好，他太太想買什麼東西，他也會特地去幫她買回來。

他曾經為了他太太的事吃農藥，因為他太太要跟別的男人跑，也欠了一屁股債。他太太為了那一個男的一直想要跟彥輝離婚，當時他還跑來跟我說：『我一直跟她說，難道一定要離婚嗎？我一直求她…』，他說他只是想要一個完整的家。他太太嫁給他真的是不知足，他既不賭博，只是愛抽煙，太過拼事業這樣！

他對他那些孩子，說實在的，確實是比較沒在關心。兩個男的目前都在念軍校，女的就還在念高職，從以前就都自己有在打工賺錢。他對小孩的督導實在是比較沒盡到責任，他就是整天一直拼著在賺錢。他就是對孩

子的關心、教育不夠。

離婚後，他老是說現在這樣的生活很好，一身輕，很好、很輕鬆，老是說應該早一點離婚，以前他是一直不肯離婚；現在要介紹別的女孩子給他他也都不要。他離婚之後，也還是有在孝敬他丈母娘，偶而還是會拿一些錢給她。

（彥輝友人，2005.08）

